

巖居士創寶冠精舍。遂就巖下開竹徑。以成投老之計矣。二翁既去世。舊址尙存。倒指今垂四十歲。不能無感。次前韵見意焉。

終日看花詩興長。塵中自笑此身忙。若令西閣留人宿。一夜凭欄骨也香。
一榮燈花照雪濃。相邀喜色動簾櫳。別來肝肺冷於鐵。聽盡長安半夜鐘。
江雨初晴向夕暉。雙々燕子背人飛。明年春社却來日。不識此身歸未歸。
一朵紅雲襯碧霞。玉宵曉露結成花。莫令青鳥輕啣去。持贈閨門夢綠華。
新愁對雨坐城樓。烟樹冥濛郭外浮。睡起不知是春晝。一簾暮色故山秋。
青燈挑盡夜沈々。獨客心驚折竹音。千歲寂寥知趣者。只容彭澤沒絃琴。
天地無情不解憂。金人泣出漢宮秋。茂陵已遠西陵近。同是荒涼土不坏。
王孫無處寫春愁。雨後青山翠欲流。炎運已移難再復。江南萬里畫中收。
蓬萊路與闔風通。吹徹鸞簫度碧空。鶴駕不知駐何處。瓊樓十二五雲中。
知是先生不在家。雪餘放鶴日西斜。詩人若到豈勞待。門有寒梅數樹花。
乳燕不嫌茅舍低。孤村細雨帶芹泥。王侯第宅逐時改。一度尋巢一度迷。
烟凝翠黛露沾蛾。照影御溝翠更多。惆悵狂風吹老日。章臺春色竟如何。

西閣看花

寒夜留客

歸燕時自京赴聞西途中作

仙翁花

春 雨

雪竹圖

金銅仙人辭漢圖

子昂春山圖

遊 仙

西湖放鶴圖

村舍燕

柳 眉

側身曾入此門來。自謂危於灑酒堆。今日池臺人寂寞。春風只有野棠開。

偶過北山次盛妙年韵

梅 影

探 玄(相府十境之一)

相國退院

無言室

日觀葡萄

元日遊上林

臘月立春

仲夏山水圖

午 睡

悠然亭

送人之伊陽

有 待

喜剛信仲至自淡洲棲賢

七年看盡嶺南梅。遺恨曾無帶雪開。今日階前鬪清白。座中況遇北人來。

寺

五言八句にては、

瀟洒城東寺。松頭飽看山。高秋芳樹落。終日白雲閑。碧色興亡外。晴光朝市間。平生丘壑意。對此最相關。東窻看山

月上境方靜。幽泉逸舍鳴。聞寒過竹處。響細帶松聲。客意若無事。水流元自平。明朝到城市。得似此宵情。聽夜泉

積雪小齋靜。殘燈數卷書。白頭堪慰籍。玄草竟何如。字法秦灰後。詩聲聖削餘。掩編空吊古。虛幌竹蕭疎。雪齋讀書

物外逍遙士。還來臥華陰。興亡知有數。出處自無心。丹極一朝正。白雲終歲深。最憐亂離際。不廢睡餘吟。贊陳圖南

悠揚無律呂。牛背等閑吹。數曲草多處。一聲風度時。江村梅落雪。野驛柳收絲。弄得昇平樂。牧童知不知。牧笛

詞客悲搖落。如何對素商。梧桐疎夜雨。蟋蟀近空床。詩骨千秋雪。劍心三尺霜。壯圖期遠大。時輩敢同行。和韵琪藏主(一首)

詩僧兼勝槩。不可等閑尋。風月滿囊作。江山千古心。道標西嶺遠。靈徹會稽深。莫爲賞音少。破除流水琴。同右再和

安隱清波上。圖書一葉舟。自然疎世俗。非是傲王侯。魚鳥相忘處。蒹葭幾度秋。詩工禪亦了。心事水悠悠。寄舶居僧

今夜山中月。不同城裏看。松風清野殿。桂子落天壇。也識布金地。猶餘承露盤。先皇有遺愛。寂寞獨凭欄。十四夜龍山見月

山寺晝岑寂。正逢黃落秋。客過茶竈靜。僧住竹房幽。廬嶽座偶湧。越溪欄外浮。鐘情最何處。楓錦灑清流。暮秋遊山寺

七言八句にては、

桃花浪漲雨晴初。征櫂俄辭江上居。南渚鷗盟春浩蕩。北山鶴夢夜如何。亞夫細柳綠猶嫩。召伯甘棠陰未疎。暇日煩顯池館趣。遠憑去雁寄音書。送長侍者歸北山舊隱謁用明老叔

杖錫遠從關左臻。不知幾處路岐分。鞋黏富士千秋雪。衣濕蓬萊五色雲。佳麗春城經北斗。鬱蒸炎海度南薰。看來一一非他物。收作毘盧藏裏文。瓊藏主自駿州經洛。而遂至海南。予叙其所游歷。以爲送行之偈。

萬里滄洲任去留。殷勤休說帝王州。連雲甲第皆新寵。捲雨朱簾獨舊遊。乃祖洪基猶覽古。先皇遺廟幾經秋。西山何境望關意。谷口池臺格外幽。次氣侍者吸江書懷之韻送其行

相留數夜宿岩阿。說盡途中幽事多。海接弱流平汗漫。山圍玄圃鬱嵯峨。城頭搗練霜千杵。灣口垂鈎月一簑。歸謁雲居天上坐。西風爽氣近如何。天錫座元訪余吸江有偈。用其韻謝來意。

南州自有一山川。地與中華如隔天。霄漢夜紅燒野火。幽田晝碧煮鹽烟。民居近接鮫人室。賈客多隨蜃子船。別後何堪溪上寺。長松落月聽啼鵑。次韵送秋侍者游海南歸京師

更に對律中の佳句を擧げんか。五言にては元日立春の、野水肥新緑。宮雲滿曉紅。春游西芳精舎の林花如誠面。池水亦同流。送僧歸三韓の青山隨地盡。碧海接天平。送人之南國の春雲京口樹。夜雨石頭潮。用聰首座寄正陽座元之韻の宮花雲自濕。渚草雨初新。和久侍者途中詩韵以送歸京師の北闕雲遮樹。南溟水拍天。彭侍者至自京途中有作次韵餞之の鞋滯邊草露。袖帶御爐烟。の如きあり。七言にては謙受藏主特訪海南寓居。適新亭告成。題詩見慶。卒次韻の三山雲氣浮欄外。百粵潮聲湧座間。次韵奉答靈松堂上和尙の捲簾野水連空遠。欹枕寒潮打岸喧。鴨侍者自洛之東山訪予海南。遂歸省親。贈以山詩一章。且警策之云の野渡移梳春水遠。江村投宿暮雲閑。東山葦航上人訪予於南海有詩次韵以謝の春風御苑花飛雪。暮景官橋柳簇烟。恕仲西堂見簡唐律一章次韵謝雅意の碧海風清秋萬里。青燈雨靜夜三

更。禪詩一首送悟侍者禮五臺回帝京の樹杪扶藜山潑黛。雲端俯檻砌凝藍。送資侍者禮五臺歸帝京の分手前灘潮退早。回頭遠浦霧開遲。次希安外史嚴韻。以謝來意。且餞行色の藜床盤傳青松下。桂權夷猶白鳥前。拙偈一首謝賢弟鼎文侍者見訪の穿雲鐵笛江亭月。徹曉華鐘野寺霜。近體一首奉送單傳外史歸豐城省親の白雲生處海山碧。黃橘熟時風露香。次韻送霽侍者の隔水芙蓉秋色淡。近床蟋蟀曉聲長。次韻漸侍者送行色の十丈紅塵官道側。一行白鳥釣磯前。重用蓬字韻奉送大仙上司の烟籠草色過江雨。潮雜松聲遠屋風。海山別意の家山漸遠秋雲白。海氣初消曉日明。用橫字韻酬有章侍者之盛意の浩蕩春波鷗泛穩。冥蒙社雨燕飛輕。頃修吞海亭畢功。會有章侍者至。賦詩。遂次其韻以落之の離合一朝雲淡。興亡千古水悠々。禪詩一首奉送隱之願藏主辭雙親重謁妙喜南宗師翁の桂棹夕撐沙岸月。芒鞋晨履野橋霜。送鐵船法弟住瑞雲精舎の五臺解纜春潮滿。三鳥推篷曉月斜。次韻奉答密印西堂見寄之瑤偈の山厨淡塵生飯。野寺荒涼葉滿廊。用鵲字韻送芳侍者回京師の溪行夾岸花千樹。野渡乘潮月一船。明湖首座壬寅春去作上國遊。餞以一偈。且據老懷云の朝々竹影迎溪日。夜々松聲送海潮。寄題垂綸亭の柳拂石磯春水碧。雪消茅棟暮山青。の如きあり。

第四章 西胤

第一節 傳記

鄂隱と共に絶海の雙翼となりて關西の詞壇を輔張する者を西胤となす。名を俊承と呼ぶ。兩人の關係鄂隱傳中に於て略ぼ之を明にせり。今更に左の西胤自ら手記する所に看よ。

喜鄂隱上人見訪詩并序

關西鄂隱上人。與余同鄉同門。而其志亦同。故諸昆季中。交爲最密。然兄靡身官寺。應酬繁劇。余藏拙於西山。嬾臥在勤。願一往一來。諧謔如平昔。而不可得。庚辰之秋。兄偶來訪余於雲松之小軒。相揖就座。落日隱山。林木風清。庭蕪露白。呼童秉燭。西廳下話及五鼓。凡廿餘年間。出處離合。懽愉酸辛。無一事而不在眼前。感歎之餘。賦一絕。以述懷。兼謝見訪。曰。

相留一夜宿松房。嬾性應酬楚趣長。三十年來成底事。燈前同媿髮如霜。

庚辰は應永七年に當る。後五年、兩人共に吸江に在りしこと鄂隱傳中に説けるが如し。胤又嘗て鄂隱に寄するの詩あり。其相許す所の深きを知るべし。

懷君少消息。避地定何居。日暮鴿原冷。天空鴈序疎。新詩休浪作。好字不須書。每恐江湖上。禍羅猶未除。寄鄂隱上人

法道千鈞懸一髮。傷心獨坐夜燈青。未應錢氏留禪月。無復歐公識仲靈。天曠寒烟籠迥野。山深暮雪

沒荒庭。誰憐偃蹇蒼松樹。歲不隨群卉零。用歲晚書懷約寄鄂隱上人

胤應永二十一年を以て相國に住し、晚年雲松軒に退隱して二十九年鄂隱に先つこと三年にして寂す。年六十五。

臥雲日件錄寶徳三年十二月十七日の記に云ふ、予三十三歳寓相國方丈。藏中席下時。西胤西堂居雲松軒。講杜詩。自一至五而已。予聽此講。爾后西胤居勝定。又講之。自七至二十。云々。蓋し胤亦五山の勝場に在りて一時の宗匠と仰がれしや知るべきなり。

絶海の明より歸りて甲の慧林にあるや、西胤從ひて學ぶ。永徳三年西胤年二十六の時唱和の詩ありて絶海爲めに叙を作る。其文左の如し。

西胤上人雨中唱和詩叙

甲之爲州。環以羣山。帶以衆川。而蔽乎大岳之陰。故山川之氣。交會鬱結。盛暑則雲雨騰作。候狀不恒。而我勝善練若。雖當劇驛。無林木以爲蔽障。則迥然孤村也。關西西胤上人。一日對孤村雨。望羣山雲。詩以寓思。從而和者若干。徵叙於余。余則展之。蕭々乎其雨也。飄々乎其雲也。若親經我眼而注我耳也矣。噫上人共起予者歟。古之人有望白雲而思其親者。有因霖雨而思其友。上人其亦有思焉者歟。然而子之思見于詩。既著矣。姑叙余思。以盒子徵。可也。癸亥夏五月不雨。逮于六月

癸酉乃雨。及信而止。已卯又大雨。彌旬不止。余則始而喜。終而憂。而思亦隨之。何也。殿宇未苦。而思所暮。屋簷將靡。而思所新。飄風假離矣。思縛而起之。積潦囓址矣。思疏而走之。薦梅濕而衆疾作矣。思所以救之。桂玉踴而羣哺飢矣。思所以慶之。烏虜何一雨而所思之多端也。向之蕭々也。飄々也。皆墮我愁中矣。其何由能發孤吟而暢幽情者耶。今觀茲作。豈不媿于懷乎。公羊子曰。不崇朝而雨天下者。泰山之雲也。上人之唱以之。孟軻氏曰。天油然作雲。霈然下雨。則苗勃然興之矣。諸公之和以之。於是書以月日。并識所媿云。

西胤の集中に左の雨中偶作の五律一首あり。蓋し其の所謂唱和の作なるもの即ち是ならんか。

獨坐孤村雨。高山四面雲。擁窓昏貝葉。侵砌長苔紋。唯合靜中賞。何堪愁裡聞。願資天上日。萬國豁妖氛。雨中偶作

第二節 著述及び詞藻

西胤の詩偈を輯めたる者を眞愚稿と曰ふ。相國寺慈照院の舊藏本ありて、今五山文學全集第三輯に收めらる。

西胤の才華、鄂隱と共に眞に絶海衣鉢の嗣たるに愧ぢず。而して胤は又其幽澹孤峭の趣を以て、自ら鄂隱と別に一天地を成す。亦室町末造諸家の同調なる能はざる所なり。

今眞愚稿に就きて選録すること左の如し。七絶にては、

玉帛微賢聖慮深。何人高臥老雲林。冥鴻飛盡秋天濶。只許孤琴識比心。

秋林高士圖

胡僧貌古雲盈頭。回錫無心向五天。台雁諸峰尋未遍。寒岩松下暫安眠。

松下梵僧圖

幽人構閣倚雲栖。萬壘青巒面々低。長嘯夜深心似水。星河聲在小欄西。

栖雲樓

蔓短葉稀纔作蔭。美花心似美賢心。新詩吟坐紗窓下。露氣吹衣秋意深。

和超侍者之牽牛花韻

日落何人停酒船。碧蘆灣口白鷗前。用心不在釣魚樂。世外乾坤一醉眠。

扁舟醉眠圖

獨立讀碑情易衰。西山古寺白雲隈。何人埋骨千年土。寂寞留名寄綠苔。

古寺讀碑

白髮青衫眞可憐。西齋讀易少暉懸。妙觀忽似忘言象。推及庖犧未畫先。

西齋讀易圖

寵辱驚人易白頭。誰知陋巷百無憂。曉趨不踏官街雲。一睡美輕千戶侯。

曲肱亭

細於嬾草綠於萍。雨沐露滋春一度。幸是山家少人到。近來添得許多青。

苦

亂後兩京梅發時。春愁漫入少陵詩。爭如林下清朝客。此日看花隨意移。

立春移梅

玉樹歌新進玉杯。張妃一笑百花開。長江天塹千年固。不信隋兵白日來。

臨春閣晏集圖

一軒小雨對前峯。如霧如烟淡又濃。好在半山遮不盡。亭々含潤碧芙蓉。

嶽面小雨

聖代須誇海內清。捷書奏自國西營。安知新戰荒城下。鬼哭夜連風雨聲。

喜西蕃捷書至

山庭休護菊叢荒。後節能堪幾夜霜。近歲園花誇異品。誅求恐及野僧房。
 松號風激雨無心。半學秋濤半學琴。獨坐何時最堪聽。一簾素月夜堂深。
 苔滿幽庭竹滿軒。自然俗客不過門。可憐一種無情物。化育猶霑雨露恩。
 題詩人日宿山堂。未負主翁幽興長。明日梅飄節還去。相思心事雨茫茫。
 參差竹影靜蒼苔。半映前臺半後臺。幾被夕陽收得去。又隨明月送將來。
 一別同袍千里心。春來幾向夢中尋。東風莫放藤蘿長。人正愁時綠正染。
 一滴水妃歸夢遙。蓬瀛何處路迢迢。碧羅衣上漫多露。似見淚痕猶未消。
 一樹影高蟾窟秋。花隨輪滿黃著稠。姮娥須被清香惱。白髮青天夜夜愁。
 楚山夢斷幾回春。碧玉盆中綠尚新。自古孤芳人所忌。祇應長與楚僧隣。
 琴到無絃曲自成。書因掩卷讀還精。寥々宇宙誰知己。獨有新圖寫此情。
 不似衆禽手拮据。亂書堆裡學巢居。若教蕙葉光千載。勤苦豈忘涵育初。
 雪盡沙乾溪日暄。方看新水漲龍門。崖陰何處起春蟄。嶽面風生雷雨昏。
 玉局奉祠達素心。南遷萬里雪盈簪。蠻烟瘴霧恨如許。寫在數竿風雨深。
 山中未覺曉寒輕。竹外驚聽出谷鶯。得意先鳴時所忌。無聲幾作兩三聲。

霜後護菊
 松聲
 苔竹軒
 人日
 竹影
 春初思遠人
 水仙花
 月中桂
 盆蘭
 琴書自樂圖
 書集(二首)
 龍門春漲
 東坡墨竹
 聽鶯鶯

人間何處化琴工。遠問仙岑碧海東。學得成連真指法。魚龍舞浪鳥呼風。
 一樹垂絲品自稀。綠風箱雪弄春暉。天孫欲織醉仙服。遺下人間未上機。
 春聽聽雨易爲情。況滴離愁到五更。明日送君下山去。滿林空有打花聲。
 屋角娟娟落月斜。誰將怨曲奏琵琶。胡沙草綠明妃塚。猶有孤魂歸漢家。
 辭闕金人淚自流。劉郎魂冷不知憂。空將掌上芙蓉露。洒遍蕩城荒草秋。
 洗耳牽牛歸計深。長將黃屋換雲林。青山影落一溪水。照見清高萬古心。
 凍羽摧頽口似瘡。蓬萊夢斷海雲深。誰憐窮壑三冬雪。未鎖丹霄萬里心。
 一啄未逢芝草春。蓬瀛水涸欲揚塵。空山積雪甘凍死。媿學低飛鳴向人。
 歸舟新棹鑑湖中。酒正熟時蓮正紅。落日千峯却回首。蓬萊閣上起秋風。
 廟傍海前烟霧深。珠簾繡戶晝陰陰。可憐遺愛老梅樹。花落花開無古今。
 杏艷桃嬌爛似霞。禪衣亦欲逐香車。劉郎雙鬢未遑染。落盡玄都千樹花。
 月掛楓梢江竹青。鳴絃數曲泣湘靈。蒼梧野闊九嶷羸。玉轡未還何處停。
 青山綠水幾多程。象馭迢迢過我情。羅逕春闌花落盡。相迎空有野禽鳴。

伯牙學琴圖
 垂絲櫻
 春雨惜別
 月下奏琵琶
 金銅仙人辭漢圖
 巢父許由圖
 凍鶴二首
 同右
 賀季真歸越圖
 天神廟
 贈見花君子(二首)
 扇面月竹
 步補陀老師嚴押奉呈座

五律にては、

曉日滄溟外。春林丹壑陰。人家臨水小。鳥道入雲深。獨往已違願。高蹤何得尋。寫詩寄遐想。不覺一長吟。

題海山春曉圖寄攝陽故人

城西與城北。咫尺地相連。不是往來少。自無音問傳。猿聲殘夜月。鶴夢半林烟。徒作馳心極。臨風一帳然。

奉寄城北故人

雪盡江初漲。輕鷗日々來。春心元自嬾。水宿不相猜。岸坼汀洲出。烟消島嶼開。孤帆雲際小。應有故人廻。

賦春江白鷗圖寄江左故人

七古にては、

溪上霧開湧層巘。歛見玄圃接閩苑。我欲攬袂從此遊。只赤已成千里遠。聞君心在烟蘿間。縻身官寺未得還。長安畫工本無數。獨索好手寫好山。柴扃不掩野橋橫。自少俗客煩逢迎。庭前幾個蒼松樹。

採花正可供午鐘。世路悠悠百年跡。寵辱昇沈一戲劇。道人出處何所拘。風吹孤雲度翠壁。

山中

之樂圖南首座索題

七律にては、

涼天萬里鴈初過。永夜砧聲如思何。別淚誰人沾翠袖。邊愁何處寄香羅。星河渺々雲容淡。海樹蒼々

月色多。使我亦驚寒事早。秋衣欲製滿池荷。

聞擣衣

望極東南情轉迷。故人何處寄幽棲。天涯未見傳書信。海外徒聞厭鼓鼙。木落古祠秋日淨。松連遠浦

暮雲低。欲論別恨夢還斷。月在烟蘿小洞西。

夢勢陽故人

露下江清八月天。行人催發木蘭船。已聞海鳥皇恩遍。無復邊疆霸氣纏。夕霽遠開千嶺翠。秋陰未斂

一汀烟。欲知別後斷腸處。半落芙蓉白髮前。

題秋江別意圖贈人之防州

第五章 儼 仲

傳 記

儼仲名は周諱、別に懶雲と號す。九條報恩寺殿藤原經教の子なり。蚤く華門を出でて毳衣に嚮歸す。春屋葩の室に入りて大事を發明す。内外の書を閲し頗る雅思あり。丞相足利義持常に其徳を欽す。相國に住してより天童南禪に歴遷す。包笠席に歸し搢紳門に填つ。長徳院殿鞏山大居士(足利義量)秉炬の語に曰く、二月春濃花向陽、驚看玉樹忽凋傷、雲愁霞慘山禽哭、情與非情共斷腸、某人圭璋粹質、麟鳳嘉祥、生爲兆民父母、蔚然王室柱梁、嚴號令於細柳之營、丕承上台洪業、傳衣孟於大幢之室、益騰廣照遺芳、加以專修蓮社淨業、期生安養樂郷、仁聲遠播萬國、威風遐馳八荒、將謂一世得郭郭、其

奈巨川舟航、夢幻境中雖似有沒、眞實際地本來無存無亡、貫通古今、包宇宙、堂々正體、是金剛正與慶時、諸人還見大居士即今現自在神力入火生三昧、普照無邊刹土去塵、擲下火把日、萬象森羅齊合掌、紅輪夜半上扶桑、と。後鹿苑に移りて僧録司と爲る。晩に西山の持地院に退居す。正長元年六月二十六日化す。享年七十。敕して智海大珠禪師と諡す。

第六章 石屋

傳記

石屋名は眞梁、薩州伊集院の人、姓は源、島津忠久の後裔なり。年甫めて六歳にして本州の廣濟寺に投じ讀經能く記す。十五にして上京し南禪の蒙山明に禮す。時に東陵瓊西雲庵に寓す。屋の挺秀なるを見授くるに今の名を以てす。出でて中巖に建仁に謁す。命じて藥局に侍せしむ。職滿ち法兄虎森と江の永源に到りて寂室に參す。契せず。去つて此山在に南禪に従ひ賓客を掌る。應安四年丹の九世度、筑の志賀島に詣りて道果を文珠大士に禱る。感應あり。泉の高瀬に往いて古劍訥に見えて機語相合す。更に去りて通幻に丹に、大拙に野に參し、宇都宮に留まりて藏經を翻閱して五寒煖を過す。通幻の總持に往くや屋偕に行く。明德元年島津大道居士妙圓寺を創めて屋を請じて第一世と爲す。應永

元年薩州太守島津元久玉龍山福昌寺を建て屋を以て開山とす。緇皂山に梯し海に航して湊合して到り、一方の望利と成る。十五年秋總持に住す。周歲にして歸る。屋自ら肖容を畫く。竹居猷公贊を請ふ。即ち書して曰く、六十六年何所成、進前退後太憎生、松風江月夢回去、破曉青山鳥一聲と。二十三年國內騷擾す。屋避けて作の埤和に如く。郡守某西來寺を建てて居らしむ。通幻の三十三回忌に値ひ衆を率ゐて永澤に届り沐浴更衣し恬然として坐脱す。三十年五月十一日なり。壽七十九、永澤の側に塔す。舍利念珠を分ちて福昌に葬る。神足六人あり。宗波遂に西海に洋溢す。竹居最も著はる。屋實に通幻下十哲の一に居る。南禪の惟肖巖其の塔銘を撰せり。

第七章 惟肖

第一節 傳記

太白・岐陽等の歿後、中央の文權は惟肖之を把持して、翺之・瑞溪に傳へ以て村庵・横川等に至る。釋得巖、字は惟肖、號は蕉雲(見熊窓夜話)、備州の人。年十六にして京師に上り、草堂(芳林)に従ひて參詳あり。臥雲日件錄文安五年正月十三日の記に、其出所を詳記して曰く、双桂曰。惟肖俗父本藝州人。扶我俗父。死于戰場。故我父養惟肖爲子。惟肖父館于護國寺門前小家。而惟肖生於此矣。爾後芳

草堂與不昧法昆弟。而爲護國第二世。惟肖爲其弟子。歲十六而始出備州。入京師。予曰。惟肖文字每稱山陽備人。蓋指所生之地而已。非先祖本貫也。肖性氣容敏經史子集探抉せざるなく、文を以て名を馳す。將軍義持招きて相國の西堂に居らしめ、盛待願遇す。尋いで攝の棲賢に住す。太白之を慶するの疏あり。

岩惟肖住栖賢

李公之立唐朝。臚傳第一。韓信之拜漢將。國稱無雙。不君子哉。此丈夫也。某水甌以滌。水鏡無塵。得髓傳祖師心。扣齒醉儒者問。青天白日。雖戴盆亦知清明。碧海黃河。豈持蠶而測深淺。學者仰風斗岱。譬之授業河汾。分其才藝足於十人。猶過常品。不以出處私於一己。庶幾兩全。於焉江漢朝宗。況亦風雲際會。黑虬兒掌中毒氣。玉麈尾舌上清風。今也何時。魯陽麾回佛日。天之所賜。華封祝以堯耳。

是より洛の眞如萬壽天龍に歷住し、陞して南禪寺に董す。上堂の語に言ふあり。曰く、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地何言哉。萬物生焉。春陽已謝。來候云更。千村萬村嫩綠。一片兩片殘英。菑石鸞聲老。鳥衣燕舞輕。塵塵利普門境。賺殺善財奔百城と。龍山に雙桂院を構へ、事を謝して燕居す。學者門を扣くもの多し。瑞溪・桂庵・村庵等の英才其下より出づ。肖又絶海に繼ぎて幕府に參し、屢々外交文書を

を草す。防州の大内氏特に肖を崇敬して其教を請ひたり。肖之が爲に碧山別墅詩卷跋及大先説等の文を作りしこと下に詳なり。永享九年寂す(見本朝通鑑 卷六十二)。年七十八。

伊地知子靜の漢學紀源卷二惟肖の傳に云ふ、年十六上京都。從芳草堂。翳染稟具。參祖應於東福。

與秀岐陽等雖爲同門。如程朱學。受之岐陽。(家法和點但作惟正。疑非)經史子集。無不探抉云々。永享四年。幕府

義教(普廣院殿)遣使齋書。贈明宣宗。命肖撰焉。五年明使來聘。六年弟子猷竹居等。建其師石屋禪師塔銘

於薩之福昌寺。肖復撰焉。八年六月所遣使舶還自明國。先是明成宗・明儒臣胡廣・楊榮等纂修四書五

經等大全。既斂于梓。頒行世者。二十年于茲矣。一説四書此時載回云。(據桂庵言。普廣院殿時。姑書備考爾)蓋肖承師説。

欲愈讀其詳者。有所購故也。云々。猷竹居・瑤器之・樹桂庵・悟了庵之屬。亦皆出於其門。恒示人

曰。如人登山。須自努力。云々。又景徐の傳に云ふ、僧文之與恭畏書曰。應永年間。南渡歸船。載四書

集註與詩經集傳。來而達之洛陽。於是不二岐陽始講此書。爲之和訓。于時東山有惟正。東福有景召。

二老名納。而同出于不二之門。匪翹精此二書。以博學多聞。籍甚天下。我桂庵後二老。受程朱學。遊

明七年。遂研究之歸。教授西藩。傳之月渚。月渚傳之一翁。以至文之。今季安稽諸僧傳。所謂惟正蓋

惟肖之誤。既載前篇。景召亦景徐之誤。而字周麟。云々。今季安謂。周麟蘭坡桂庵同學于惟肖。後交

師友。云々。四書集註和訓の岐陽に始まるを言ふは善きも、其講讀も亦同じく岐陽に始まるとせるは

不可なり。且此に惟正を以て惟肖と爲すも、桂庵の傳に至りては更に云ふ。永享七年。年甫九歳矣。乃遊于洛。師事惟肖於南禪寺。當此時。建仁寺有惟正諱明貞者。東福寺有景召諱端業者。皆不二岐陽之徒弟。而講四書。以博識稱。故又就二老。受内外學。嘉吉二年。師年十六。而削髮爲僧。始登戒壇。時惟肖既老。構居山中。曰雙桂院。因師。亦取撰名字云云。此れ惟正を以て惟肖と區別するものにして、前章言ふ所と相符する能はず。日本教育史料(卷十二學士小傳舊鹿兒島藩)桂庵傳は遂に判然惟正と惟肖とを別ちて二人と爲して云ふ、永享七年丁卯。年甫九歳矣。寓洛陽南禪寺。師惟正景召兩禪師。學四書新註等。云々。文正元年丙戌。後土御門帝勅僧惟肖。擇遣唐使。時桂庵就試場。作大梅梅子賦。惟肖因舉桂庵。遂應其選。云々。(錄)是に由りて之を觀れば、惟肖の門下に桂庵ありしと雖も、未だ惟正を以て惟肖と同一人たりとすべからざるに似たり。天保十三年佐藤一齋撰する所の桂庵禪師碑銘亦此兩人を分説せり。

第二節 著述及び詞藻

惟肖好んで莊子を玩し、始めて鷹齋口義を講じ、其中禪語多くして世人の曉り難きを以て鈔十卷を作る。載する所老子口義跋羅山文集卷五十四に曰ふ、本朝古來讀老莊列者。老則用河上公。莊則用郭象。列則用張湛。而未嘗有及希逸口義者。近代南禪寺沙門岩惟肖嘗聞莊子于耕雲老人明魏。而后惟肖

始讀莊子希逸口義。爾來比々皆然。然未及老子希逸口義。云々。又杜詩を講ぜしこと臥雲日件錄寶徳三年十二月十七日の記に見ゆ。語錄一冊詩集一冊あり、合して東海瓊華集と曰ふ。建仁寺所藏古寫本あり。修史局轉寫して今史料編纂掛にあり。別に當に文集あるべし。臥雲日件錄寶徳元年七月一日の記に云ふ、雙桂布果藏主持祖翁散文巨編來。乞書表題。蓋肖翁在日。命龍岡書平日所作散語。滅後雙桂回祿之日爲灰燼。故近時希也侍者(指村庵)又重編之。附寄于雙桂也。と。惜い哉此集傳はらず。今唯本朝通鑑及大内氏實記等の書中數篇の散見せるあるのみ。

臥雲日件錄處々惟肖を追憶するの語あり。以て肖の當時文界に於ける位地光景を想像するに足る。文安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の記に云ふ、訪彦侍者細話。及雙桂江西舊事。相共潜然。彦侍者謂予曰。往年正月十七日。於雙桂座上。勝樂聯句。今已二十二年也。予因憶應永丙午歲。偶謁雙桂。致新歲賀。時江西以下諸相會。留予陪座。彦侍者書乘筆句。句兩聯之後。雙桂翁命予讀而書之。蓋彦侍者偶病後。恐其勞倦也。今彦侍者謂此也。と。同五年七月十六日の記に云ふ、赴八坂寶林院點心請。煎點罷。而憩于隣院。院乃在中嗣中聽西堂創業也。壁有惟肖和尚頌軸。就而視之。則曰起東山臥菴東山。一枕清風不得閑。昔讓汾州餘舊債。今疑演祖示新顏。獅絃不墮宮商調。毒鼓奔忙羽奧門。承攬瑞雲施法霈。滂沱從是遍塵寰。蓋西堂住羽州東山光明寺時送行之頌也。頌之前序後跋。自述其由者詳。と。九月十

九日の記に、南禪曷藏主來。話次及双桂舊詩。因舉送珍藏海嗣恕首座行詩。一二句曰。昔年何幸隔相陽。山見土峰人吉祥。云々乃藏海所居名也。云々。予平日未辨相州之相字何聲。今双桂作平聲。必有所據。然絕海有不覺雲山隔相陽之句。蓋作它聲也。と。又寶德二年四月五日の記に、天英西堂來。話次及雲林和尚事。蓋心華法眷。而於俗瓜葛也。天英曰。某曾見双桂和尚杜詩本。捲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之下。批有黨合二字。改黨作儻。後告之雲林。林曰。黨合二字。雖未知出處。而作黨而合之義乎。双桂改作儻。未爲可也。云々と。同三年四月廿四日の記に、希世侍者來過。話次及福祿壽之事。希世曰。吾少年聞惟肖說。曰宋眞宗時。王欽若勸封禪。故構諸異事。福祿壽其一也云々。又舉惟肖題岩栖院殿扇面壽星詩。曰老人詩是太平洋。現則時帝主封昌。丹頂綠毛千萬歲。比公猶是少年場。予亦舉太岳與予先贊壽星之詩告之云々と。同七月十七日の記に、天英西堂來。話次曰。韓文原鬼有已也二字。双桂曰。也已二字乃而已二字義。每々有之。然已也爲而已之義。未見所出。云々。又同年二月七日の記に、如意庵來。話次及双桂事。因曰。双桂和尚曾贊歎和尚四六句句對偶的當。某親聞之。予曰。每々受此和尚許可。蓋生衰世無遺恨也。と。同三月十六日の記に、赴東山知足院。就東齋統侍者寮。看鐘道像。一庵和尚作贊。贊則四句耳。有叙。双桂惟肖和尚又作一絕。云。千古鐘郎許國心。幽明咫尺達宸襟。浮香閣上重原岡。多可爲梅花主林。自跋之。述爲栖真大蔭松首座作贊之由也。浮香蓋栖真梅閣。

と。同四月十八日の記に、予聞山中（瑞溪時在攝州湯山）有鼓瀑。今日欲行觀之。携三四僧出云々。歸路過菩提律院。下坂到溫泉寺律院。忽憶應永甲申歲。鄂隱與曇仲元璞同入此山湯。時惟肖自郡中長示寺尋。有唱和什。蓋一時雅集也。肖翁作紀遊詩。有澗人瀑沫盪聯下之句。蓋謂此瀑也。予今日觀瀑。有思其人。云々と。同六月五日の記に、予永享乙卯歲作松鷗齋記。呈双桂。桂頗美之。四六則每作無不呈双桂。至于散語。則只兩篇耳。松鷗記其一也。と。又享德二年二月十七日の記に、仲芳分座東福之日。太白惟肖叔英等同來。將作詩。立題以春齋留客。云々と。又康正二年九月廿八日の記に、惟肖嘗曰。吾四六藁以絕海住相國疏爲歷卷。蓋賞其人耳。と。又寬正三年四月九日の記に、常徳院察堂來。話次及簡川禮敷之簽字云々。察堂曰。曾聞方庵說。惟肖就大周問此義。大周亦不得分明解說。と。此類皆以て當時學徒の文字商量に於て、惟肖の如何に重きをなせしやを見るべきなり。又横川の琴叔（名景）の詩卷に序するの言に、

前僧錄北禪翁曾跋予拙藁。有語曰。昔時洛社全盛。人物如林。爲詩祖師者唱於上。而爲詩弟子者和於下。然得詩法而成一家。不過兩三人。北禪諭予曰。詩祖師謂蕉堅老師也。詩弟子汝師養源（此指養仲）。與双桂（此指岐陽諸老也）。予退而書紳矣。琴叔其先蕉堅也。而續詩灯傳詩派。不啻繫于法系而已矣。岩栖爲双桂老門生。而批點批語。上唱下和。世無異論。琴叔賞音一壘足矣。云々

とあり。其所謂詩弟子中に郭隱西胤等を擧げざるは備論とすべからざるも、瑞溪(即北)の特に其師を尊崇するの言當に然るべきのみ。

今反復惟肖の作篇を閲するに、其詩は枯淡瘦硬に過ぎて興趣に乏しく、多くは諷誦に適せず。唯其散文は筆致清楚雅健尤も勝れりとす。左の數篇以て見るべきなり。

山名時熙元日立春唱和詩序

本朝倭歌之道。盛行于世。士大夫賦詩者。幾乎絕矣。獨吾徒研辭造句。唯以爲務。世亦以詩學專門命焉。風俗異習如斯。源金吾巨川大居士。(時熙任右衛門督。好禪。號巨川居士。)累葉武門。現據大藩。天資嗜詩。性不學而能之。凡佳辰令節。花晨月夕。以至燕會歡娛。閑暇無聊不平。靡一不寓於斯者。居衆人皆棄之間。振千載既絕之緒。豈淺膚大夫之所能也哉。已亥元日立春兩篇。辱蒙投寄。蓋過聽以予爲同嗜乎。詩實吾徒末事也。然禪誦有暇。陶冶性情。排遣塵習。或似可尙已。比年此風陵夷。以攻文辭爲忌。窺其外。不謬不立文字之號。察其內。華衣玉饌。遊譚无根耳。何其不韻之甚。然則巨川之作也。非唯有補於世教。亦足以警吾徒不韻之弊。云々(見本朝通鑑卷六十一)

綠毛龜頤序

保安河內古刹。俗曰龜井寺。井今爲池。風日暄和。則龜累累出曝。昂然而仰。頽然而伏。(通鑑脫下而字今補)

陵如抵如。其中有異者。翠毛填于背。長踰二寸。飄如色絲。委如螺髮。游息有姿。最可把玩。而深居間出。若自珍然。不啻毛質非常。其智又絕乎類。寺童行百方捕之莫獲焉久矣。庚子冬。一旦假然就捕。便獻之督府。督府上于大人相公。時寶愛之。以畜於池館。禪苑諸師。雜然頽而美焉。忝命于微僧得岩。敘諸編端。岩雖不文。弗容巽床。乃進之曰。傳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又云。王者嘉瑞也。夫麟也鳳也。爲物不畜於家。不常有於天下。偶有以爲靈爲瑞宜也。龜則溪澗沼沚。班班見之。居四者列。何也。龜舊也。千歲乃遊於蓮葉之上。三千歲遊於卷耳之上。行無道引。至神如此。所謂曰靈曰瑞。有取乎此歟。凡物壽則象變。龜已靈矣。是復靈之又靈者哉。雖然。風儀虞廷。蕭韶之應也。麟遊魯郊。春秋之應也。黃龍見于成紀。孝文恭儉之應也。今何所應。伏惟吾相即政。有年于此。治成制定。內外無他。而茲秋俄困無妄。其勢彌留。朝野駿奔。醫卜禱禳。靡不宜其勞。竭其伎。僅三月灑然康復。則衆又喜躍歡騰。各胥慶賀。蟄戶之奮。春雷也。昏衢之揭。白日也。此龜珍秘久之。適當斯時以出。蓋衆心至誠也。天以壽考之徵示之。昭昭不可誣而已。其應莫大焉。抑保安嘉名也。河內邦畿也。其所自來不復偶然。吁。自今以降。台筭加延。永保泰山之安。沛恩溢滿。廣敷河海之潤。餼葍以蘇。疲癯以起。舉一世躋之於仁壽域。祥符瑞物。四方爭獻朝多。文人援筆大書。特書屢書者。儘從此而始。儂句不余欺。(見本朝通鑑卷六十一)

鶴鳴軒記

鶴鳴乃京兆公（淵川）為希世開士（庵村）設焉。在岩柄。其地最下。而自外望之。峯乎翠飛於木杪。公之來遊也。必盤桓於斯。信宿於斯。始菊洲上有石焉。若異獸臥而露脊尾。清泉匯焉。公過而愛之。此岩柄之所權輿也。神京雄據之勢。粲然前陳。其外西北諸峯。塔列屏圍。彌望無限。井河鴨川。一碧縈帶。舉為我有。寔宇宙絕勝也。以地清淨。置以仁祠。限以關鍵。塵紛不接。禪誦自居。則公之運思遠矣。加之。攀援而陟。則雲表有焉。高爽軒豁。手捫九霄。目短千里。俯伏而降。則招涼振鷺有焉。陰森悄寂。林霏鬱于亭午。瀑雪飄于蒼天。皆梯級回復。覆之以脩廊板屋。一松一石。起伏順勢。一軒一窓。啓闔隨宜。曲盡其妙。非人力也。（見本朝通鑑卷六十一）

碧山別墅詩卷跋

防之州治曰大內。山環水漱。最為勝絕。五馬之選。多多良氏一姓蟬聯。祖孫相望。以生於斯。老於斯。有年於斯。故稱大內氏。則不問名氏。人知其家。猶唐人稱曲江焉。今太守大先居士。智勇超其父兄。聲稱藉甚。朝右（大朝刊本、本朝通鑑、右作石、恐傳寫之誤）隱然。一外屏也。而雅抱清高。神恬澹漠活。城旁占要規地。以置碧山別墅。公衝僅罷。便携山僧野客。以禪以燕。若塵務不經于心者。京城禪苑。元老碩師。聞而歎之。曰方功名鼎來。而翛然從事方外之樂。非識見出常人。則何以臻茲。云々（見本朝通鑑卷六十一）大內

氏實記亦引之

大先說（大內盛世。制髮改名德雄。號大先）

包含天地。出入三光。其大莫虛空如也。清濁鴻溝以來。既得四十萬餘年。其先莫盤古如也。然大雄氏言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瀉發。桑柏大士又云。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則妙明覺性。存乎方寸間（問下恐脫而字）不少。處乎千古下而不後。至大至先者。故祖師門下有佛性最大先天心祖等之譚焉。防州大守大內公。法稱德雄。常光國師嘗以大先號。其道不鄙。索作之說。方外一衲。與世疎濶。而獨公姓名。稔於傳聞。階其見索。謁見宜風坊之第。惟公起家克尋父兄墜緒。而數建九州敵愾之功。使朝右無西顧之虞。譽望隆然以興。所謂塞垣草木識威名。不多讓也。意其恣貌魁特。音吐震嘶。可以副其所聞。然視之。軀幹不踰中人。接之和氣藹然。愷悌君子也。晏平仲顯名於諸侯。張子房微形於畫。史遷所記。為不誣矣。於戲宣威著德。鎮服物情。寔非聲音咲貌所致哉。抑公公事之暇。參扣諸老門風。喜從赤髯白足以游。無乃妙明覺性展至大至先之用。發見于功名事業。如此茂偉宏卓也邪。常光吊以二言盡矣。余加何說。雖然。既欽見素。不可嘿止。申之以銘文。銘曰。華藏無盡。可量其邊。須彌百億。可窮其巔。覺性之大。物莫加之焉。胚胎萬象。為天地先。證而知者。為聖為賢。區區小知。醜鷄甕天。譬彼牧羊。視後以鞭。惟大內公繇武入禪。恢擴無外。凌厲無前。三昧正受。塵塵

皆然。常光二字。重青瑤鑑。公帶此號。千萬斯年。伊余鈍吻。其義難宣。英匠林立。蓋就求旃。

(此篇防州宮野村潮音寺所藏。見于大内氏實記。)

其四六文は太白の敵にあらざるも、亦一代の名手たるを失はず。

岩栖院悦道居士像畫贊(細川滿元。別號悅道居士。稱岩栖院。)

眼高千古。氣蓋九州。傳呼有光。金張歷朝富貴。歌咏無累。王謝一種風流。指揮群雄。手握天下砥石。涵育萬姓。身當萬間庇廡。邊隅無一戎之役。里巷聞五袴之謳。端委廟堂。有威有德。角巾私第。以邀以遊。表裏洞如水鏡。公私限甚鴻溝。至若譚禪。以呵黑山鬼窟之迷蕩。顯異以付小果敗根之謬悠。稻土淨名未可多讓。商霖無盡是其匹儔。嗚呼源高而派流遠。根固而條葉稠。諸父祖曾。大肇其基。開國以降幾乎百歲。寧馨孫子丕承我後。充閭之慶。茲卜千秋。抑又天啓不唯人謀。與彼逢迎巧宦談咲封侯。斷潢絕港盈涸彈指。浮花浪蕊榮謝轉頭。大有徑庭。霄壤不侔。(見本朝通鑑。卷六十一)

大先居士贊

精神滿肚。義勇忘身。寬緩呵苛。猿臂寔爲無雙士。暗啞叱咤。重瞳足以敵萬人。聲名處父兄之右。出入存臣子大倫。事三朝而夷險一節。鎮九士以德威俱伸。賜履攸及。塞帷以巡禪園神社。革故鼎新。邊情無恒。強爲龍蛇。弱爲赤子。輟筭有馭。震以霹靂。煦以陽春。苟其結纓之仗正。何必易簪以歸

真。嗚乎蚤透國清禪關。投針鉢水。直提香積祖城。轉土陶輪傾誠。三寶誓爲檀度。應世萬方。不昧正因。然則富貴功名。空中下劫。毀譽成敗。隙裡遊塵。野衲曾調凝香。三生半面。尊儀倏瞻畫幀。一默千諄。惟若人有後嗣。信天道無私親。濟濟烏衣王家。比淮水源流不竭。桓桓寶樹謝氏。見合淝捷奏交臻。(見本朝通鑑。卷六十一)

巨川居士壽像贊(山名時號號巨川居士。稱鳳軒。)

長於撥亂者。短於治民。悟心爲先者。遊藝爲後。夫並舉以並能。抑絕無而僅有。若我鳳軒公。豈其人乎。參幕謀以無二。數奏克敵之功。興家業於不傳。奄馳張軍之譽。將置之韓張耿鄧之科耶。則三府嚴明之鑑。儉却屏蹤。數州寬大之牒。蠲寡得處。夙薰般若種密。別大祖機。雖號諸方參遍。不奈麤面一揮。亦將班之裴相龐翁之際耶。則竺偈倭歌。肆口迅筆。春容寂寥。多多益出。吁。有餘于彼。有欠于茲。儻舉其二才。點其一足。得而言之哉。譬諸水也。江河淮濟。名稱無窮。匯爲大海。萬派混同。其大同乎。觀夫凜凜儀度。宜安大同室中。雖無紀功褒德之語。摸索可識爲鳳軒公。我願春秋之筭。石護其固。福祿之資。山加其崇。永永護持大法。豈啻鎮此禪宮。(見本朝通鑑。卷六十一)

絕海和尚住相國寺山門疏

付千鈞於烏獲。孰敢爭能。授六轡於王良。坐將致遠。睠茲梵刹輪奐。宜得名師作新。某雅量鎮浮。高風立懦。探百城之諸友。海上橫行。對萬乘之至尊。殿前作賦。宸眷錫寵。晝錦榮歸。巋然玄猷克家。籍甚黃閣入幕。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天作其逢。是亦東坡。非亦東坡。世責其任。黑竹篔簹噴人毒氣。破砂盆擲地金聲。一時行藏。何妨猿驚鶴怨。三代禮樂。以警蠹寂鯨瘡。天雨四華。山呼萬歲。此外宜しく太白・仲芳・鄂隱・岐陽等の傳中に引ける所を參照すべし。

惟肖足利義教の爲に草せし所の遺明使表文二篇あり。一は永享四年道淵の携へ行きし者、一は同六年中誓の帯び行きし者なり。表文の體裁猶ほ絶海の莊重の餘風を存し、未だ後年の濫に自ら臣と稱せしが如きに至らず。特に六年の表文の如きは措辭の間、隱然我國の爲に地歩を占むるに苦心せる所あり。全文左の如し。

寶隣脩好。所愧乘章惟先。溟量色荒。何唯雜佩以報乎。觀使者光采。則知宮儀中興。阡陌疎瞻。山川增重。恭惟皇帝陛下奉天紹運。濟世安民。眷惟僻居於遐方。孰不興起於盛際。事大誠仍舊貫權宜。要在更張。秋水長天極目。雖迷上下。春風和氣同仁。豈阻東西。勿替斯言。克昌厥後。

瑞溪の善隣國寶記を撰するや、自ら注して當時外交文書中用語の當否を論じ、惟肖に言及せるあり。曰く、

惟肖所製表曰。秋水長天極目。雖迷上下。春風和氣同仁。豈阻東西。此述海上渺茫之境。然兩國上下不定之意。在言外乎。凡古人言外寓意者多矣。東坡遙知叔孫子。遠致魯諸生之句。含不致二人之意。云々。由是觀之。則惟肖上下之語。有以哉。予黃河白日之語。亦効響耳。云々

惟肖の詩固より其長所にあらざるも、間々精巧なるあり、蕭散なるあり、其當時叢林に鳴りしもの故なしとせず。篇什亦甚だ少からず。今其中若干首を選録すること左の如し。

七律にては先づ元人の十雪詩に和するの十首あるも、徒に多く故事を羅列して布置を圖りしのみにて他に奇を見ず、佳作と稱するに足らず。故に取らず。

京落風塵事事新。近來不見拂衣人。君今去矣緣誰喚。獨自翛然任我真。屐齒響山禽語答。經聲穿竹鹿來鄰。東家何日遂踈懶。汚却深藏白氎巾。 寄人歸隱東谷

藕花汀上賦同遊。乍念故廬池館秋。隻櫓鷓鴣鳴風擘岸。微鐘鯨罷月沉樓。候門山色舊青眼。別浦湖波新白頭。寄謝盧溝楊秘監。風流得似此圖不。 送湖隱鑑上人(原有序)

臙臙花樹映殘霞。散策荒坡野眺遐。洛下舊遊來眼界。湖邊春色溢情涯。句如小謝後誰計。才比諸王今已加。近寓山中不相識。都門握手咲而嗟。 答 幘

山房借榻對葵烟。風雨送春蕭瑟天。草色旬餘封斷石。松聲夜後答幽泉。夢成胡蝶三更盡。心似吳蠶

萬緒牽。但有鴛湖偏待客。淡粧濃抹伴吟邊。和玉峰年海倡和之句

九州踏遍至京師。強記天資老未衰。聞說人間今與古。咲觀座上喜還悲。春風侯館看花處。夜雪禪窓

聽竹時。歸念一朝禁不得。片帆直指海之涯。送安居士(原有)

寒波瑟瑟葉飄飄。未說別離魂已消。鐵石肝腸有楚越。雲萍蹤跡無秦蒲。篷聲舊雨非今雨。柁影早潮

連暮潮。何似陽關圖上看。北風低草更蕭條。秋江別意圖

五律にて佳作を求むれば、

寸心似明月。千里照君顏。迴迴星查上。蕭蕭斗帳間。孤鐘沉野寺。一笛動秋山。何許不愁絕。歸時

髮恐斑。題千里明月圖寄濡上人

東麓與西麓。相望尺五天。微鐘催日夕。數杵落風前。脫葉將無地。殘陽已罷烟。冬來君不見。舊社

更蕭然。秋樹暮鐘圖

送客柴門暮。留歡每不忙。天從沙際黑。月自竹梢涼。巾影似臨水。履痕如冒霜。徐穿南陌去。夜氣

透衣裳。題柴門月色寄南隣故人

但道人如柳。何如梅似人。清寒風氣魄。雅健雪精神。入夢頻三夜。披圖又一春。山陰無去棹。許裡

喚真真。題移圖寄越上友人

野橋人不見。梅臥雪半坡。風撲暗薰散。水漂斜影過。使來披雀蹙。誰去詠漁簑。暮色蒼然起。橫參

奈爾何。野橋梅雪圖

七絶にては、

穆王西去宴崑岡。圖畫空傳八匹良。亂落桃花隨馬尾。尊前和唱舞山香。八駿圖

木落洞庭揚素波。長者苑裡得春多。此花未老人先老。奈個黃鸝白日何。立穩移長春花

山光明滅映晨緜。雪壓松杉一樣斜。忽着微風看亂落。急於飛絮重於花。雪晴

客子生涯爛熳遊。赤松三日爲花留。長傷風雨將春去。不恐前溪不可舟。赤松遇雨河不可渡橋極

樂精舍

春陰連日總昏昏。一睡起來鴉已翻。寂寞梨花寒食後。淡煙零落數家村。睡起左橋州

山舍雪晴風物奇。扁舟無路載溪澌。興來取易梅邊立。一等乾坤太素時。山齋雪齊

文章爾雅漢西東。獨有相如賦最工。莫說茂陵身後事。劉郎也是怨秋風。看司馬相如傳

月上丹丘夜色微。玉簫風急鶴驚飛。仙人尙有思鄉念。遊子無能恨未歸。招丹丘故人

慣聽秋林風雨聲。人間無地着閑情。開圖忽見此君態。青眼分明論舊盟。次韵答玉畹外記以詩寄

墨竹風雨二紙

春陰飛絮故繁繁。似我思人萬里情。好作浮萍隨水去。風吹不到甲陽城。
 一點殘紅綠滿林。東風料理主人心。報言春盡未全盡。移却故床抱取琴。
 峒口年深長薜蘿。雲歸夜夜宿岩阿。曉來爲雨知何處。第五橋東春水多。
 瘦影橫斜水不波。滿身風雪夜如何。小詩聊寄溫存意。持比綈袍情更多。
 料峭東風帶冷來。倡歌何處采樵回。小樓坐見春湖色。祇有梅花索性開。
 花塢隴隴透夕陽。詩翁杖履趁晴忙。衰桃似恨夜來雨。推與新粧屬海棠。
 高齋依竹竹依雲。有節無心兩似君。一別相陽年又六。滿山風雨夢紛紛。
 我愛佳人住處房。白雲爲宇石爲床。春風一夜和衣臥。帳底梨花夢亦香。
 花咲柳眠青晝閑。東風近在綺樓間。美人一別春無賴。柳想風流花想顏。

余亦預焉

江湖亂後索居頓。獨對青山思故人。天地不知皆夏景。殘鶯啼送一聲春。
 繡塵化盡素衣裳。尙記臙脂半面粧。雪魄冰魂招髣髴。佩環搖月送清香。
 二月帝城花木開。思君不見又悠哉。東風何似北風好。尙帶邊城雪片來。
 隴梅開後晚蘭新。欲寄所思愁殺人。驛騎翩翩無復見。手紐香佩惜餘春。

賦柳絮寄甲陽故人

三月盡喜故人之至分韻

賦歸雲洞寄東山故人

凍楳

題畫

花塢新晴

竹雲齋

白雲山房

實夫倡同社賦寄贈梅屋

寄人

墨紅楳

寄越上故人

詠蘭寄人

元自雲萍無蒂根。今朝何必更消魂。黃金不鑄相思淚。夜夜春潮撼海門。

贈行

弱質無如一丈紅。今朝飄落昨朝叢。墻陰數畝山僧有。忍看風日助飄零。

移蔡花

亭亭樓子俯江湄。水色嵐光四面圍。薄暮孤雲簷下宿。捲簾白鷺一行飛。

江樓眺望

人生易老是多情。鳥亦白頭何不平。雨撲梨花春似夢。斜陽影裡送清明。

白頭鳥

曉來雪壓早梅枝。庭戶玲瓏絕點繡。着眼何人看卦影。內離外艮上爻辭。

梅雪白賁齋

不緣宋玉賦悲秋。雲雨荒臺何處求。楚地六千陵谷變。巫峯十二古今愁。

巫山雲雨圖

崖山長恨託悲歌。想見九泉餘憤多。報爾胡元今餒鬼。魂歸來些慰蹉跎。

讀文丞相集

五絕三十餘首あるも甚だ見るに足るべきものなし。

林羅山曰く、我朝禪林中有靈彥。作詩如千篇。求批于老僧得岩。岩批評之。且曰。劉辰翁批杜蘇詩。

杜蘇詩非辰翁之所跋及也。霄壤不啻。此言良然。方今有如劉辰翁。而叨々以批之。恐被作者笑而已云々。

(羅山文集卷五十) 又曰く、禪林文則惟肖。詩則心田。四六則太白。講釋則江西(羅山文集卷六十八)と。此に所謂禪

林は室町下半期時代に就いて言ふものと知るべきなり。

蕉窓夜話に云ふ、

頭上子瞻優亦賢。昔時神廟一莞然。不梟二虜不遺憾。棄置奇才十九年。惟肖か東坡か賛にしめされ

たそ。惟肖は字そ。得岩は名そ。雙桂は寮の名也。此詩は名譽の詩そ。優と云は、さるかくの狂言そ。をかしいそ。神宗の御前に東坡もいるに、をかしうするとて、是は東坡てさうらうとて、狂言か、東坡様、短簷高屋なる幅をきて出たそ。其時に神宗の坡か方を御覽して、御笑あつたそ。莞然とは、にこけに笑た貌そ。神宗の御代十九年間は西夏契丹と云二虜をせめしたかようとしめされたとも終にならぬそ。其は一も恨てはないそ。東坡ほと奇才をすて、終に御用ないこそ恨なれそ。宣仁皇后の東坡に對して先帝のいつも坡を奇才々々とせられたとあつたれば坡か泣たとあるそ。此東坡贊の詩瓊華集に見えず。夜話又惟肖の贊山谷像の詩三味是僧留鬢鬚。暮年名配玉堂蘇。幼與岩窟若舉例。宜向梅花樹下圖。(見瓊華集)を舉げて解釋を施すこと前の如し。唯留を有の字に作り、暮年名配を才名已等に作れるは瓊華集と同じからず。又是を皆に作り舉を攀に作れるは、恐くは傳寫の誤なるべし。

第八章 岐 陽

第一節 傳 記

岐陽名は方秀、不二道人と號す。岐陽は其字なり。姓は佐伯氏、讃州の人、康安元年十二月生る。

(高僧傳及漢學紀源共に貞治二年生とせるは非なり。自贊によれば康安元年なり)。生髮未だ乾かざるに、州の亂に遭ひ父清泰北越に奔る。母岐陽を壞いて洛に入り、外祖源某に依る。源某儒を業とす。岐陽の英敏なるを見て孺兒教ふ可しとなし、授くるに詩書を以てす。岐陽勞せずして暗誦す。源某卒し泉石窓に東福に従ひて童役を執る。時に夢巖方に東福を董し、博覽能文の名高し。岐陽其の門に學ぶ。十四才にて夢巖遊き乃ち靈源を安國に拜し、親炙すること八年、和解益々進む。永徳二年相陽に往き錫を龜谷に掛く。明年洛に歸りて名を南禪に隸し、南北の講師に遊び、大小經論探頤せざるは靡し。時に義堂至徳三年を以て南禪に陞董す。頗る岐陽の才幹を愛賞す。空華集卷十二に岐山序なる一篇の文あり。空海の蹟を擧げて之を稱揚せる者也。想ふに岐陽の學術義堂より得たる者も少なからざりしならん。明徳三年三十歳を以て東福に歸る。應永九年明使僧天倫一菴來朝す。岐陽面識せんと欲すれども官禁許されず。屢々書を以て往來す。二師其博才を稱す。其の書は存して不二遺稿中にあり。足利義持常に法要を問ひて之を崇敬す。後讃州道福に開法し、洛の普門に由り、次いで東福に遷る。當時程朱の新註既に問々世に傳はり、私に之を窺ふ者ありしと雖ども、未だ公然之を講じて其徒に授くる者は無く、僅かに夢岩の孟子を講じたることありしも、未だ甚だ行はれざりしなり。岐陽大いに程朱を尊崇し、遂に四書の優點を加へ、親切に其徒を導くに至れり。門下に有名なる者に一慶・得岩

等あり。應永二十七年五十八歳天龍の講に應じ、風痺を病んで栗棘菴に退請し、又越つて南禪に昇る。未だ幾ばくならずして事を謝して不二菴を慧日の山側に構へて居る。舊病頻に發し、六十四歳を以て即世す。應永三十一年二月三日なり。

第二節 著述

一、琴川録

高僧傳本傳に此目あるも未だ之を得ず。或は語録の類なるべし。

二、不二遺稿二卷

史局本にて東福寺藏本を寫せし者あり。上下二卷より成り、上卷には序文讚頌詩及語録あり。琴川録なるもの或は此語録の別名か。下卷には説書問疏あり。説は皆字號説なれども最も彼の學説を見るべきもの也。書問中、與天倫和上書、與一菴和尚書、與朝鮮國議政左右政函書(代道雄居士)、與大周和尚書、答大周和上書等あり。答大周和上書中には元亨釋書を難ぜるの言あれども、擧げて云ふべき程の者にあらず。

三、訓點

岐陽が訓點は傳はらず。但桂菴和點は全く岐陽に本づきたるものなるを以て、桂菴和點を見れば略ぼ

岐陽の訓點を窺ふを得べし。桂菴和菴の考證は漢學紀源に明なり。以て新註和點の法は岐陽に始まり桂菴・文之等之を改正し、遂に藤原惺窩に傳はりたるを知る。抑々訓點の如きは一小事たるに似たりと雖ども、本邦人にとりては頗る重大の關係ある者にして訓點の如何に由りて意義の不同を招くこと少しとせず。故に經書細心の研究は先づ此に始めざるを得ざる也。岐陽の着眼可也と云ふべし。然れども之がために直讀の法廢れ、爲めに五山作者の文體も是より類れ、和臭を帶ぶるに至りしも亦已むを得ざるの結果也。

桂菴和點の一條に曰く、

不二和尚曰吳音漢音の事更難信然れとも本國人讀つた様によまねは聞れぬなり儒書の中にも吳音漢音隨處讀之也或又經文禪語も其まゝ讀也云々又論語の三十四すんて讀ことは昔より俗書讀みつけたれとも文字は人前の用也人間年すんて三十四と答たらはかたこと、可咲也只世界に申つた様に讀て早々達理肝要也雖然郷談其外卑辭をは又宜正之也古點不亦樂乎之類いやしきなりたのしまさらんやと讀て好也是より摠別望ならは文字讀をは無落字様に唐韻に讀み度き也其故は偶一句半句そらに覺ゆる時をき字不知曰其何字也口惜事云々

是を以て見ば岐陽が訓點の法は極めて實際に適合せしめんとする者にして彼の佐藤一齋等が如き妄

訓とは雲泥の差ある者と云ふべき也。

第三節 學術

一、序言

岐陽天性充實、識量宏深、其徒を導くや誠實周到最も學者の態度を得たり。彼固より僧籍に列する者たりと雖ども、殆ど自から學者を以て任せしが如く其の儒佛不二の説を唱導するも亦全く學者的態度をとりて批評し、敢て一方に僻せず。蓋し五山の學術は岐陽に至りて其の傾向を一變し、最早佛者の學問にあらずして頗る儒者の相貌を呈し來れるを見る。即ち岐陽に至りては強ひて坐禪風誦を是れ事とせず。全く經籍を以て其の典型とするに至れり。禪宗勢力の失墜すると共に、儒學の漸く興起せんとする傾向は隱微の間に之を認むるを得べき也。然れば岐陽が不二説の主張の如き、程宋學の尊崇の如きは、兩教開合の關係に於て與つて如何程の力あるものなるやは學者の注意するに價する者と云ふべき也。

二、岐陽と宋學

宋學の五山に在るや、岐陽に先立つて既に屢々禪徒の評議に上れり。然れども多くは是れ單に之を批評するのみにして心を宋學に傾注せるものにあらず。虎關の如きは寧ろ反對の地位に立ちて宋儒を

排斥したる也。先づ之を尊崇するの態度を取りし者を夢巖となす。然れども夢巖は未だ甚だ之が主張には至らず、岐陽に至りては全く一個の程宋學者と爲り了りたるを見る。故に若し日本程宋學派の起點を求むるに當つては、之を岐陽に於てせざるべからず。但し彼は其の不二論を以て儒佛歸一の説を立てたる所は、晦庵が佛家を排斥したるとは其趣を異にせり。然れども是れ寧ろ形式的の差異にして其實質に於ては兩者敢て相背馳するものにあらざる也。特に岐陽が明德を表出して其の立論の主眼とせる如きを見て之を辨知すべき也。然れども其の形式の差あるに隨つて、亦兩者に自ら其特質なくんばあらざる也。

晦庵の大學明德を解するに、虛靈不昧の語を以てしたるは明に佛説によれるもの也。岐陽亦之に依り特に此の明德の二字を標出して其の學問の眼目とせり。然れども其の説く所稍や晦庵と異なる所あり。曰く、

周易離卦曰、離明也。明也者明德也、明德也者乃吾聖人之德所謂一心也。人々之所具、素有之大本、寂而常照。照而常寂若止水焉。若明鏡焉。若帝綱之珠焉。然則明德一心之用、一心明德之體、惟人不明之作狂。惟狂克明之、則作聖。聖之與狂、其在一心之明之與不明也歟。(明説)

蓋し晦庵は明德其物を以て本體とし、原理を具するとなしたるも、岐陽は心を以て體とし、明德を

以て用となし、之が區別を立てたる所、晦庵に比して明亮なりと云ふべし。彼又顯山說に於て明の義を説きて曰く、

夫顯者明也、山即止之象也。凡人之所不能契斯道者、昏與動使之然也。照昏者謂之明。駐動者謂之止。止之與明、猶若車有輪也。鳥有翼也、初若不昏、何明之有。初若不動、何止之有。止也明也、咸設乎一動一昏之後。而學斯道者、不可須臾離也。是以內明其心、外止其境。止境於外、則心無所迷。明心於內、則境無所惑。心境已融、明止亦圓。乃知斯道寓於至暗至隱之中、而未嘗昧也。在於極微極小之際、而未嘗卑也。昭々然、巍々然、而非心想攀攬之所能及也。云々。

意義稍や分明を缺くの恐なきにあらずと雖ども、左の晦を説ける一言の如きと對照すれば、亦た推知し難しとせず。

吾性合乎冥昧、未曾分別、則謂之晦。聖人契真之智、所由生也。吾情出乎冥昧、而後分別、亦謂之晦。聖人入俗之智、所以起也。非入俗無以全根本之躰。非契真無以大差別之用。躰用雖殊、咸由乎晦、以軌乎性情之正而已。若夫噉々而剗其心、察々而斲其肺、作聰明、弄巧慧、而欺天下、惑後世者何限。非徒無益於晦、而又害之云々（晦叔字説）

是を以て觀れば彼が心の本體を以て明とするも、只に晦に對して稱せるものにして、本來無差別の

處に於ては分別なきものたるを知るべし。

三、不二論

岐陽既に一心明德の體用を以て其說を立て、是儒佛兩教に通じて萬古不易のものなりとせり。

昔堯以此明德傳之舜、舜傳之禹云々。吾佛大聖人亦傳之大龜氏、大龜氏以傳之慶喜、慶喜之後數傳以至達磨氏、始來於震丹、以至於慧日、而光明盛大焉。皆傳一心於萬世者也。其所傳者異乎其名、而其實一也云々（明説）

彼の心を主とするや、其の佛說に依れるものたるや明か也。而して其の明を説くや、常に儒に由り特に易を以て本とせり。故に佛理を解するに儒學を藉り用ひたるの觀あり。程朱と似たる所以也。送連山叙に曰く、

丑爲信位、寅爲十住、卯爲十行、辰爲十回向、巳爲十地、午爲等覺、未爲晦明。入俗同俗化迷、申酉戌亥爲所化。是迺棗拍大士之所説。其雖化有能所、雖人有悟迷、不離等妙之佛位、猶如六十四卦未嘗外乎坎離也。佛初成覺於菩提樹下者、包穰畫卦之意也。乾篤真丹諸師、則係辭於一卦一爻者乎。爾後使人推步揣摩之煩、吉凶悔吝之雜、百計僥倖、而纒一中而已。噫易道幾乎息矣。上人若能不即不離乎五十二位、而超然於極儀象卦之前、則非唯棗拍大士隘若乎後。乃佛乃祖、悉亦當決起於上人之

手爾。程子所謂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良卦。近之云々、（送蓮山知客歸山陽叙）佛理の發達を易理に比したる所、喻し得て切也。彼更に佛理易理を同一塘中に投じて之を調和せしめたり。其言に曰く、

夫離之爲卦也、其中乃虛。坎之爲卦也、其中乃實。實卽虛、虛卽實。所以且交且互也者、在乎其中也。大哉中之爲道也。吾佛設教叙其緣起、則曰染曰淨而已。若夫衆生苟迷此心、則惑也業也。果報也。實乎險耶、流而不返。其義蓋取乎坎者也。一旦或資於人、或資於書、幡然警勵奮發、克自變夫不美之質、明於至善之德、則信也。解也。行證也。虛乎無耶、昭々然、赫々然、雖天千日竝照、其明不可爲之喻焉。其義蓋取乎離者也。但染淨雖殊、而所以爲中之道、不可不同也。其又淨卽染、染卽淨、猶如離不離乎坎、坎不離乎離也。而成具於一心之中焉者也。（卽中字說）

此等の立言を以て觀ば、岐陽の説は實に其の所謂不二境界に立つものにして、未だ全く儒者を以て居らずと雖ども、自から他の禪徒が専ら自家の理を通ぜんと試むる者と同じからずして又佛者なりと雖ども、彼の儒者の原理を説くものと異なる所なきを覺ゆ。寧ろ周濂溪たるも、未だ必ずしも藕益大師たるに至らざる者也。彼猶ほ兩教不二の義を明にして謂へらく、

聖人入德之要、凡有三條。其一曰空。卽所以泯萬法焉。其二曰假。乃所以存萬法焉。其三曰中。則所

以妙萬法、圓一心、存泯無碍焉。人或省察斯三者、竟成乎素有之德、則般若也。解脫也。法身也。

如昇有趾、如伊有點、非縱橫也。非一異也。云々。察上人謂、吾號卽取曾子三省之語。師說無乃迂乎。

曰子未知儒釋不二之義。夫以解脫應機也。豈不與人謀而有忠者似乎。般若、妙智也。豈不與彼與朋友交有信者似乎。法性之身、則非我先聖後聖相傳且習者耶。何迂之有。云々。（三省字說）

然るに彼又兩教の差異を説ける所なきにあらず。其孝を論ぜるが如き以て見るべし。曰く、

寒不敢襲。癢不敢搔。未足以爲孝也。和灰請滌、紐箴請緩。未足以爲孝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未足以爲孝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未足以爲孝也。但能究聖學、明乎一心、而後以

爲大孝矣。云々（送允中昱侍者序）又曰く、

孝也者順乎理以爲孝也。但以理有淺深、而不同爾。戒愼不賂、恐懼不聞者、儒教所以行孝、而順於理也。云々。吾宗不然。人々但向父母未生以前、發大精進起大勇猛、撞着所謂本來面目、則謂之順理。（贈南窓薰上人叙）

所謂佛教の孝は未生以前に向ふに在りとする者、仲靈の孝論に外ならざる也。敢へて珍とするに足らず。然れども更に左の一言によりて、彼が不二説の論據那邊に存せるやを窺ふに足らん。

觀彼訂頑之訓、乃知橫渠學出於釋氏。乾父坤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然則其爲孝也、菽水云乎哉。

甘旨云乎哉。自非其道歸一、則何及乎此。達人大觀。二教不可埒焉。云々。(送東湖春知客歸越中序)
乃ち知る、彼が不二説は宋儒との關係に成るものにして、漢唐の儒教との關係に成るものにあらず
るを。而して彼は更に易理に基きて、別に一家の不二説を立てし所あるは没すべからざる者也。

第四節 文藻

一、文

岐陽の文、氣格甚だしくは昂らざると雖も、典雅麗則、當時の浮華者流に抜き、後世の規範とすべきもの
多し。今若干篇を抄す。此外三川金星山華藏寺轉不退法輪藏記の一篇は頗る筆力を見るに足るも、全
く佛事に關する者なるを以て採らず。又招隱記の如きも見るべし。祭文は四六を混へて出し、皆佳な
るも、亦た佛語の混入多きを以て茲に採らず。

寄山陽芝岩上人詩叙

士有才器文章、先哲以爲不幸焉。余謂觀之於今、固不幸也。考之於古、則不爲不幸也。其古之士、以才
器之宏。故優入諸聖賢之域。以文章之美。故能垂乎後世之法。抑亦雍容乎道德、則捨此復何有哉。今則
不然。才器宏則其氣必盈。文章美則其志必揚。而乃忘徒自矜々剽竊陳言之爲勞。而不過於今之人不如於
我也耳、又有甚者焉。肩拍猛陵把筠溪。妄自尊大。僭評漫論。以爲宋季諸師。猶有蔬筍之氣。元朝諸

師、乃有臺閣之體。是皆論辭語相似而已。吁不自計也哉。殊不知。猛陵大羹元酒也。非藜藿之可齒。筠
溪太山北斗也。非培塿之可比。而宋元諸師、則所謂傑然者也。豈可易置喙於其間哉。則志氣充揚之
所以致之也。其亦爲不幸也大矣哉。惜以彼才器文章、蚤能志道植德、且知堅高之罔極、勉鑽仰之弗及、
則不暇抵牾前修繼後輩也。蓋古之幸也、亦庶幾乎、山陽芝岩上人、才器俊秀、富於春秋、孜孜勤學、
尤工於詩。詩文章之精者也。其精能如是、則餘亦可知也。嘗隸名慧日、浮沈於衆也有年矣。明德歲、
方南宗之旺化也。適會山中諸衲、使各頌其所造詣焉。上人擢居第一。卽爲之科首。職侍司。人咸以
爲榮、而莫不賀於上人。余乃獨有憂於上人者。何哉。但恐特才器、挾乎文章、而志氣不以和平。乃陷
於不幸、竟不自寤而已。上人既解侍司印綬、退隱城北、研究其業。將根乎道德也必矣。山中嘗同其袍
者數輩、爲詩寄之、求叙於余。々因書以冠編首。然上人以爲贅説、則余所不敢辭也。其亦可畏乎哉。
一昂一低、婉々妮々、極めて致態あり。掉尾の一語最も可なり。

德茂

夫德之茂不茂、但在乎學問之致力與不致力耳。蓋德之爲德也、冲虛妙粹、炳煥靈明、通於三際、徹
於十方、而不可得而思議者。而一迷才萌、則惑焉昏焉、不知斯性具乎萬種之德也。於是聖人設學修
之法、而使人致力於此。而後德乃爲之茂焉。彼善財南參者是也。正冲童子求余立別稱。余號德茂。只

須汲々致力於學、則異日何必患其德之不茂也哉。應永庚寅冬十月不二境界岐陽方秀撰
心に苦構なくして意筆尖に在り。

金田

癸未春、余首衆慧日。時副余職、名成字金田者、可菴高弟、而鄂城人也。舉措法度、誠爲一衆所推服。四月十五日爲衆秉拂。機圓語活、而人咸稱可菴有子。一日出紙覓余金田之說。夫金者白淨無垢之象、而田則素有一心之表也。無始以來、人々心田之中、咸有白淨無垢之種。然其耕耘之習而露之緣、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明其素有之德而全之也。或篤學此道者、知而耕之、行而耘之、六度止觀以穫之、而後收嘉實於辛勤艱難之後、則雖彼兼金萬鎰良田萬頃、而不可抗其富者也。上人初聞可菴道、卽白淨無垢之植苗也。居職辨事、卽白淨無垢之發芽也。踞倪乘塵、卽白淨無垢之結實也。其耕耘穫收之功、已驗於此焉。異日坐菩提場、爲法檀度、而鞭笞龍象、號令人天、則凡天下貧困窮苦者、亦當待養於上人之門。至祝至祝。

體格齊整好文例なり。

理岩字說

至理高遠、如懸崖如絕壁。仰而望之、高而無上、睨而視之、遠而無際。是故雖能躋者、無所投其足。

雖能攀者、無所措其手。古人所謂諸佛智頂、非手足攀攬可及、不亦知言乎。是理也謂與事能合耶、則介乎凝然一空之域、不可闕其朕。謂與事不合邪、則混乎縱然萬有之鄉、不可測其兆。噫斯理不易以喻人也哉。惠日倫公首座自號理岩。方其滌篆金山也、就余求其說。余卽告之曰、去聖日遠。古風不競。懼其高遠懸絕而不敢進步者幾何人哉、於是至理幾乎熄矣、上人端居丈室、引而道之、招以來之、幸母門庭峻峻

孤峻奇峭なり。

鸚仲立住相易(也)淨智京師諸山疏

佛卽是心。心卽是佛。思美彼於西方。波不離水。水不離波。知衆流歸東海。厥孰幹父蠶、不肯墜家聲。某人養正於蒙、盈科而晉、彫蠶篆刻、壯夫不爲也。兒童走卒、知而誦之。藏諸用顯諸仁、拭目盛舉。柔則坏、剛則甄、錫女大中、雖斯道果乎竟行、而吾黨惜其遠去。望玉樹於塵表、到處逢人說項斯。問梅花於歲寒、近來行輩、無和靖、慰此離索、母負簡書
儒佛兩典乎に信せて拈り來り妙亦極。

甫太初住眞如京師諸山疏 有序略

山下出泉曰蒙。蒙以毓德。水哉盈科而晉。晉則朝宗。觀彼相府獲乎一人。所以法門重於九鼎。公論

無替。我輩有輝。共惟某人。蚤悟上乘。鴻疏正脈。其貌也出夫容於秋水。其詞也敷倉匄於春風。德行內充悉。敷之乃留更僕。威儀外著。肅括則可提身。斯道將行。洗睫以俟。既克顧盼汗漫於南海。亦乃呼吸沅瀝兮北山。勇撤臯比。定有見義不爲之者。盟執手耳。豈敢歆血如忘也哉。

二、詩

詩は岐陽の本事にあらざるを以て其數少し。但其作自から異趣あり。特に人をして瀟洛の風雅を想像せしむる者あり。

河南春尚淺。何事早歸家。視子青年富。慚吾白髮華。曉鐘千樹月。暮笛赤城霞。記取分携處。紅梅已着花。(賦紅梅送祖西童子還赤城)

後聯得難きの佳句なり。

水繞山環一草堂。主人與世自相忘。書尋義處心猶苦。道極玄時味更長。翠竹成陰侵瓊學。青松澗露濕衣裳。此中有樂清如許。坐到西窓帶夕陽。(題松竹書堂小軸)

金碧招提湖水隈。慈恩一塔倚崔嵬。尋芳人逐春風至。護法龍隨雲氣回。紫陌紅塵閑日月。琪花瑤草小蓬萊。如今猶記曾遊地。自愧繁華撲面來。(寄題慈恩寺)

程子再生か。

路邊淡州曾泊船。某山某水可盤旋。今因君去歸心切。嶺上春風花欲然。(送安庭性侍者還淡州能仁) 甚だ經意せずして淡々として人に可なり。

青鞋布襪巨峯前。春入江花碧蘸天。三十七年殘夢斷。波間白鳥尚依然。(題江碧齋小軸)

蕭落

童兒執筆惜居諸。千里行從一步初。雖道離言々亦道。休云契稷讀何書。(聽童子讀書聲)

太極翁亡三百年。廬山風月尚依然。姚黃魏紫春如海。近有誰來愛此蓮。(題瀟溪愛蓮圖)

蘭有何德。聖人歌之。深林幽谷。綠葉猗々。(蘭田)

潁水流無盡。首陽春又回。清高人已遠。終日對寒梅。(題扇面畫梅)

第九章 曇仲

傳記

曇仲名は道芳、初め竺曇と號し後曇仲と改む。幼より空谷應公に侍し學業成熟して前輩の稱する所と爲る。谷の相國に住するに遽んで命じて藏輪を司らしむ。秉拂垂語に一衆聽を聳かす。尋いで正印を受く。大周齋公南禪を董するや仲を招きて第一座に居らしむ。既にして性海・椿庭・太清・春屋・

義堂・絶海諸師に謁するに皆推して重器とす。仲芳・太白・惟肖・岐陽の數彦稚を斂めて服膺す。源承相義滿父子仲の玄談を聽きて日の將に晡せんとするを知らず。諸方巨利を以て請すれども門を掩ひて却掃す。養源を京兆に構へて屏居す。玄徒風を抱して戶外に屢滿つ。應永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病に値ひて淨髮更衣偈を書して曰く、四十三年不生不禪、掀翻大海抹過青天と。筆を置きて蛻す。門人之を長生に窺す。門人攸叙(承倫)に東山養源院記あり(浦庵京華續集に見ゆ)。曇仲著す所に駢儷一策ありと云ふも未だ之を見ず。

第十章 心 田

第一節 傳 記

心田名は清播、別に春耕と號す。九歳にして柏庭に侍して習學す。聰敏隊を出づ。十四にして削染納戒、十八にして遊方し一庵麟・大中益・聖徒麟等に建仁南禪の間に從ひ參究鍊鍛するもの十年、藏鑰を東山に司りて結制乘拂す。社中其の提唱を稱す。庭印記を授く。諾庵肇公建仁を主るや播を擧げて第一座と爲す。年已に四十八、承相足利義持鈞帖を下して勢州の正興寺に出世せしむ。此に居ると十年一日の如し。將軍足利義教命じて洛の寶幢に移らしむ。數年にして、嘉吉元年八月建仁を董し

尋いで南禪を董す。時に年六十二歳、文安五年南禪に昇る。幾ばくもなくして伏見の常在光寺に遷り印を解いて東山の太統院に靖居す。享徳元年七十三歳にして寂す。

第二節 著述及び詞藻

高僧傳に云ふ、心田に四會の語録及聽雨集春耕集ありと。今史料編纂掛所藏心田語録附春耕集一冊は原と修史局にて(明治二十二年)建仁寺藏本を傳寫せしものに係る。其語録の奥書に文久元年清住主塔紹材の永源所藏本を寫して文庫に置くことを識せり。又其春耕集の題下に注して又曰聽雨集の五字あり。此に據れば聽雨集は春耕集の別名に過ぎざるが如し。然るに其集専ら詩稿に屬するに、中間忽ち疏文二篇(心關住天龍疏及瑞岩住建仁疏)を見る。因つて察するに是れ或は二書の錯簡合編するものならんか。要するに完本たらざるに似たり。本朝通鑑(卷之六十)に云ふ、當時以得巖(惟)文、龍派(西江)詩、眞玄(太)駢儷、清播(心)講説、稱叢林四絶。玄播共住建仁寺。播亦工詩。其集曰聽雨。聚其駢儷曰焦尾帚。と。此に據れば別に駢儷の一集あるを知るなり。續羣書類從文筆部收むる所の心田詩藁は修史局本よりは篇什更に多く(絶句凡律詩凡百五十首)其末又た少年齊堂(名)と唱和贈答の作ある事猶ほ三益艶詞の如し。附するに文章指南なる者を以てす。疏法四六の字句を略説し對偶平仄の例を示せり。心田の作多くは細巧に過ぎ、未だ其手筆の

大を見ざるも、江西東沼等と共に當時の文運に關係あり。乃ち下に其若干篇を録す。

聞說蛾眉自會稽。笙歌困暑醉如迷。胥江風起潮吹雪。秋早吳王水殿西。吳王避暑圖

秋風薄命閉幽閨。千杵寒聲向晚低。爭得妾身逐明月。寄將正練到安西。佳人搗練圖

漲痕每日沒沙頭。來帶清風去逐流。樓上晚晴人按笛。海門聲近月明秋。月夜看潮圖

春入上林鶯欲歌。曉雲光裡日初和。宮中多暇宸遊早。喚取小車花底過。上林春曉

朝來李徑又桃蹊。香霧籠春望欲迷。一塢夕陽堪畫處。重々紅雪壓枝低。花塢夕陽

京國風塵情不堪。一竿春漲碧於藍。推篷喜見梅花面。月淡煙深野水南。春江夜遊

信州二月雪漫々。何處哦詩駐馬鞍。湖上梅花強半瘦。美人應共玉肌寒。送叔元侍者歸信陽

一別何邊魂夢飛。山中日々共來歸。人生離合元無賴。又問白雲千里關。次韻介石侍者贈眞上人

之行

老去無能髮欲星。渭南竹屋曙燈青。風梢吹亂貫珠響。十五童兒誦六經。書聲隔竹

山林元在市朝間。但得心閑境亦閑。九陌煙花馬塵底。春風獨繞一禪關。偷閑齋

長安一夜雪盈尺。壓我藏書碧洞堂。獨坐沉吟騷思發。誰家低唱翠眉揚。冰粘瘦竹寒猶立。風舞髯松

醒且狂。徑欲騎鸞朝上界。武宮皇闕白雲鄉。和古先侍史雪詩(余時爲重)

(雲閣後)

多年飽看城東雪。夜風通明窈窕堂。密洒竹樓銀箭亂。斜侵茶竈翠烟揚。點開書眼精神健。清殺詩脾

才思狂。今日登臨想風采。玉雲吹滿羽人鄉。重呈先侍者

吾生懶拙更誰依。新築幽齋野意微。雨歇茶烟凝午榻。春殘花蕊襲人衣。招賢且暮青松社。謝俗慵關

白板扉。最喜禪翁寄詩賀。騷盟未敢暮年違。次大雄和尚賀遷居句

前時已阻龍雲會。此夕俄驚牛女期。河漢橋橫鷓鴣影。秋風髮亂累蛛絲。人間咫尺難逢笑。天上何如

有約東。半啓吟扉君不見。爲誰涼露透人肌。述懷(有序)

橋出綠楊外。寺藏修竹間。戶庭新世界。圖畫舊江山。隱几朝々健。擁經日々閑。桐鄉遺愛在。猿鶴

喜翁還。簡巢雲主翁几下

綠髮奇童子。青雲美丈夫。幽貞松骨格。皎潔雪肌膚。千里祝駒齒。一鳴和鳳雛。何時渭橋寺。重語

夜灯孤。寄玉府舜從神童在丹陽

維時逢夏五。此夜卜初三。猶勝汗牛讀。好听揮塵談。石榴蕭寺側。烟竹渭橋南。約束會心侶。論文

長不慙。河梁躡一章謝人

壬寅春向晚。上巳節殊佳。和日草初色。輕寒桃未華。冰臺俱皎潔。月帳送橫斜。莫怪分芳信。詩新

處士家。寄人

梵音晚敲戶。知客向西州。斷柳陽關雨。孤雲海嶠秋。詩情勞鶴側。字牀誤蠅頭。欲話新知別。鐘鳴月半樓。走筆送人之西州

天地双飛鳥。江湖獨宿心。影單斜日外。翎冷碧波潯。離合期何定。雌雄夢可尋。宮娃看此態。不上綉羅襟。題鴛鴦獨宿扇畫

相州兵昨起。助順盡英雄。霸國潰亂後。王師破竹中。青春山向北。白日水趨東。遊學時方好。車書四海同。送人之關左

勝地千年寺。孤吟雨鬢秋。江山幾興廢。塵世有沈浮。曙榻分殘月。寒齋俯碧流。何時陪玉府。秉燭記茲遊。長命寺次江西勻

夜泊萬松寺。曉听長樂鐘。山光侵戶近。宮翠上衣濃。遊客倦飛鳥。老師高臥龍。風烟隣里接。此後更相從。長樂夜泊(肖翁隱處)

與君一相見。浮世幾悲懽。別處青槐暗。歸來白露寒。朝廷新禮樂。月日舊長安。稍喜迎逢近。幽懷且自寬。入京口迎寄文溪上人

海邦遊子意。洛水美人情。儘有南行興。風帆一日程。寄文溪上人
遙岑春更好。遠水晚猶明。何日息機事。借君船尾行。扇面山水

身世脆於柳。俗情危似橋。不如牛背坐。天地一逍遙。題扇面

賤蹤無路謁靈宮。昨夜仙城一咲同。最是多情胡蝶翼。碧桃花下馭東風。夢洞府(齊即齊棠之名)見招

人道壽陽公主家。嬌紅點額小梅花。猶思七夕迎君處。兩頰東風蒸曉霞。咏官梅一枝奉呈洞府(齊棠)人

余昨持琴臺疏。叩南涯双桂老翁。翁從容之際。話及美丈。余曰。今冬當玉府大儒之選。

人興皆以為榮。蓋以幸衡之至公也。翁乃指疏中語祝之。以宗門當礎而期遠者大者。不亦榮乎。

余案嵩仲靈尊僧篇曰。三藏十二部。百家異道。書無不讀云々。伏惟美丈。年少氣銳。名重識高。

而有志于學。千金之刻。尺璧之陰。不可不勤。勤不止則双桂之所祝。仲靈之所稱。古也今也。

如合符節然。況乎三冬之史足用者耶。仲靈双桂者何人哉。有為者亦如此乎。嗟乎少而不學。老

而無知。而或居官而虛席。無功而貪祿者。往々有之。然則賢不肖。在勤與不勤而已。美丈擇之

取。則雲路九重。立致可埃。比之向之虛席貪祿者。何啻霄壤而已耶。因以裁以卑作三篇。勸之

以古學以祝規。亦朋友推輓之道也。一幘多幸。(錄)

殘冬一線日初長。屹々勤書定幾行。天為青年宜繼晷。梅花帳底月黃昏。賦夜雨謝霖見訪

三年孤寺雨聲秋。一滴分明一白頭。快意昨宵簷瓦響。灯前同听不知愁。綠玉眉心

年光世事兩悠悠。京國心驚碧樹秋。天地若無鴻寶枕。須臾敢問羽人丘。鳥雲長髮凝誰思。綠玉眉心

供我愁。惆悵仙遊無復夢。半規殘月暗西樓。
紀夢奉呈霖狀元郎(有略)

江湖莫咲無家客。百歲多情有限身。鏡裏吹添蓬髮雪。府中羞見玉顏春。風雲際會昨宵阻。雨露恩光那處新。寫罷詩篇強自慰。清狂疎懶是天眞。
寄霖

天地若無詩。何由述所思。寄君青玉案。哦我碧雲詞。月砌蟲鳴夕。花溪鳥暝時。唱酬長不負。宜繼陸兼皮(陸龜蒙皮日休)

梅花何處最清奇。烟雨孤村月上時。野水平沙苔鮮徑。鴛鴦眠處一橫枝。
紀夢
綠髮紅顏二八春。天姿寫出海棠眞。何知老病柴門裏。併見此花與此人。
謝惠海棠

瑞岩龍惺住建仁江湖疏

二龍在瀟。霄壤殊蜚潛之勢。一鳥冲天。叢林觀羽翼之成。瞻彼宗師所爲。亦猶物類有異。輿論胥屬。社盟益堅。某人。名家偉才。編苑英物。瑠瑠胸次冰雪。詩無東野之寒。鼓舞筆端波瀾。文有北碕之峻。守素節而終始如壹。念大法而艱難不忘。視篆雨山。丕承搏桑第一祖。改絃百廢。莫媿積翠十世孫。成器於南金爐中。出身于東山水上。曉日黃鸝。三請冀轉法輪。春江白鷗。相宜尙傳漁唱。

第十一章 江西

第一節 傳記

江西名は龍派、別號は猿庵、又木蛇・續翠と號す。京兆の人、姓は平、下總州の太守東師氏の子なり。蚤く建仁の天祥麟公に隨事して入室升堂す。資性俊逸にして梵漢博く記し文辭を以て社中に鳴る。衆僧席を望み公卿門を伺ふ。首め建仁に住し後南禪に墜る。晩に東山の續翠軒に退居す。文安三年八月五日寂す。壽七十二。景徐の京寺十律中の建仁の作に、世無續翠與聽雨、路上獨吟懷古詩の語あり。

第二節 著述及び詞藻

江西著す所數種あり。曰く、江西語錄(建仁兩足院所藏一冊未見)曰く、江湖集抄(見未)曰く、天馬玉津沫(東坡詩抄帝國圖書館所藏)曰く、木蛇詩(又曰釋庵集)曰く、續翠詩集、二書收めて續翠書類從文筆部に在り。曰く、江西和尚騷儷(建仁兩足院所藏一冊未見)瑞岩に跋續翠老人詩の文二篇あり。共に正宗の代作に係る。其一に曰く、此集乃余兄續翠老人遺藁也。波瀾富而鍛鍊精。足以爲詩之法矣。某後幼而嗜吟、其狎友繕寫以贈焉。爲一吟一咏之助。索余系一語于末。所喜老人文字傳於世之如此。故不敢辭と。他の一に曰く、北澗猿翁云。學陶謝不及。則失之放。學李杜不及。則失之巧。學晚唐不及。則失之俗。可謂知詩審矣。同譜某人。頗嗜吟事。其友寫續翠猿翁藁以贈之者。請余一語。余披味斯藁。無所謂放巧俗之失。寔學詩者資以爲法則可也。書之爲跋。と。(共見充尾長柄帚)續翠詩集律絶凡四百餘首、木蛇詩七絶凡二百五十首大半續翠詩集に出づる者

と重複せるも、文字に若干の異同あり。卷末に應永廿七年惟肖(得岩)の跋語あり。曰く、江西以佳製一
篇見示。翻閱數次。鍛鍊加而才思足。知其用意最苦。衰暮之懷。慰藉不少。云々。と。今類從本續翠
詩集既に木蛇詩を以て文字の異同を校し、又其重複する者の外闕ぐる所をも補加しあれば、木蛇詩一
篇は自ら贅物に歸し、復存せずして可なるに似たり。其作苦心の見るべきあるも、多くは唐詩の翻案
に屬して意境陳腐を免れず、今其若干篇を選取すること下の如し。

曉望蓬萊五色深。吹成瑞靄酒成霖。輪因抱日帆稜上。湖海小臣瞻戀心。

蓬萊雲氣

水國風煙晚未收。三竿斜日淡汀洲。安知下有散人醉。啼髮滄浪萬里舟。

漁村淡日

何王宮殿粉墻乾。怨滿東風芳草殘。步暈不來春雨暗。白頭阿監隔簾看。

故宅草色

二妃泣竹幾千年。双管斑々舊滴懸。觀物思人々不遠。蒼梧落照硯屏前。

斑竹管筆

聞說西方有美人。嘉筵花雨四時春。白頭西望五天遠。不意紅雲度海濱。

謝人見惠曼殊沙華

南浦秋色玉數竿。墨痕猶似淚痕殘。蒼梧落月思人夜。想見湘娥翠袖寒。

扇面竹

南浦離蕪映碧流。微香春滿木蘭舟。一從人說王孫草。風葉露根無限愁。

賦離蕪送南游人

點檢平生古錦囊。十篇九是寫愁腸。與君明日又離別。竹院秋聲話晚唐。

秋夕留客論詩

洛水東西五寺秋。眼看搖落不勝愁。何時共鼓木蘭楫。渺々湖波歌遠遊。

送人之江州

藥爐經卷碧窓深。燈下病吟誰賞音。南客不來梅又發。寒梢淡月夜沈々。
病後次故人句

流落逢春々可歎。餘花驚見晚梅枝。去年湖寺獨尋勝。飛雪關山今送誰。恰向窮郊遇二月。能將孤秀

掩羣媼。恩光倘許借朝露。佳實調元合有時。
次希世晚梅韻

昨日皆非今未是。明朝五十恰平頭。流年卒々如奔馬。餘喘累々類老牛。故國長纜牽曉夢。禁城殘角

入春愁。爲君更復增悽苦。泉上淹留歲再周。
歲除叙懷示關上人

憐君病起猶無力。來叩柴關訪退藏。羈翼窮鱗同是慰。長庚殘月兩相望。身緣積毀十分瘦。口爲言詩

三日香。不覺延歡欄影轉。海榴花外又斜陽。
謝仁仲心田二公寵訪(錄一首)

江風脩竹亂。南陌月紛々。欲與隣人語。那堪夜色分。流輝盈尺水。寒碧一叢雲。歲晚論詩地。幽期

不負君。
題幼霞年少扇面

自古惜離羣。逢春矧別君。秦山開畫障。洛水起羅紋。采羽催詩嘯。紅花引袂薰。金華仙袖杳。寓目

對面熏。
贈番禺文用侍史

琴瑟消永日。書畫奉清閑。風拂五絃上。海枯終局間。醉痕懷素壁。詩興郭熙山。安得竹林友。茲遊

慰蒼顏。
題琴瑟書畫扇面

聊誦君佳句。那知炎日長。連章帶風露。滿掬不勝涼。
奉答希世唱和之韻(錄一首)

沈々澗流聲。山禽學得鳴。亂藤荒竹底。立盡夕陽明。

題畫軸

第三節 四六法

雪心の文章源流に云ふ、日本江西四六法云 四六之句法。有六體。所謂輕句、重句、疎句、密句、平句、雜句是也。又曰、有八體。一曰發句。二曰傍句。三曰壯(壯恐狀)句。四曰緊句。五曰長句。六曰過(過恐)句。七曰漫句。八曰送句是也。發句施頭。一二三四字。不用對也。夫、爰、夫以、原夫、于時、竊以、方今、汝當知之類也。傍句。中用之。不用對併韻聲。抑、故、斯、爾、爾時、可謂、就中、於是之類也。壯(宜作)句。三字。用對。可調平仄。緊句。四字。用對。可調平仄也。長句。五言以上。或曰八字九字以上謂長句。或曰跨句。又曰短對。四言五言等之句。用對。隔句間施之。有結前生後之意。漫句。四五六字乃至十餘字句。不用對。不調平仄。或施頭。或施中間。或施尾。送句。施篇中句下。不用對。不調平仄者也。而已耳也之類也。(見文章源流下卷)是れ皆虎關の四六法に基くものなり。

又天隱和尚四六圖及び月舟の蒲室集疏抄に江西蒲室四六講時口傳なるものを載す。二書文字若干差異あり。今疏本を主として左に録す。

某の後に、(天隱四六圖本。作八字稱後)隔句對を三對かきさう。蒙肇(四六圖本。肇作頭)の隔句對の外也。さりながら、三對かけは、筆力(四六圖本。無か字)ない者は、よろめいてわるうさう(四六圖本。あししい)ほとに、大略二對かいたかようさう。

(四六圖本作二對書か可也)

八字稱より後は、九對に過ては、不可書。かくは無法度なこと(四六圖本無)也。

某後(四六圖本無)、隔句對をかく時、上四字下六字、かいつれば、其後は又ちかへて、上六字下四字に書也。上下の四字(四六圖本作六字)の字の前後は、かきてのはからひなり。

四六には、八體あり。其八體の中、五は禪の四六には(四六圖本無)不用。其内三を用也。

發句とて、惟以れはなんと、かくを發句と云也。發句は八體の中てはなし。

傍句と云て、なかの句に、乃而なんと、虚字をかくを傍句と云なり。

盛句と云て、三字の句をかくを云。英本作壯句。

緊句は、四言一對の句なり。八字稱は必四字也。

長句は八字句也。八字の長句を三對かくは、無法度なことなり。不可過二對。

過句と云は、隔句對のあわいの事也。

漫句と云て、今の四六にはなし。しつかと對した中に、對もなう長云なり。今の乗佛提綱なんとに、をくへいつて、對も無う長くかくを漫句とはいわす。(四六圖本作云はんそ)

送句と云は、耳也なんとと、をくにとむるを云なり。今の四六にはなし。

隔句の中に六科あり。輕句、重句、疎句、密句、平句、雜句、此六科あり。(四六圖本)
輕(四六圖本有句字以下倣之)の隔句は、上四字下六字、これか本也。まつ最初にかいて人にみせは、輕隔句に可書。(四六圖本有也字)

重の隔句は、上六字下四字なり。

疎の隔句は、上三字下は七字八字九字までもかくなり。是は今不用。

密の隔句は、上は七字八字九字までもかく。下は三字。

平の隔句は、上も下も六字の句なり。

雜の隔句は、上三字、下多ければ十二(四六圖本無二字)三字、四字かき、上を十二(四六圖本無二字)三字もして(四六圖本)作か、下三字もしさう(四六圖本作かきさう)。又は上八字、下四字、又は上四字五字して、(四六圖本作かいて)下八字九字もかささう。

今所用は、雜の隔句、輕の隔句、重の隔句、此三を用さう。

上に四字かいたに、其したに又四字あつかわせてかくは、無法度也。(四六圖本無此一條)
今の四六、(四六圖本有八字二字)九字より多は不可書。

天隱四六圖本に又江西和尚四六口傳十條を載す。左の如し。

- 一 蒙頭には隔句を用也。輕の隔句を爲好。然れとも不守一隅也。
- 二 結句には直對也。此下に其惟の二字居也。
- 三 八字稱には凡四言一對を本とす。
- 四 師承は隔句一聯。但對には其人の事を書くを本とす。
- 五 和句は直對也。二對も一對もあり。又無も一體也。
- 六 實録は隔句を一聯書くそ。其人に師承なければ前の師承の處實録を一聯書て此ては縁語を可書也。
- 七 又有和句なきも不苦也。是も和句と云。和らけ句とは上下の理を和あわするに依て云也。大事の物也。
- 八 自叙は直對一對也。凡八字を本とす。
- 九 には隔句前は自叙にかけ後は其人の事を對也。
- 十 祝語は此も直對也。凡此分也。此外色々體多也。凡啓割は十對也。十二十三對までは法也。十四十五は無法度也。蒙頭と八字稱には肩の聲可調也。

第十二章 瑞岩

第一節 傳記

瑞巖名は龍章、後龍惺と改む。一字は仲建、自ら蟬庵と稱し又瑞岩を以て別號と爲す。泉州石津の人、世譜は源姓、其先は山名氏、父は因州の刺史、南樵と號す。惺天資英邁毎に出塵の想あり。明徳二年泉州擾亂して族黨禍に罹る。家人惺を攜へて深山に避け一古寺に投ず。寺主之を憐み護摩壇の下に匿して追兵の難を脱するを得たり。山名巨川の夫人無染之を保護す。十一歳にして東山の一庵隣に從ひて沙彌と爲る。操持凜然肄業純如たり。庵甚だ器重し左右に謂つて曰く、吾が門を張皇せん者は此兒ならんと。十七にして所習を試みて得度進戒す。嘗て曰く、世間の文字に精ならずんば焉んぞ聖賢の所爲を知らんや、と。乃ち經史百家の書を探り旁ら古今の標記に及び咀糠繼晷唯だ及ばざらんことを恐る。庵惺に謂つて曰く、文字の學益なしと爲さず、然れども出家の人宗法を以て急務と爲さずして専ら估畢に吟らへば豈に誤らざるを得んやと。是に於て先づ詢ふに外書を以てするに應答響如し。乃ち手を展べて曰く、我手何似佛手と。惺茫然として謂ふ所を知らず。庵曰く、適來、口吧々地、才至擧手、早成隔礙、病在甚處と。惺曰く、不會。庵曰く、一切現成更教誰會と。惺契せず。因つて學ぶ所を棄てて專一に禪觀す。庵天龍南禪に歷遷す。惺從侍して離れず。古今を商榷して親く印記を受く。時に年二十四なり。尋いで庵順世す。惺離師太だ早きを恨み一衲一鉢守志移らず。少林の惟肖(得

岩)巨川居士に語るに岩清苦の狀を以てし巨川爲めに委施する所多かりき。二十八歳東山の太白(眞玄)岩を擢んでて藏司と爲す。常に江西・慕哲二法足に従ひ玄論し詩を哦す。屢諸山に疏聘選取せらるゝも堅辭して就かず。文安三年六十三歳、大將軍請じて建仁に住せしむ。寶徳二年山名宗全推薦して南禪を主どる。入寺の日台旆入山し宿納雲集す。住持すること半歳にして老を告げ印を解きて東山の靈源庵に退休す。長祿四年秋微疾を示す。僧録司瑞溪鳳公自ら藥劑を持して安を問ふ。惺拜して嘗めず。臨終筆を執りて書して曰く、送於祖塔々傍、掩土頰九淵和尚、唱無常偈、諸公珍重、長祿四年閏九月初五と。筆を擲つて坐脱す。世齡七十七、天與(清啓)文を製して之を祭る。停龕十三日顔色紅潤生けるが如し。護國塔下一庵と江西との左側に窵す。南禪の雲章・東沼等偈を作りて之を惜む。岩平居學徒四來し戶外懸盈つ。門人正宗(龍統)之が行道記を作る。

第二節 著述及び詞藻

正宗云く、瑞岩有二會語錄。其說法也。則如轉丸於千仞之間。縱橫高下。無影迹可尋。有外藁若干卷。其爲詩也。不祈新巧。不尙險快。以言外之意爲主。觀者不具眼。乃以詩語之工稱之。不直師一笑也。(瑞岩行)語錄三冊今建仁兩足院に藏す(末)外藁名を蟬庵と題し又蟬閣と曰ふ(末)正宗其後に書して曰く、五府佳少湖月。風裁俊邁。好學嗜吟。其游。書此藁。投之湖月。傳其游。求予系語。示其精微。

予曰。學詩如學兵。雖能得其法。而不能其奇略縱橫。以參闕外之畫。則不足稱作者也。昔趙王令馬服君之子括爲將。蘭相如曰。括徒能讀父書。不知合變。予亦徒誦翁詩而已。今也。爲湖月何言焉。湖月自得。必有曰矣。其游曰。請爲書之。不獲已。書以付。寬正壬午孟秋仲浣。

第十三章 信 中

第一節 傳 記

信中名は以篤、姓は三善氏、淡州三原の人、法を慧日山の太蔭樹公に嗣ぐ。永享の初め出でて淡の棲賢に住す。居る事六載にして京の安國に遷る。尋いで東福天龍を経て遂に南禪に昇る。時に年六十八、列利徳を欽し舉都風を抱す。此歳慧峰の南麓に宗鏡庵を構へ印を解きて休す。未だ幾ばくもならずして戢化す。寶徳三年十月一日なり。

第二節 著述及び詞藻

信中、學梵漢に通じ、才文翰に優なり。明の潘少卿の使して本朝に来るや、或者中の詩疏を編し、刺を官驛に修し、以て一語を求む。潘曰く「一見して人をして驚駭せしむ。禪林の中是の如き巨擘ありや。詩は猶ほ商榷すべし。惟だ疏語の如きは區々の及ぶ所に非ざるなり。序跋の若きは持し去りて名

公大人をして之を作らしめん」と。師變本傳に於て中の鎌倉慈恩寺に遊ぶの詩と蘭香林住大徳山門疏とを擧げて云ふ、余需其住諸利之語。記室失之。所著疏稿。曰晦夫集と。今續羣書類從釋家部に晦庵集(題後晦庵稿)あり。即ち中の疏稿たり。但名字に小異あるのみ。篇數凡八十、太愚・岐陽・祥岩・東陽・天英・愚極・雲章・聖徒・殿中・唯忠・古幢・月岩・徳祥・太虚・江西・謙岩・景南等住山の爲めに草せる者各篇脱字尠からず。今左の二篇を録して其の筆致を見ん。

大愚和尚住惠日山門疏

皇帝二載秋。威風覽輝乎千仞。風雲一朝會。神龍震蟄乎九國。至人允從靈物飛潛。宗教必與王化終始。某柎祖古幹。松柏高標。拙盡巧生。偉才傲北澗豚叟。唱高和寡。說法類南堂老師。即知文字談禪。不妨翰墨遊戲。畫大虚作五采黼黻。彫蟲篆刻何爲。攪大海成一味醍醐。蚊虻修羅百里。承繙林積弊之後。見宗匠再興之初。明星煌々。螢燭頓熄於蒲葦。長夜漫々。金烏歛昇於搏桑。稷契法門。堯舜吾聖。

仲太虚住清見道舊疏

劉季先入而定關。得所約也。子貢後出而存魯。豈好辯哉。然雖行止皆天。亦要進退殉道。其量吞湖海。眼空乾坤。豪氣臥百尺樓。胸次藏數萬甲。少林二株爛桂。聖識可徵。長慶七箇蒲團。公案未了。

力紹茫々墜緒。發揮落落々眞機。吾徒起南頓之宗。斯舉得東道之主。先進禮樂後進禮樂。周旋道德之中。彼無町畦我無町畦。相忘形骸之外。聊期晚歲。母負初心。

第十四章 雲 章

第一節 傳 記

雲章名は一慶、平安城の世家左丞相九條藤經嗣の子なり。至德三年桃華坊の第に生る。幼より逸群、衣冠の榮を顧みず。六歳にして山崎の成恩寺に投ず。十六にして落弟受具して名を東福に隸す。應永九年、明の天寧の天倫葬公、上竺の一庵如公、使を奉じて來る。章造り謁す。倫見て器重し、乃ち賦を賜りて曰く、十二年前蚤出家、因縁傳得祖袈裟、黃梅夜半曾分付、把住無容失左車と。城北の聖壽寺に往きて岐陽秀公に參し、朝昏辛勤して内外を綜究す。又南京に遊學して賢首慈恩の教疏を聽采す。岐陽東福を領するや、充て、輪藏を典らしむ。常に陽と碧巖集を評論す。其の羅紋結角の處に至りて陽掌を抵つて賞す。永享三年四十六歳、普門に開堂す。七年後小松上皇手詔を賜ひ、入内して元享釋書を講ぜしむ。嘉吉元年東福に遷る。寶徳元年太上皇御照容を寫して章に敕して贊を作らしむ。上皇も亦和歌を製して其後に御書す。是歳冬、詔を奉じて南禪を主る。道叢下に振ふ。住職三月にして慧

日山の寶渚に佚老す。享徳二年、左金吾源徳本建仁の西來院に就いて章を請じて陞座說法せしむ。章身を律すること甚だ嚴、脇、席を沾せざる事十七年なり。居常衆の爲めに百丈清規を講ず。寶徳元年病に嬰り偈を作りて曰く、一十五年坐不臥、一百餘日臥不坐、放屁合著大石調、釋迦彌勒難作和と。寛正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坐化す。壽七十八。敕して弘宗禪師と諡す。同門翺之、行實の狀を作る。

第一節 著 述

雲章毎に喜んで程朱の説を誦し、理氣性情圖、一性五性例儒圖を製す。又清規要綱、五燈一覽圖を撰す。然るにその性理の書今見るべからざるは惜むべき也。

第十五章 東 沼

江西の講友にして三教に兼通するものに東沼あり。

第一節 傳 記

東沼名は周巖、別に留月道人と號し、又祥光と稱す。本貫を詳にせず。南禪の遊叟藝公の心印を佩び儒釋道三學に涉り好んで莊子を読み、當時に推重せらる。初め鈞帖を以て相國に出世す。流水集の月翁周鏡の跋に云ふ、東沼位至相國而止、唱滅焉、惜不及董龍山之席、と。高僧傳に後升南禪とせる

は蓋し誤なり。桑門の耆宿名を欽し槐下の公卿風を貴ぶ。寛正三年正月二日五葉庵に化す。遺偈に曰く、東沼行脚北斗藏身、露千江月、萬國春と。

第二節 著述及び詞藻

流水集五卷は即ち東沼の遺稿なり。今東大圖書館所藏寫本四冊、延徳二年月翁の跋文に依れば、語録の外、詩文等の述作九百五十篇を編して、流水集五卷と爲すと云へり。第一冊は詩集、第二冊は序記、第三冊は疏、第四冊は説跋銘祭文等なり。集中に九淵、天與の入明に送るの序、綠毛龜の記、鳳瑞溪住相國疏、心田住南禪疏、及び江西を祭るの文等あり。東沼學に於ては三教に該通し特に莊子に得意なるが如きも、其詩文は工夫概ね疏略に失し、見るに足るべき者幾ばくもなし。詩に於て殊に然り。文は稍や勝れりとす。姑く其數篇を録して當時の文變を示すべし。

蓬萊有約双黃鶴。江海無眠一白鷗。吟落青灯花數點。鳳樓月色細於秋。

詩招尾陽天麟侍者

高僧飛錫海天風。一匝瑤都句法工。起折梅花傳遠信。青山聳在白雲中。

詩饒東英知藏歸湘寺

壺隱封疆天地開。人間亦有小蓬萊。此中更欲知佳境。戶外青山排闥來。

三友亭傍有壺隱

此人何似々梅花。雪映瑤樓月碧紗。別浦寒潮無限恨。東風載夢洛南涯。

招人

送澗上人登五臺拜文殊遂謁土州副使序

河東澗上人將行。予告之曰。若知大權菩薩。因禪那力。變現於種々境界乎。夫自京至平土州。水驛千里而遠。則宜見千百文殊也。海水漫々。文殊之知也。海雲擾々。文殊之髮也。海峯突兀而走陸。文殊之獅子也。海月嬋娟而漏雲。文殊之入法界而出法界也。至若高(字)勁櫓。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皆文殊之照現也。上人當是時。孰爲是文殊。孰爲非文殊。且日之光如燭。日之狀如橘。如(字)盤盤生焉。而眇者難見也。乳之色白。如來如雪。如鷲之羽毛映焉。而闇者亦難定其實色。上人往哉。行問之於彼州之副使藤氏賢心居士。居士今呂吉甫也。學通內外。識貫古今。其必見蒲葉衣之大士於五臺之隈者乎。韓愈云。吾師道也。

送湖隱上人歸播之船渡序

愛山必山居乎。藍崖驪巒。坐臥常對焉。愛海必海居乎。翠浪碧濤。遠近每翫焉。然則山也海也。二者宜何如而可兼愛哉。所每恨者。居於山者。隔於山之深。而海不可以見焉。居於海者。亦隔於海之濶。而山不可以見焉。慧峰湖隱上人播人也。一夕過余而曰。詰朝將有播之行。子其一言之。余問其由曰。身雖洛而夢無夕不播也。是無他。嗜於山水也。而問焉曰。其處山乎。曰山也。其名何也。曰號船渡。又問焉曰。山而號船渡。寧其有以乎。曰嘗有海而通。其水枯而不知年矣。雖然。波濤之所槌(字)漂。螺蚌之所黏緣者。迴崖疊嶂之際。其跡往々而存焉。至若雨自四山而霽。暴動礪流。漲起溪查。

而淡日曷々之夕。漁歌與樵唱。其聲若在耳也。由是言之。海山之勝。可兼愛者。其惟播之船渡乎。且夫按周子太極圖之文。有言。曰洪荒之世。常見有高山螺蚌殼。又曰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變而爲高。然至山而海。海而山。子何怪也哉。余辯無言。而告之曰。有似於山。故愛山。有似於水。故愛水。然而上人言。猶繫於變者也。上人其知不繫於變。而愛山水者乎。上人其知之乎。山是山。水是水。上人領焉。於是乎序焉。

十哲圖序

古今愛畫者多矣。未若因畫而作文矣。因畫作文者多矣。未若因文而明性也。仲尼門有十哲。如釋門十大弟子之列。何謂十大弟子哉。大迦葉頭陀第一。身子智慧第二。目連神通旃延論議阿菟天眼富樓那說法善言解空阿難多聞波離持律羅云密行各居其一。何謂孔門十哲哉。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遊子夏。夫當釋尊出世之盛日。蓋數靈丘百萬之英傑。英傑未嘗無也。而求其如十大弟子者。亦不多見也。撰魯國三千之學者。學者未嘗無也。而求其如十哲者。亦不多見也。吁。善人少。而不善人多。于古于今。雖云大辨者。不可分辨矣。夫仲尼儒者之冠冕也。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之不行。乃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於是。西入周。南至楚。畏匡厄陳。干七十餘君。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歸其所。

仲尼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而仲尼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于唐朝。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唐朝。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于唐朝。乃旌入聖哲。正觀二年。升仲尼爲先聖。以顏回配。四年。諸州縣學。皆作仲尼廟。開元八年。詔十哲爲坐像圖。今也觀茲圖。前而回顧者。後而疾走者。穆風袂者。搖月扇者。似賀者。似嘆者。曰兄曰弟。各適其適。頗有似乎放心遺形之勢。仲尼之徒。豈其臻茲乎。予聞言於古之人。曰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夫仲尼之道。否於周秦。昏於漢魏。息於晉宋。鬱於陳隋。而遇于唐朝。萬世之憤。一旦而釋。則爲其弟子。儻蕩其心。倡伴其形。嘻咲而躍。亂囑而賀。其理之本然也。非畫筆之妙。執幻之乎。慧峯南翁能公知藏。僧林之燼。佛海之龍。窺三藏十二部。有藏殿有脚之譽。亦兼從扶桑大儒外記業忠公。傳詩之雅頌。易之彖繫。春秋之懲勸。以植於內。文于外。以故造次必於儒。顛沛必於儒。然則公之愛畫者。因貴於儒耶。貴於儒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性。明於性者。以物不污我。洒々然。落々然。躡々焉。伴々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釋何人也。儒何人也。予何人也。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因合而記焉。爲十哲圖序云。

第十六章 南江

第一節 傳記

南江名は宗沅(一作)、濃州の人、初め相國の雲溪に従ひて僧と爲る。去つて濟洞の諸老に參し省發する所多し。後一休純に參して解學を弃つ。永亨の初め休に従ひて泉南に遊び、海濱に盤旋する事三十年に及ぶ。遂に初服に返りて漁庵老人と號す。寛正四年夏病を以て穀を屏くこと數日にして住吉の茅庵に卒す。壽七十七、鷗巢集あり。

第二節 著述及び詞藻

漁庵小稿一冊、史料編纂掛藏本、修史局にて建仁寺本を謄寫せし者。絶句凡四百首、五七言律凡八十首、疏稿凡二十篇、序記說祭文等の類數篇を收む。中に雲章・江西・瑞溪・心田・翺之等と贈答應酬の詩あり。其作概ね纖巧に失して氣局大ならず。合作極めて少し。今只其若干篇を採録するのみ。

京國故人南國逢。雖愁衰々話殊濃。可憐不似曾遊夕。漁屋殘燈海寺鐘。泉南客屋桃溪水心縮谷

三友至

簾幕沈々燭影明。會真有約不堪情。美人輕踏杏花月。夜院春風送履聲。

官女圖

萬岳千山古廟幽。帝令神女此遲留。風宵踏斷青鸞佩。殘夜歸來弄碧流。

神女廟

三年已罷九州師。封内清風海内知。忽上青雲卻回去。舟中只載野僧詩。

送大内公西還

路入仁和穠書閣。桂蘿寒色照人顏。樓頭欲暮換詩興。小雨斜懸木末山。

北山秋晚

世事多年逢百艱。移居南北髮斑々。秋風偏做歸田客。笠底寒烟養外山。

寄人

來書恩重欲酬詩。半日沉吟得句遲。一自將身閑處着。中心無復死灰吹。

自大原山舍寄季瓊

溪行一水二三橋。壞道湍鳴奇石饒。十歲重來無熟面。林間塔杪獨相招。

辛未初春入觀心詠二十

篇(錄四首)

曾卜漁庵住澗阿。回思慈寺往來多。白雲與我心期在。也戀山中好薜蘿。

同右

天地之間少賞音。漁庵蹤移入亂山。深山偶有敲門客。開戶驚飛啄木禽。

同右

十年前事鳥呼風。夢熟邯鄲旅枕中。春色似迎曾宿客。梨花一院月朦朧。

同右

離怨關懷暮色寒。秋風聲度碧蘆灣。南朝古寺幾僧戀。雲路佳人一舸還。

送少年歸京

旅夢迢々戀故峰。愛君心與白雲濃。渭南秋雨竹房夜。想見吟詩送曙鐘。

錢雲心侍者北歸二首

兩面相期南國遊。春梅未落會津樓。暮年記否漁庵跡。只似蘆花淺水舟。

同右

一臥江湖暮景斜。豈能春色溢情涯。村房逢着青雲客。晚雨借窓看落花。

次鈍庵韻

春有意耶無意耶。風光偏屬嗜詩家。曉園殘雪鴛鴦度。次第梅花又杏花。
 二女欠伸春困初。床頭欲落手中書。淡陰日永飛花外。鶯語蒙求似起予。
 龍門佳客問漁踪。泉上不逢河內逢。春雨兩宵無限量。孤村花落曙樓鐘。
 許詢支遁共風流。可咲冤家來聚頭。村舍白醪人不醉。津樓暮色起離愁。
 於津南而回
 送藤家晚樵子遠訪漁庵

春意齋
官女圖

謝廷麟藏司來訪

金華何代寺。建武創基新。閑讀上梁字。有懷開國臣。祠堂深樹雨。方丈暮花春。曾向圖中見。青山似故人。
 遊金華(二首) 錄一

石巖孤絕處。欲去禮慈容。湖雨鷗邊歇。鄉人馬上逢。沙樓春市酒。關寺暮天鐘。要我此留宿。明朝入碧峯。
 石山道中、遇鄉友少曇上人、遂宿大津驛

去年嵐際寺。歛屨入松局。詩外囊無物。禪餘床有經。煎茶留夕語。拾葉下秋庭。知慕亮公隱。簷山族々青。
 寄西山故人

迎節吟衣底。寄書居士家。惡詩難換酒。清話只宜茶。菊似去穉見。貧猶今歲加。參禪曾有約。莫厭寺門遐。
 重陽寄竹齋居士

圖畫對衰顏。秋荒蘆葦間。何人曾隱處。有屋此漁灣。簑底長江雨。舟前他國山。支郎能買沃。最苦

是塵寰。 題 畫

洗眼觀心榜。能令俗慮寬。水聲門外遠。山氣寺中寒。松韻入僧咒。楓烟傍帝壇。回看人世隔。蜀道幾多難。
 辛未初春入觀心寺詠廿篇(錄一)

老樹數家村。夕深不置門。誰賓誰復主。携手踏黃昏。
 鄉心榆塞北。旅影洞庭西。忽被蘆風駭。引群別渚迷。
 同 右

納衣下事平々過。藏勝庵中借榻眠。午雨欲零雲着地。頭風難愈日如年。花開花落客難底。鳥去鳥來書院前。道聚一句謀暫憩。未知何地遂歸田。
 藏勝庵寓居次故人韻

南尼百驛限諸夏。曾對畫圖思莫窮。海客椰帆懸暮雨。蠻僧蕉縷織秋風。天涯一別幾番夢。山絕四州孤島中。五髻蒲童無恙否。詩成杳々送飛鴻。
 寄海南故人

兵庫城邊春放舟。聞君遙企五臺遊。客中二月仍三月。關路九州連四州。蜃氣晝沈津靄薄。鼉聲夜落渚潮收。江庵知愜師翁意。化跡飄然兩歲留。
 送季英赴土州吸江庵

虛玄既欲覆宗國。伺隙群兇縱傲頻。芍藥畀中思好味。薔薇洞口起賢人。衰花泣雨多情色。殘架臥春無力身。誓爲蒼生定經略。東山不踏綠苔塵。
 薔薇洞

堂上青嵐供坐嘯。胸中文字養平居。孤灯招我夜聯句。丈室延僧晝講書。簷鳥不啼春雪底。庭花欲瘦

暮寒餘。竹房賤迹接南北。來往無多髮易疎。 西禪客居寄大通上人

湖心住惠峯江湖疏

丞相祠堂。不改古栢之色。國師法席。漸稀雨花之香。臥榻傍未容鼾睡人。強弩末猶借蹶張力。某出
奩古鑑。在璞潛珍。奔走成風。獨不踏今時之轍。休居自樂。因多讀古人之書。琴百納而希音何多。
門三盈而先宗未冷。南山鼈鼻。活弄果屬何人。西川烏頭。毒種彌播此土。頽風雖委諸蔓艸。惠日未
沈于落棠。收青雲於手中。諸公袞々。裏清風於蓑底。舊夢依々。

鷗閑齋記

相易作上人。予嘗字之仲輔。略識其爲人也。篤厚而能文。凡吾徒所宜爲者。甚淳悉也。佳君子哉。
壬寅夏。又寄聲請鷗閑齋之記。子之好鷗之事。未之前識也。大抵欲江湖者。言鷗者。欲問、無爲也。
無事也。非離倫超俗黜華處實之人。不欲焉。宋黃太史。演雅詩出。而賢否焯著矣。子今當彼汲々勢
利者。蠅營蚊鬧。涉死地而弗悔。駢首接踵。阡陌成群。而獨超然避人寰。循山澤。厠迹禽鹿豕魚。以
欲驚厥懷也。是故。特寓所愛於晁夕地爾。雖鷗之性至閒。漲海中。每與潮上下。先春颺而還影於渚
岸。週烘日而移夢於磯沙。弋不篡。射不加。悠々焉。蕭々焉。風或雨之夕。簑人笠徒。與不亂行。
故其萬里可馴之地。殊無處所矣。子之鹿峰。距海可三二里。而遐厥麗門綯閣。夕暈晨魚之韻。與琅

梵響。互紛巖乎其間。斯時也。齋於鷗間。何有哉。且子進武諸彥。道見契於縉紳也。一旦視蒙之
暫然。延館之苟然。豈夫齋與偕乎。於是乎。子之齋也。築於無爲。靚於無事。攻鋤乎滄浪。戶牖乎
汗漫。曲勢必證不濁。處置必曉不濁。中有子之鷗。汎舉滅沒。泊然乘天地之盈虛。玩暑寒應往來。飄
若無與於世。庶幾乎作齋之道備矣。爾則子之鷗何地也。吾不能以贊子之齋之功矣。異日往索善詩能
言之士。使江老人(西江)歌之。上人東雲師之孫云。某記。

第十七章 翺之

仲芳・太白等の後凡そ三四十年間、室町後半期に傑出せる一大文宗を翺之と爲す。

第一節 傳記

翺之の傳記其詳を得ず。本朝通鑑(卷六十一)に云ふ、東福寺の僧慧鳳大明に赴きて西湖に遊び、蘇仙
の柳林逋の梅を觀、詩を賦し文を作りて興を遣ると。其注に又云ふ、慧鳳、翺之と號す。不二庵方秀
を師として東福寺に在り、位藏主に止まる。世に慧鳳藏主と稱す。博識にして詩文を嗜む。然るに草
稿を留めず。晩年に及んで纂編して竹居清事と號す。世に傳ふ慧鳳周鳳(瑞溪)共に丹波の人にして、又
一人ありて諱を鳳といひて州を同じうし、丹陽の三鳳と號せらる。而して翺之最も勝るが故に、慧鳳

を謂つて大鳳といふ。然るに慧鳳は首座に登らず。周鳳は年を逐ひて榮顯したりと。然るに羅山文集(卷六)に言ふ所は此と異なれり。曰く、慧鳳周鳳二僧同時。而謂瑞溪爲大鳳。以對翺之故也。然以今見之。瑞溪者不可及也。其博覽冠諸輩。竹居清事未見之。故未詳慧鳳文采如何。と。未だ其著作を見ずして濫に品臈を加ふ。是れ同一人の言ふ所にして彼此齟齬する所以、羅山竟に杜撰の誚を免れず。然るに文集に見える所は、一時の隨筆、寧ろ通鑑の稍や精なるに取るに如かざるなり。翺之生死の年月を知る能はざるも、竹居清事中の寄長壽慎知客の詩の序文に予之拜先師乃己亥歲とあり。己亥は應永廿六年に當る。此年初めて其師岐陽に謁せしなり。又寛正六年九淵(諱)の竹居清事に序せる文に、翺之以文名世者四十年とあり。此四十年實に岐陽没後の年間に當る。因つて翺之の文界に翺翔せし時代亦略ぼ推定すべし。而して其後半は即ち將軍義政の東山時代に於て、江西・心田・信中・瑞巖・東沼・雲章・南江等の逝くを送りて略ぼ應仁以前の一期を了し、次いで應仁文明の間に於て瑞溪及び村庵等の老納を残して去れり。更に之を承くる者は乃ち桃源・横川・九淵・天隱等の別に應仁、文明以後文界の新時期を畫するものとす。

義政の徳政を行ひて貧民を救濟するや、翺之乃ち徳政論一篇を作る。亦實に一時切要なる治安の一策論なり。蘭隱の竹居清事を携へて明に入るや、前監察御史張式(諱)其後に題して曰く、觀師之文。蓋

僧而達治者也。使其從吾道。得入官使之列。其弘詞奧論。豈不有神於化理哉。惜乎。具大辨才。而悉歸於空諦。有大智慧。而卒付之覺乘。實斯文之不幸也。然其望之理。即抱之氣。則不以地位而有間焉。云々。守黒子の惜む所は亦實に吾人の惜む所、而して其の之を惜む者は何ぞ、獨り翺之一人にあらん。虎關・中岩・夢岩・義堂・絶海より惟肖・岐陽・瑞溪・萬里・桂庵・文之等に至るまで、文質彬彬其の有用の材、皆此痛惜の感を同じうせざるは無きなり。然るに守黒子は當時の我國情を知らず、若し之を知らば未だ必ずしも唯だ之が爲めに斯文の不幸を歎ぜず。又當に其時に幸する所あるを賞すべし。所謂徳政論なるもの即ち左の如し。

人君代天立極。爲天下之心焉。蓋心以御萬物。人君以御天下也。唐虞之天下。樂唐虞之心。桀紂之天下。病於桀紂之政。桀紂之政。謂之暴焉。唐虞之政。謂之徳焉。且夫人君以徳重於上。則天下定於安矣。人君以暴重於上。則天下栗於疑矣。堯有不肖。舜有頑嚚。父不得而傳之於子。子不能得而受之於父。一暴一徳。不移而遠。天下有暴主。一人之暴也。天下無人主。天下之暴也。民以相讐。天下失心。況徳政仁治主之乎。昔宋太宗皇帝。謂宰臣趙某曰。今南北征伐交發。一假寐非朕之心也。朕聞海外有國。國主南面。而居其所而已。凡百司之務。佐扶之良。舉以總矣。朕甚羨之。皇朝府公之權。與人君半。府公若有梁頰之變。則赦放罷市。於是。細民之奸猾者。乘以爲不飢之需矣。金谷之周於急者。土

壤之鬻於人者。質躬成良家之隸皂者。黨附氣應。羣呼而頹和矣。一鄉于而萬鄉喁矣。滔々皆是。富兒鼠走。貧男蜺睨。戈矛四攻。殆將緒於山丘。謂之德政。嗚呼是何哉。昔汝之梁。朝將無繼於暮。汝之服。冬將有死於凍。彼出金以利乎汝之一冬。彼出穀以支乎汝之一日。方於此時。德彼如父。敬彼如主。彼何讐哉。百計將不有行利於彼之生焉。彼非徒富有其金谷奇貨。以豐頤其口體。娶著其聲色。以肆盈彼之所欲而已。彼亦昔如汝之貧。一圭之物。不妄使。一黍之粟。不妄分。餒不敢自啗。冷不敢自衣。守之如城。僅克臻於茲焉。而後沾親瞻瞻於窮族。國用之不足也。官吏不責汝而責彼矣。軍實之不洽也。士卒不給汝而給彼矣。彼保愛雖末毫芒。以俟於家國鄉黨不時之備焉。脫龜筒而割生肉矣。彼獨何人乎。僕切以爲凡治天下。仁以成經。義以成權。雖寬不可忘於義。雖察不可忘於仁。天下不可以無重望之大臣。天下不可以無遠謀之機臣。無遠謀不能以應時變。無重望不能以服衆心。必有重望大臣。而副以遠謀之機臣。內以仁與義守之。外以寬與察資之。四海可坐而觀於掌上也。況里下黠氓。千鈞之弩。豈足假老孽焉乎。眉山夫子之言曰。人能碎千鈞。不能無失聲於破缶。搏猛虎。不能不失色於蜂蠆。吾請論之。天下之民。一富而十貧。十饑而一飽。衆勝於寡。少歸于多。古今之勢也。如人之治不起之沉疴。先證知其脉絡。而洞識其不平之氣。不調之血。在肝在肺。在於心脾命門。府乎藏乎。然後視君臣上下之品。投之藥。膏肓之病。其可起也。察其情。伺彼隙。不使彼知。而期彼於降矣。是不足多費術

焉。今一細民之紛起。一家之竭乏。雖似小故。其弊有大可畏者焉。實其下而犯上之兆。上而受制於下之漸也。幸而無陳吳之伍之唾手而睨天者而已。烏知乎滑不知所止。有至於無所可奈之何者矣。可謂不飲之需也。嗚呼。天下之爲天下。以勢焉耳。今夫庶民之從於士卒。士卒之從於將相。將相之從於一人。皆以勢耳。今且苟一失其勢。舉止不得其所。奸猾之流乘之。而百桀紂暴於下矣。故曰。有暴主一人之暴也。天下無人主。天下之暴也。民以相戮。天下失心。繇此言之。是固蜂類之必不可不拂者也。經之常之理也。仁之不得止者也。昔者秦階和平。岳瀆封禪。惠於下民。專示恩。方聖主之升霞。念彼貧賤無告之民。下以均等之法。謂之德政。時又氣淳。予者不甚傷。得者不甚競。可謂上下順承。政令發於德矣。方今四海待治。府中之權。如盤石焉。奇計妙斡。神威雷行。天下之勢。實歸乎羽翼大臣之手矣。然大々小々。權之道也。義之本也。事之奇通也。元凶未誅。舊惡未報。不似小赦彼貧愚之所乞。以弭封內之焯々。以事彼大之爲上策也。況富者之散財。如臨河汲水。雖失有餘。窮者得金。如涸鱗之遇於濕。飲小爲生。若能如彼之所乞。窮者可以忘半年之患。富者涉於三年。儼亦能有所復於其舊焉。而後致其主於唐虞三代之治。以使其民。樂其治。而醉於其化。於是乎。黔首熙々於下焉。衣冠濟々於上焉。武作武之遊。文作文之遊。并於市。歌於野。是則天下之心。失焉而後得也。可謂德政有驗矣。天下豈有勢之失仁治焉者哉。況社稷宗廟英靈。幡祠勢祚。苟尚在上。必有所足爲者焉。區々痛心。疇敢克傲

于杞人之愚焉也乎哉。

或責幻子謂。庖人之庖。尸祝不踰踰俎而代焉。子只子之道告於人。可也。天下之事。自有其人。余咲曰。樵子之評臺閣。荅者之說劉項。是寧涉於事乎。余與子。同是羽葉之人耳。余之論。有焉可也。否焉可也。子之譏也。有焉可也。否焉可也。奚以求譽於人。怯毀於人乎哉。子且卷子之舌。掩子之口。聽余之論。可也。余只出於一時茶話之資緣而已。

寛正五年細川右京の命により、使を奉じて防州大内氏に赴く。又政事に關せしや明なり。此時友人雪舟と相逢ひて舊を談ず。途中の吟咏著述集して西遊集と題す。今竹居清事の中に編入せり。景徐西遊集の後に書して云ふ、昔者。季潭公出使西域。有西遊集者。翰林王達序之。有謂。曰。皇々者華。于彼原隰。駉々征夫。每懷靡及。公之此詩。其殆皇華之意歟。翺之老人。甲申之歲。將檣命。入西州。亦有西遊集。文詩凡若干首。夫報國勤于事者。雖爲浮圖氏。豈外焉哉。二師之用意者。彼此可併按焉。云々。是れ善く其實情を盡したるの言なり。

第二節 著述及び詞藻

翺之の著述既に前節に見ゆ。其竹居清事及び西遊集は史料編纂掛に水戸本寫修史館本あり。竹居清事は續羣書類從亦之を收む。五山文學全集には東福寺所藏文化初年惠周の竹居西遊二集の分類合編本を

取り、附するに投贈・和答等諸詩小序一卷を以てせり。守黒子竹居清事の題詩に曰く、警公偶帶竹居集。添得樓船萬丈光。示我猶同劍出匣。看君真是鳳鳴岡。如開寶藏難枚舉。似對珍羞必品嘗。他日禪林脩語錄。百年文學動扶桑。と。又附記して曰く、日本蘭隱馨上人。携禪師惠風語錄。號竹居清事。至中華。求予印正。余喜其立論弘博。文采則麗。讀之不能釋手。賦近體五十六字。以顯其後。庶表識鑒之不荀云。と。景徐は乃ち守黒子の此言に因り、更に稱賛して云ふ、盛哉此言。由是天下人信知倭國有此筆。千歲一人而已矣。と。蓋し景徐の師叔天英の翺之と善交ありしによりて贊頌過當を免れず。桃華野人蓋爲桃源別號の序言は甚だ穩當なり。云ふ、予披而讀。無一而不文者。吁。五十年來。不有此作。嗚矣。天之未喪斯文。斯文自重。何供予辭。と。所謂五十年は略ぼ仲芳太白等以後の世を指すものにして、此れ誠に確論とするに足る。仲芳太白等の後尙岐陽惟肖等の學徒なきにあらざるも、作家の手腕に至りては未だ翺之と同日に論ずるに足らず。翺之の詩多く見るに足らざるも、其文は朗暢快捷仰いで室町後半期の一大宗匠とすべく、學殖稍や義堂に及ばざるに似たるも、筆力は敢て多く譲らず。乃ち仲芳に雁行して恥づるなし。上に引ける徳政論一篇九淵傳及び天與傳に見ゆる兩送序の如き、文氣洋々以て其風標を概見すべし。但其轉折變化の間、未だ徳川末專家精細の工夫に及ばざるは時勢乃ち然るのみ。

對友人問

有友人。詢予以連山之學。可獲而闕乎哉。蓋世之人。嚮諸宜夫加我數年之言。而不能發軔於茲一塗。以逮白首種々。漫不知省。是奚謂乎。吾請以意解之。穰昌丘且。果聖乎。吾不得而知也。輔嗣康伯。果知聖乎。吾不得而知也。自孔翟心付。雖蔓衍廣被。醇氣朽焉。率作卜占術算之細伎。迂誕日張。浮議稽天。七國以來。牽引附攀。以自作傳註者。不知其幾千萬家。指馬交吻。而不知決。喻如黃口小兒爭事。且怒且啼。薄韃相結。豈不發四聖人之一笑乎。及趙宋。春陵周翁。以光風霽月之資。啓無極之秘壺。於是乎。乾坤二曜之理。悔吝消息之義。霧披而天觀矣。故不借塗於韓王之荆棘。而達孔翟也。攷夫易之爲躰。泝之草昧。不見其始。引之覆壽。不窮其大。而天之位上。地之承下者。日月之朔虛。山海之坎行。生類之所以動。植物之所以靜。而人民作止彝倫之宜。莫不一出乎此也。且聖主俯臨。臣殿仰賴者。疇殊軌乎。其爲用爲教也。在于不失彼大中焉。少乎變。變乎老。其只驚慎溢過而已。若夫河馬洛龜之數。山節藻稅之儀。幹支加倍之詳。儒先曾論之矣。此所不視縷也。今之人。自爲之限。相戒以爲。吾未壯未老。而執彼聖策。聖且將譴我。而禍于我也。於乎。敏捷足以可教邪。則幼豈可以授。愚蒙不足可誘邪。則期頤奚克傳。抑聖人之垂訓。欲人之得其門而入焉。詎禍之有。況百年鳥蜚。倏忽萬變。苟壽考獨永。至期至頤。令威重來。人民皆非。孰問孰講。呂梁千仞。

棧道九折。不可恃者人世也。以待彼。不亦惑乎。求之乎。其豈有恒師乎。掃君窓几。披君書囊。揲者畫爻。以考其占。觀辭玩象。以窮其變。庶哉晞曠之蹄矣。宣父格言。特況其遠且深者而已。烏肯踐白首無知之人轍乎。吾素不佞。未嘗讀此書。然以意推之。以姑訓友人之問。亦不失人之義焉而已。

瀛仙序

望崑崙於西嶽。指瀛洲於東海。是皆神仙常談也。在海東之諸州。吾土獨美。詩書之遷民者。滿如也。往々好事者相傳。謂之瀛洲蓬萊焉。徐生之避秦氏。楊妃之離唐宮。至今人想象之於曉霞夕雲之上矣。惠日桃源之門。有風采可觀。瀟灑英發者。齡纒踰乎冠。命焉曰登。一日託其相知而厚者。要老夫立之字。以來于鷺峰山中。老夫耄矣。何所告乎。不獲已。則請以瀛仙可乎。於是乎。尙不自滿。兄需重擴其義以有所教也。蓋意謂。瀛者可修而到之地也。仙者已登其地者之稱也。曰聖曰覺。其寔一也。苟登其地者人々仙也。步々瀛也。旭而鍛之。晡而煉之。試之於已。詢之於人。耻乎未登。而期於必登。何瀛洲遠之有矣。顧夫登與未登如何耳。有客笑曰。來鷺峯問瀛洲。不亦北轅而之越乎。老夫曰。子其要判太虛作二物乎。子知瀛洲之非彼。必信鷺峯之非此。抑且界彼此。子自有三萬里之超々而已。吾聞瀛仙地望方貴於國朝。誠是萃乎神仙中人。非下流可得而品藻也。烏乎。浮屠道晚焉。得其人。示所修。弗爽乎所期。惠日三舍。而桃源成蹊。可跬而埃也。況慧日之門。代夥名哲。自外望

之。殆如指瀛洲矣。豈秦徐唐楊。悅々不根。可同日而語乎。他日爲海東有人。則老夫視不誣也。係以謬偶。(代人作。係有禪不載此詩)

吾雲軒記

吾雲乃太極上人所扁其燕處之軒也。宇在先塔西北之罅隙焉。其地從衡不盈畝。宇之製也。不踰數椽。號曰靈隱。謂曰。此地光浮而苔色凝矣。夕鳥宿而午禽聚焉。不知其幾年。今入乎吾之手。叢片版以障風雨。架數椽以支歲月。有平頭之備指麾。有白足之均冰蘖。朽策之注目也。則樂以忘年。坐蒲之憩勞也。則靜以自怡。有親故々人。氣稱意合。則延以共話。頽然天壤內之一逸民也。吾曾披北戶坐。前山蕩々以來碧。而集乎吾懷焉。固以碧山佳處命矣。乞者宿大書。既顏之軒楯。一日既詩僧之編。有吾雲吾自怡之句。喜其新健。將易吾扁。爲志之乎。予曰。子被雲笑矣。孰爲子之有乎。曰小矣哉。子之言也。其有自忘中者。則雖天地皆吾之有也。其有茅於心者。則雖一身非吾之有也。況人生一電。自以爲已。爲之防焉。爲之具焉。不知爲造物者。蚤夜侵漁爾形。俾以老。俾以藥。不以自覺之。又不知有不受夫造物之侵漁。而與之偕棄者存其間焉。人只自蔽自味乎。自蔽於至愚之地。而日與雲選然者。滔々亦幾人乎。陶處士曰。我愛吾廬。又曰雲無心出岫。詩僧之言。併而爲一。吾亦併三於一。予倚上人之言。疊推而擴之。於戲。天地之氣。動而作用。變而成形。以凝以寂。觀焉則以乍有。觸

焉則以乍亡。在天地之外。不爲之大。在庠寸之內。不爲之小。上人謂之吾雲有以也。夫且狄梁公贈之。油動孝心。高文通詠之。寓思佳人。陶泓景以之資其嘉遜。至若于秦于韓。如帛如馬。如蒼狗。變於所見。之於所感。雲則自若也。乃胥共就所謂吾雲之軒。舉甌以揖。雲舒々起於前山。山嶺々涌其翠波。上人指曰。是雲也。於吾軒見之。如將如迎。如趨如詣。西者東者。有如顧盼相屬。有如爭先恐後。雲乎吾乎。吾之興無所盡。雲之態無所停。以待彼。疇有究極。此味易與他人語乎。嘗試一到他人之宇。求其如與吾之雲接者。固爲所弗獲焉。繇茲謂之。雖有彼雲。孰若吾雲。吾之宇也。前繞敗籬於先塔之左。隘不可視。後阻竹園於虎橋之南。數十步計。數日。自橋北望吾後戶於脩篁疎竿之外。如觀船蓬於滄洲蘆葦之際。始不知其爲蘆也。吾之宇。吾之雲。庶焉其不負主人乎哉。予不敢措一辭。以上人與予共話者。直書以爲紀云。

如雲齋記

雲有根乎。雲無根乎。雲有心乎。雲無心乎。觀時而動。待風而行。僧之高乎一世。而傲侯王者。幾焉庶焉乎哉。瑩上人以如雲自稱。僧之靜。雲之閑。如楚項漢祖。共不相高下。以靜焉。故易於浮。以閑焉。故滑於動。上人以雲爲師。以雲爲友。以雲爲家法。爲蹤跡。上人如雲乎。雲如上入乎。必有辨焉者矣。

鷹犬二圖記、爲大司馬細川芳門公

鷹之在羽羣也。生於自然之權焉。佚翮拂霄。衆禽莫不望風靡然。其勢不可手焉而觸。言焉而領也。伺其處乎構之姿。與人不相似焉。顧盼之下。人能識彼之性。指呼之頃。鷹能赴吾之心。嘗聞之矣。鷹有俊才者。有茂德者。有善容止者。毛羽非恒。一翫一畫。儀表可觀。是鷹之善容止者也。善搏善擊。運巧思。騁神計。所向入握。是鷹之俊才者也。飽不背人。餓不苟去。遇其弱而不縱捉。機其強而不暴制。是鷹之茂德者也。故鷹之良否。乃人有君子小人之涇渭也。世之養鷹卵而致之者。始由縫眼。屈其架。其與人接。如天順然。蓋化其所厭。而日換其所好。奪其所愛。而日加其所薄。及其性熱。而視聽互決。如孝兒承慈翁之顏。無令不矜。無思不服。是以能養鷹者。以養鷹知養人之術。以養人知養心之術。若夫犬者。鷹之內應也。且有先識之明。以告於人。嘗其維重之伍。困進止。阻之於草莽棘叢之外。而滅其蹤。以圖自全。鷹之與人。必隨其割中焉。於是乎。蹶躅作聲。以白之人者。犬之明也。鷹之智。固不及矣。二物交相表裏。皆受取於人者也。今芳門翁。以元老。拱府廷。重輕係焉。舊蓄素屏風。以資乎燕寢之處。其製也。尺爲方者。才不躐三。開則成兩。合則成一。合焉倚矣。開焉立矣。圖鷹於前。盧令從焉。先是。越之使君上杉公。獻以異鷹。視物者。初奇其毛羽。浸察乎顧盼之餘。實知爲其天下之俊矣。辱寵於翁之使令。非一寅夕也。犬乃絛纒墮地。一日不離其砌焉。知恩不知恨。此其德也。涉危險。發竄伏。此其才也。動靜尤絕他庸犬者也。公退多暇。清興浩

踊。騶騎後擁。步郎前馳。唱遙野。叫平原。逐飛揚於上。驅藩伏於下。有鈴聲而無鷹犬矣。犬未之告。鷹未之擊。方此之時。天地之間。可娛之事。舉而屬乎一注目焉。其超然之天。良不易測。鷹之去其構也。亦且有年。犬抵於老。遂有與席之嘆。粉墨形似。見之座間。在二物拳々焉。尙到於此。矧其他乎。先桂岩翁。威名隆積。光于國焉。忠烈深算。紹于家焉。如天有日星。如地有草木。人莫不知者矣。其平居愛鷹。如渴思水。吾切付之武事。不獲已之權也。然而雖曰升平之日。不虞之設。所可無也。安忘危。危之端也。國家治安之略。率以桂岩翁爲憲章之所自焉。堅壘衛陳。亦皆所拒居多也。其愛鷹豈徒乎。遺策像之側。刻鷹犬。意有取則焉。翁承乎三葉之餘。今日隱然長城也。家法不墜。人皆曰鷹犬。物與法。在乎此焉。不獲其人不傳也。圖之必有以也。翁一日語人曰。我老矣。雖鷹犬放之謝之。復奚思之。況數句之前。亡我兒矣。鷹犬損物之生之具也。誓終我生。當絕之矣。然而我家之物。不可弃也。故特存此素屏風於家焉。予受乎命之重。所以不辭讓而絕也。

送蘭隱藏司之大明國序

西山之下。有故人焉。字曰蘭隱。嗜學善詩。與人話也。未嘗以調虜之事。寘之齒牙。唐宋諸士。上下雌黃。楚夢海蟾。題詠無略遺者。蘭隱乃正持之孫。弘源翁之眞子也。辛未之冬。吾國又修入貢之船。意謂斫竹者陟南山。要金者入棠溪。求馬者跨渥洼。大宛交河之西。是行也。訪越上諸寺。究吳中

勝槩。歷金山。而望多景。身詣南臺天子之宮。至若燕都帝居之洋々。夔龍揖讓之肅々。目得而炫之。心得而蕩之。衣冠之盛。人物之侈。江山之壯。一舉而資。俯於區域。守乎朽冊。孰優焉乎。其行既臨。來說之予。予曰。善。是固好事者之所爲也。非所向於我輩也。徑廊有光圓照遺蹟。太白有破沙盆古塔。一往扣之。必有有道之人。以至理告之。以此較彼。孰優焉乎。蘭隱其以予之言爲可乎。是爲序。

晦庵序

松雪果公。作雲谷記。屬其主人讀之。如入藏裏。而受用隨其意。曾無虛乏凋枯之嗟。終始錯綜。使人忘瞻。何其盛乎。主人要更就予述晦庵之義。建安朱夫子。出于趙宋南遷之後。有泰山巖巖之氣象。截戰國秦漢以來。上下數千歲間。諸儒舌頭。躬出新意。聖賢心胸。如披霧而見太清。數百年後。儒門偉人名流。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置之於鄒魯聖賢之地位。仰之如泰山北斗。異矣哉。三光五嶽之氣。鍾乎是人。不然。奚以致有此乎。然而不以明。而自居謙々。如不足者。以晦庵稱。退而處於雲谷之幽。今雲谷如有慕蘭於朱夫子。其樹立於內者。不言可知也。偶出紙乞書。輒就扁擔之。爲主人之笑。

祭源司馬彭屋居士文

烏虜哀哉。人有懿質。靡弗繇天。才之暨否。見之未然。公之於世。十又六年。和氣如陽春之游物。左右僚屬。欣々以樂。每侍其例順志。如流水之就下。(文學全集本。脫水之三字。)父兄尊長。熙々以悅。日在其前。出入政府。睹者爭先。人地之貴。四海賴焉。以謂彌振祖考茂績之緒。庶已黎元殆絕之痊。烏乎公也。祿承爵襲。高曾遞傳。未及乎昨。父叔父尊。是命之聽。顧視周旋。遺後使念。滋知心研。人皆知長年爲壽考。而不知君子以德爲壽。壽於安期彭錢。公之未亡。朝廷思柱石之寄。天下期霖雨之澤。一年祝桃李之聯。今其亡也。實如深山大澤。龍竄而虎遷矣。宜哉。其僚官屬吏。以至自殞躬而不悔。甘從其遊黃泉也。蓋夫田橫深於客。客又風義答乎田。烏虜。公也。青且之所爲。未曾有可媿於人者。率身以謹。接人以溫。庇下以憐。夫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公其聖乎。奚其不虧而克全。其聖乎。奚其皆具而無偏。帝鄉之古。疊嶽層巔。埋玉樹於土中。雖未識公面者。聞之失聲相悲。亦不自知其涕泗之流漣者也。故善人與不善人。必蓋棺而後不可掩。如物在拳。烏乎哀哉。西嶺聲兮西蟾懸。斯人骨在。碧落可鐫。烏乎哀哉。尙享。(代其僚屬作)

此外雲章(一)行狀、送通事趙公文端三入大明國序、送南伯上人回湖之先廬序、等皆長篇たり。又附錄の投贈一卷は學徒の爲めに前人の作を編して文範を示せしものにして、中に自作をも含めるが如し。凡そ八十篇、多くは小品文たり。下筆清麗輕妙比を前人に求むれば、亦義堂の空華集日工集を徐きて

他に往くべからず。試に其二三篇を抄出せん。

再遇

某上人。與余往歲邂逅龍峰。粗有識荆之好矣。居無何。又移籍於茲山。嘗恨依栖未熟。而乖違之早也。但於南北兩山之間。引領相望。而嚮風采耳。今秋不期再會于茲。蓋夙志所感而然者歟。幸莫甚焉。昨偶與希哲侍者。同話及此。忽出公所贈佳篇以見示。使叙欽不已。僭用嚴押。聊摭卑懷。特在道義。勿見罪焉。伏希刪潤。

謝惠詩

某上人乃洛之魁也。文造優深。氣涵溫厚也。其素履之餘。亦以黼黻叢林。誠可欽慕也。余昔在龍峰。辱知其久。而朝遊夕處。嘲風哂月。必不無與之從焉。爾來雨散雲飛。一別五歲矣。每慨此中間。或處或出。東西背馳。猶若參商之爲。而神交夢想之中。其儀形風彩。宛然如故。惟不攀附於其間而已。流寓播陽遐荒之地也。離京城諸友。久缺交訊。獨有某上人。不忘前好。遠寄書并詩。以別後之懷。華袞粲然。固承寵贈。且使人把翫。以慰馳情。而非其平生愛之深。以何如此。顧余山林一介。材庸器冗。觸事包羞。而自弃焉。能飛華奮藻。廣章於朝廷之士耶。雖然。公懷遠人之情。不可不酌焉。輒用未韻。成十二章。以述旦夕所思。亦區々之志耳。幸勿謂將燕石換瓊華。

通玄庵

癸亥二月十三日。余偶出城步行。而東數里。穿松徑。捫蘿磴。抵于双林通玄庵。庵主無住道人從公。竹屋數椽。作伴者三五輩。以道相牧。僅十有八年。幽趣蕭然矣。是時庵前梅花正盛。冰寬初融。泉涓々而滴。主人邀余坐西軒。軒最踈快。宜遠眺。九重城闕。烟雲明滅。宛如在圖中。四顧豁如也。道人索詩。作此爲留。

詩

尺書終無千里傳。相逢和氣又溫然。誦君新句梅癯夜。慰我舊情茶話邊。百歲光陰夢成蝶。一身天地
蛻如蟬。江南重祝歸來後。白髮敲門冰雪前。和蘭隱
扇面瀟明像
長沙三世孟嘉孫。扶起本朝心獨存。九鼎已移南渡後。一坏不換晉乾坤。寄仁保上總公
公昔青年走馬遊。雕鞍玉勒映林丘。何知今日扣門到。客路梅花問白頭。
久听君名初見心。彈琴從此有知音。洛陽城外問吾寺。靈鷲峯南祇樹林。寄聯侍者
我曾湖上問逋仙。的磔梅花一粲然。今日披圖三嘆處。樓臺彷彿六橋前。題山水小景

第十八章 瑞溪

第一節 傳記

瑞溪名は周鳳、別に臥雲山人と號す。泉州界縣の人、明德三年四月八日仲氏に生る。旬餘にして州亂る。全家徙りて丹の桑田郡に居る。溪年十歳にして丹邦も亦兵起りて父軍旅に歿す。母と偕に入京し外祖舅の性庵主に師事す。(性は明極の法孫たり)。十四にして無求仲和尚に相國に依る。性穎敏にして學を嗜み斐然として章を成す。十六にして下髮納戒して名を天龍に隸し大周齋に侍す。尋いで嚴仲靈に鹿苑に隨ひて擇木寮に居る。又南都に遊びて普一、玄啓の二講師に謁して賢首慈恩の教を聽き兼ねて小乗部を學ぶ。回りに嚴仲に侍して學徒を分誨す。仲相國に遷るや之に隨ひて後堂に轉ず。永享丙辰分座說法す。丞相足利義教其の德音を聞き景德に擢擧す。幾ばくもならずして洛北の等持に移る。丁巳關東の元帥足利持氏家臣上杉憲實と相善からず。東藩將に亂れんとす。義教溪をして往いて諭さしむ。遂に克く講和を成せり。凡そ其の聘程の歷る所山川の異詭閭巷の殊事及び佛宇僧廬皆縷記して遺さず。入東記是也。庚申秋相國寺に遷る。朝野瞻禮す。嘉吉辛酉夏義教遽かに薨するや溪即ち壽星院に退居す。嗣子義政相續いで崇信し請するに鹿苑を以てして僧録司に任ず。明年壽德に返る。康正中再び鹿苑に住して僧録司を總ぶ。居職五年にして北禪庵に退く。應仁丁亥京師大いに亂る。溪布衣葛巾北山の巖藏に入り閑に投じて著述を事とす。時に諸方の叢席弊多し。鈞命復た起して僧録司を

掌らしむ。溪年七十七、諸山の公文僧中の庶務坐して之を斷じて敢て犯す者なし。文明辛卯帝行在所に召して南禪の詔を降し加ふるに紫衣を以てす。堅く辭して受けず。帝益感歎し將に國師に署して戒法を受けんとす。溪復た就かず。義政乃ち奏して夢窓を追請し溪をして之に代らしめ重ねて正覺に諡して大圓と曰ひ、以て七朝の帝師と爲す。文明五年五月初八日早晨坐談して化に即く。春秋八十三、門人全身を奉じて北巖の麓に塔す。後土御門帝追諡して興宗明教禪師と曰ふ。景徐之が行狀を作れり。

第二節 著述

高僧傳に云ふ、鳳博識多聞善く辭章を屬す。壯年より蘇詩に精しく諸説を會華して脛説二十五卷補遺一卷を作る。或人詰つて曰く、佛氏儒詩に注するは相諍るに非ずやと。鳳曰く、坡翁五祖再生、而照覺爲師、佛印佛慧、爲方外友、如文關西夫鐵腳、肩拍袂抱、以要言之、則曰釋曰儒假也、妄也。不二境中、何異之有、と。年不惑を踰えて法華圓覺楞嚴楞伽併に傳燈碧巖等を講じて四來を策進す。是を以て諸山の名衲日に函丈を叩く。今其の餘論中後學に嚆する者多し。又天性孝順にして萬年に掛搭するの日母の喪に値ひ盡く書籍を典して後事を治辨す。語錄二卷、外集若干卷あり。其の餘の著述巨多なり。人天眼目批郢、竹菴集、夢語集、善鄰國寶記各一卷、日伴錄六十卷、刻楮集二百卷是なりと。又

云ふ、余其の語録を求めて五嶽の書府を探抉するもの數となるも卒に未だ之を得ず。蓋し後人唯だ文墨を事として禪策を忽にし諸家の語要完き者多からず。煨殘蟬爛して半は烏有と成る惜しいかなと。今内閣文庫所藏のものに臥雲子尺素手稿一冊十四葉あり。主として子英に贈りし書簡にして一時の走筆多く見るに足らず。子英の名は半陶稿牛背齋記に見ゆ。

第十九章 一 休

第一節 傳記

一休名は宗純、別に狂雲子と號す。母は藤氏、南朝簪纓の女、後小松帝の爲めに愛幸せられ其の姫あるに逮んで后宮に遷せられ出でて民間に産む。休僅かに六歳にして安國の像外鑑禪師に投じて童子と爲る。聰慧絶倫なり。剪甲納具の後風騷を東山の慕哲樊に學び教乘を壬生の清叟仁に聽く。既にして棄て、謙翁爲に西金寺に參し翁爲妙心無因禪師高弟本色之禪僧執事すること六年翁の捐世に及んで華叟曇の鉗錮嚴密なるを聞き江の堅田に抵り謁す。叟拒んで容れず。乃ち漁舟に止宿し露地に臥し懇求すること旬日にして始めて相看を許さる。會裡枯澹貧屢頗る甚しく齋盂器はず簞を借りて寒を支ふ。一夕鴉の鳴くを聞き脱然として領悟し詰且機を呈す。叟曰く、此は是れ阿羅境界にして作家の境界に非ざるなりと。休

曰く、某は只だ此の境界を喜ぶ。作家分上を喜ばずと。叟領づきて記を授け復た徹翁より以降傳來の印書を以て之に付す。休便ち地に擲ちて出づ。後人あり之を轉致す。休之を火中に投ず。蓋し當時佛徒纔かに一紙證を持して宗風を嗣ぐと稱するもの多きに激するなり。是より放曠漫遊定處なし。洛の尸陀、攝の酬恩、泉の慈濟・松棲等は其の卓錫の地なり。帝讓位の後休を召して宮に入れ常に旨要を問ひ寵遇甚だ厚し。稱光・後花園兩帝亦相繼いで崇信す。文明六年春同門の耆宿救黃を捧げ來りて大德に視篆せんことを請ふ。休偈を作り恩を謝し自ら警めて終に住せず。七年城州薪の虎丘に在りて門人壽塔を作る。休勝して慈揚と唱ふ。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座に就き偈を書して曰く、須彌南畔誰會我禪、虛堂來也直半錢と。瞑目して化す。壽八十八、休憤世矯時の爲めに危言危行し、城邑聚落を巡行して緇白を論誘し、尺八を吹き木劍を腰にし偈頌を賦し和歌を詠じ頗る其の言を恣にして風狂の如く然り。其の言行世人の熟知する所、亦其の年譜に備はれり。此に詳説するを須たざるなり。

第二節 著述

狂雲集は休の門人其の平生の偈語を編輯せるものにして、續群書類從之を收む。又單行本あり。近く又一休禪師全集なるもの出づ。

第二十章 桃 隱

第一節 傳 記

桃隱名は玄胡、京兆の人、幼より道に志し東山に登りて苾苾、參請の傍翰墨を喜んで詩名を以て稱せらる。弱冠を邁へて輪藏を興る。永享年中日峰舜公妙心に住して爐竈孔だ熾なり。隱往いて陶鑄を受け専心體究す。一夜窓下に坐し霍然として悟證し偈を作りて曰く、白日青天三十棒、都盧大地黒漫々、夜來依舊開窓坐、蘿月松風毛骨寒と。辭して讚州に如き茅を結びて庵居し扁して慈明と曰ふ。風雨座を侵し薪水纒に給す。然るに佳聲稍聞えて學徒寂寞を叩く。道山孤峻にして機に契ふ者無し。因て偈あり曰く、烟雨三年南海涯、一簑空睡釣魚臺、幾多蝦蟇貪香餌、未遇金鱗衝波來。居ること四載にして勢の保保郷に住く。郡守朝倉氏大樹寺を建て隱を請じて開山祖と爲す。尋いで尾の瑞泉を董す。享徳三年退院示衆に曰く、一住五年如履冰、春風捲衲下危厨、不知何處得安枕、萬里江山七尺藤と。復た大樹に返る。幾ばくもなく病に邁り座に據りて竹篋を拈して隆侍者(景川)に示す。侍者契せず。隱便ち竹篋を擲下して化す。其の年月壽臘を記せず。益を禪源大澤禪師と賜ふ。著述に桃需集ありと云ふ。

第二十一章 雪 江

第一節 傳 記

雪江名は宗深、攝州の人、姓は源、其の先は野間の侍中某、大將軍足利尊氏の鷹屬と爲り雄武を以て聞ゆ。邑を野間の莊に食みて家居す。江生れて穎利早く出塵の志有り。稍長じて竊に逃れて洛に入る。途に一僧に遇ひ誘はれて東山に至り五葉庵の文瑛瓊公に投ず。(瑛は佛源禪師の孫にして一時の英納なり)。瑛一見して器許し名付けて正深と曰ひ專攻習業せしむ。既にして日峰舜の盛化を聞き尾陽に往きて瑞泉に參す。尋いで峰に隨ひて妙心に移る。峰養源院を營み院計枯淡にして衆其の憂に堪へず。江獨り鋼維に任ずること三年常住の飯を喫せず。是より先日峰青龍山(瑞泉)に住するの日既に臨濟の正脈を以て承藏主(義天)に持屬す。是に至りて祥侍者(雲谷)、湖藏主(桃需)亦相次いで印可を受けて去る。江既に罷參して未だ印證を蒙らざるも峰毎に人に向つて稱すらく、深維那器度宏大、佗日多く人を接し去らんと。仍つて名を宗深と改め雪江と號す。之がため號偈を作つて曰く、冰花飄落凍風寒、汚水渡頭行路難、一色明邊點不立、看來歳老激波瀾と。時に文安三年峰年八十歳なり。指して義天に瑞泉に依らしむ。天、風骨孤硬輕しく許可せず。江鍛鍊不屈遂に命ぜられて養源の塔を守る。

天遷化に及んで法語を付して之を印す。細川勝元江の道貌を崇び延請して龍安を補せしむ。會々雲谷、桃隱相次いで順世す。二叔の參徒江の槌下に歸す。幾ばくもなくして妙心に遷る。攝の海清、河の觀音、尾の瑞泉、丹の龍興に至るまで皆江一人を以て之を權す。寛正三年大德寺席を虚うす。江救を奉じて入寺す。天使山に入り源京兆勝元、源金吾持豊俱に士屬を率ゐて法筵を擁護す。開堂罷んで闕に詣りて恩を謝し便殿に入對し住する事三日にして退く。義天の例に隨ふと云ふ。應仁元年天下大いに亂れ妙心龍安悉く兵燹に罹る。江亂を米山（龍興）に避く。攝政兼良藤公詩を寄せて曰く、聞説龍興雲亦浮、雲龍變化卷潭湫、喝雷棒雨無途轍、天下蒼生蘇息不、と。江和答して曰く、喝雷轟起盡闕浮、解道龍興百尺湫、殿下仁風扇原野、等閑吹散陳雲不、と。文明の初源京兆權に龍安（大雲山）を城中に建て江を迎へて居らしむ。勝元法名は宗寶、義天の名づくる所、江乃ち其の道號を撰して仁榮と曰ふ。江毎に稱すらく、仁榮は蓋し表相國陳尙書楊李二張の流亞なりと。九年帝在中丞藤兼顯（廣橋）に勅して妙心再興の詔を賜ふ。未だ期年ならずして土功成りて奏す。晚年風痺を得て左脚支へず。正法山中の衡梅院に投老す。文明十八年六月初二日寂す。齡七十有九、全身を衡梅の塔に藏む。江志操剛介饑寒に撓まず。日峰に奉ずるもの十九年、義天に侍する者十五年、前後三十餘年、始終一の如く、攻苦食淡、古來匹鮮しとす。然るに賦性急率、師叔桃隱戲に急性菩薩を以て之を呼ぶ。凡そ居る所の院

庵勝して妙喜・洋嶼・衡梅と曰ふ。大慧果の風を慕蘭せるなり。敕して佛日眞照禪師と諡す。法嗣四人、大心の景川隆、瑞龍の悟溪頓、龍潭の特芳傑、堆雲の東陽朝是なり。妙心の瓜瓞綿々として天下に蕃衍するもの實に雪江の力多きに居るといふ。

雪江行狀に云ふ。江一日請せられて土佐の藤氏石窓居士の家に到る。一休純（狂雲）先づ座上に在り、江移して曰く、金翅鳥王當宇宙、龍寶山裏龍如何出頭得。休扇子を拈起して劈面に擬す。江掣取して地に擲つ。居士視て愕然たり。是より江を崇重して毎に檀施を致して復た衣食の資を闕くこと無かりきと。

第二節 著述及び詞藻

東大圖書館所藏雪錄一冊、明和二年妙心遠孫禪悅の輯録刊行する所に係る。首に禪悅の序文次に永正二年後柏原帝勅號の文あり。卷内は大德瑞泉龍安龍興四會の語錄・陸座・乘炬・贊法語・偈頌・字說・遺誡等を收め、附するに東陽所撰の行狀及日峰・義天・桃隱・特芳・東陽・悟溪等の贈言頌辭の類を以てす。書中龍安殿に關する語多し。視て以て勝元平生の背景と爲すべきなり。左に其號說を録す。

仁榮號說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管領源公京兆勝元大居士。法諱宗寶。需雅稱於余。字之云仁榮。仍而乞書其說。夫仁恕則君子之體裁也。榮貴則京兆之天稟也。所以然何也。造夫顯沛。無違仁也。矧爲清和之英裔。而今於皇朝。數回承鈞命。而行仁政於天下。所順之者雄偉也。所背之者摧頹矣。蓋其本孔丘所謂仁者安仁。智者利仁。韓愈所謂合仁與義天下之公言也之美談者歟。加之。入先師之室。參治祖師之禪。而作吾微笑塔下之的孫也。故有楊翰林李都尉之遺風餘烈。不妨宗門金湯矣。若自非備仁恕於體裁。得榮貴乎天稟者。焉敢蚤造斯極哉。暗合丘愈楊李之古風。大存寧親成亨之舊規者乎。蕙子蘭孫。亦續此仁風榮譽。而宜齊聖代麟鳳萬年松柏而已。然則余所字。豈其不虛矣。漫作此說。以應源京兆大居士之嚴命云爾。時應仁二稔龍集戊子仲冬初吉。前龍寶山主雪江與宗深述。

又偈頌の二三を録する事下の如し。

高格清標宜主人。相迎啼鳥落花春。兩翁唱和新詩句。不識連宵風雨頻。

奉和義天老師病中被寄

尊韻

吾家生得瞎驢兒。意氣衝天瑞世時。龍寶夜來歸手裏。靈光燦爛照坤維。

賀悟溪住大德寺

元是風標美少年。學窓勛業似坡仙。相期兩鬢拂來後。合會祖翁臨濟禪。

賀慧健喝食落髮

鶯界飛來姑射仙。丰姿窈窕帶春妍。老懷今既奈芳惠。香影朦朧昏月前。

謝宗珉喝食惠紅梅

蘆花淺水月三更。兩鴈風前相伴鳴。沙宿秋寒鄉萬里。一聲々は似呼兒。

蘆鴈圖

第二十二章 村 庵

第一節 傳 記

村庵名は靈彦、字は希世、村庵は其號、幼にして穎出老成、南禪善住庵の斯文に投ず。文一見異と爲し之に名づくるに靈彦を以てす。六歳にして學に就く。讀書強記目を過ぐれば即ち誦し吐辭自然に章を成し往々人を驚かす。惟肖其の語句の妙を歎賞せり。七歳、足利顯山(義持)一日細川悦道(滿元)の第に過ぎり庵を見て太だ元を愛撫し酒酣にして之に謂つて曰く、我を以て父と爲す耶悦道を以て父と爲す耶と。庵悦道を指す。悦道乃ち鞠して以て己が子となす。八歳顯山庵を携へて仙洞の後小松上皇に詣る。上皇謙を賜ひて制試す。庵輒ち筆を援り云く、不意青雲上、揮毫賦野詩と。上皇大いに驥び唐の劉晏、李賀の事を舉げて之を賞す。時に庵着くる所の織解く。顯山之を結ぶ。縉紳衣冠頭を引いて争ひ觀る。此より聲天下に誼しく縉素共に呼んで八歳彦童と曰ふ。惟肖其字を命ずるに希世

を以てし説を作りて云ふ、自幼嗜吟、五字七字、衝口而發、肆筆而書、名達相府、及至洞宮、皆召見之、而有所試、不亦偉哉、吁以恒見視之、希世寔希世之才也、進學不已、則他日所成、豈啻今日希世而已哉、と。顯山麓下の鴻衲禪詩を以て鳴る者を選して偈頌を徵す。悦道亦庵に命じて作らしむ。庵乃ち頌詞を進めて曰く、一步潤一步、脚下盡乾坤、踏斷草鞋耳、元來不出門、と。諸衲駭服せざるなし。悦道又續翠（江西）を請じて庵が爲に講書せしめ學日に進む。十七歳披削稟具す。十九歳悦道其の新作を輯して一巨編を作り、續翠をして筆削せしむ。續翠其の末に書して曰く、希世非歳、已有能詩聲、上皇便殿賜座、東閣寵眷隆、至其聲耀若此矣、余疏賤、何以應命乎、雖然留之數日、玩其藻繪融液、究於鍛練之工、而春容激昂、則幾於古作者、何其姿貌婉妙、而才氣老蒼也哉、非天地之鍾靈產秀、安能其所爲臻茲、然余猶有欲言者、古之人寓道於伎、所謂佛祖單傳之秘、發見於日用間、而詩外無禪、禪外無詩、希世昂焉、余將法社中興賀也、と。二十歳又雙桂（惟肖）に就きて評點を需む。雙桂其の末に書して云ふ、聽松閣下、以壬寅藁一百首見示、今歳方半歳餘耳、此外必有不登藁者、何其多哉、名章俊語、連珠疊璧、擗目輒可定其價乎、然命弗可拒、頗加批改、近世劉會孟閱少陵東坡全集成點、會孟豈出子杜蘇之上耶、但述管見而已、と。雙桂續翠二翁は當時天下の二甘露なり。而して其の許可する所此の如し。應永三十四年庵年二十五悦道就木。乃ち善住庵に於て冥資を專修し兼ねて刻

苦勉學す。三十歳に及ぶ比ひ詩文益々進む。凡そ内外の書天下に行はる、者藏せざるは無く、其の函架千字文を以て排列して二三百に臻る。涉獵傳習決疑達理破竹の如し。永享九年庵年三十五、雙桂瘞履す。嘉吉元年庵年三十九、續翠龍阜（龍山南禪）に莅み庵を後板に登さんとし敦勸すれども應ぜず。文安三年庵年四十四續翠趨寂す。同四年雲興庵祝融の災に罹りて絶ゆ。享徳二年庵年五十一、雲興の地趾を購ひ大鑑塔院を創む。維れ大鑑滅後一百五十年なり。扁するに聽松を以てす。聽松は乃ち悦道の嘗て號する所なり。悦道の後玉峰（持元）、春巒（持之）、芳門（持賢）、仁榮（勝元）等相踵いで朝に任へ同じく庵の道を領せり。東山の崑栖は悦道の創むる所、常に臘高の者を推して命じて院事を司らしむ。應仁中兵燹に毀たれて蕩として一瓦なし。庵亂を避けて丹波に居る。仁榮京軍中に在り。之を重建し庵を起して之に居らしむ。文明八年春雪ふる、御製の詩あり。庵之に奉和して曰く、邊鶴殿前春雪深、瓊瑤爲砌玉爲林、御筵詩屬豐年喜、寧比騎驢灞上吟と。（本朝通鑑卷六十三）。十年院事を以て弟子南陽鳳に囑す。同十五年龍山の聽松に遷る。聽松亦向きに煨燼に罹り兵已まざること十餘年、太平を得るを待ちて庵親ら砂磔を拾ひて再造故の如くす。長享二年寂す。世壽八十有六、寶鑑塔側に窆す。勅して慧鑑明照禪師と諡す。位待者に止まりて茲の徵號を賜はるは異數と言ふべし。行狀の細は、龍統所撰の慧鑑明照禪師道行記に見ゆ。

村庵關係書類は、右に出せる道行記（建仁寺本及び續群書類從）及び本朝通鑑の外、村庵禪師號勅書、聽松院及び岩柄院略傳記あり。共に建仁寺聽松院所藏本にて史料編纂掛に謄寫本あり。其の道行記の終に景徐（宜竹）の奥書あり云ふ、予曾聞幼歲（村庵）作詩獻北野神君、一日題曰、梅花不與乾坤老、五百年來一樣春、投之神君、則寶殿鳴動、狀中缺之、想有心乎退世上小兒走於奇事者也、常庵傳予補之、不獲辭、謹從其命云と。また横川の京華集に往來唱酬の作甚だ多く横川村庵を以て當時學者の泰山北斗と爲す（次聯句詩韻序）。凡そ後進の字號を求むるもの村庵先づ之が字を名じ横川次で之が説を作るを常とせり。景徐の翰林胡盧集村庵に關する語少からず。跋聽松看花詩後の如き是なり。

第二節 著述及び詞藻

林春齋云ふ、建仁僧文學擇禪林絕唱各十首。號花上集。以村庵爲最末。周興作序。行于世。村庵歿後。禪林詩衰。此後月翁、蘭坡、天隱、正宗、了庵、桂林、景徐七僧詩。號北斗集。然不及花上作也。（見本朝通鑑卷六十四註）蓋し村庵當時文運の變遷に於て大關係ある者也。慧鑑道行記に云ふ、不翅能詩、亦能屬文。其於文也。得之於天。意恢辭簡。旨深且遠。踐矩循繩。一語不浪發矣。在南寺。則鶴鳴庵上。烟雲霧雨。松風蘿月之出入者。在南寺。則羊角嶺下。林丘溪谷。富花野鳥之散布者。皆詞簡也。其氣也完。其神也昌。豈規々於詞闕而締繡者所能及哉。至若推論古今。品評人物。則雖宗門遷固。不能多過

之。親炙桂翠二翁。哀藁索潤色。夾卷丐講明者。莫加於師矣と。又云ふ、抱奇蘊勝之士。雖求講授。而少肯諾。偶有講。則深造桂翠精奧。其餘之說。是者取之。否者捨之。取捨一決於己。而出自得之妙。至其義岐裂支分。沈思細慮。事覈旨微。發於言。則肆辨簸沸。通博無碍云々。蓋し村庵實に惟肖江西に承けて、室町時代掉尾の才筆たり。道行記に又云ふ、先是讀東坡經進文集。至第六十卷。書黃子思詩後。而謂言逸耶。詞未足耶。承接有不應前。一日持其卷。過續翠間焉。翠熟視曰。公之言是也。然古人之文。儻有如此。既鑿于梓。弗知所辨。師即休去。翠亡後。師閱皇朝文鑑。值此篇。果有逸詞八十字。遂附入補之。一日諭予以此事。笑曰。翠尙存。必拊吾頂。於戲此集經御覽以降。讀者毋慮幾人。未知有逸。於斯始見。可謂見與坡齊。倘非筆頭具眼。乃可爾乎と。亦以て文境深熟せるを見るべしなり。

村庵著す所蒲室抄（一名蒲芽）村庵稿及村庵集等あり。其蒲室抄は仲芳所著の蒲室抄と同じく、元僧蒲室の疏文を注解せる者にして、共に月舟（註）の蒲室疏抄（東大圖書館別）の中に引用せらる。月舟の其の疏抄に跋する文中に、吾聞諸蕭庵（註）。蕭聞諸村庵。村聞續翠之説。唯四篇也。嘗一櫛。識鼎味。村之謂乎との語あり、以て其傳授の由來する所を知るべきなり。村庵稿は村庵疏稿及村庵散文の二種より成る。疏稿三十八篇散文四十二篇とす。村庵集は純ら詩集にして絶句凡三百數十首、律詩凡四十首あり。外

に村庵文柄一卷數葉あり。疏文對句等の作法を例を用ひて解示せるものとす。以上四種二冊史料編纂掛所藏寫本にして、建仁寺兩是院本を謄寫せしものに係る。續群書類從文筆部收むる所の村庵小稿は、前の村庵散文中の唯だ初二十篇のみを録せしものにして完璧に非ず。村庵別に法語の遺れるなきは道行記の説く所たり。本朝高僧傳に傳なきは其専ら文事に從事せしを以てせるなるか。今其諸著を披閱するに散文疏稿共に皆一代の作家たるに足るも、詩は其幼時の高名に似ず、取るべきもの反つて寡少とす。

北野夢梅詩序

在地上而夢登天門者有之矣。在萬里而夢歸鄉閭者有之矣。夢中所爲者若信然。則一須臾之間。上下往來。何太速哉。若不信然。則在秋月而夢見梅華者。亦何拘時候。同社舜孜善。今茲秋八月。有禱於北野神廟。而宵寐之頃。夢見席前之梅粲然盛開。其身相羊乎繁華晴昊。浮香昏月之中。若春遊然。覺而作詩記之。屬予和之。始神君爲人時。姓菅氏。昌泰間。以文章樹風聲於朝端。稱爲本朝文字之鼻祖也。性愛梅諷詠甚夥。膾炙人口。及有紫易之行。留題第中梅華。有東風無主之語。聞者潛然。既到謫處後。此花一夜飛來。宛在中庭。俗傳曰飛梅。至今尙存。明國人洪恕賦之曰。日本曾聞北野君。愛梅瀟洒又能文。謫居西府三千里。一夜飛香度海雲。以爲口實也。夫隴西鸚鵡。越裳翡翠。其

有羽翼而能飛者也。然限以山川之遼遠。阻以雲路之渺茫。則非人之籠而獻之。羅而致之。不能自到也。獨其草木無情者。不待人力之移植。不假羽翼之翱翔。徑從三千里之外而飛來。尤爲異事。宜乎海外殊域之人。傳聞驚倒。繇此視之。神君之於梅也。三千里而能飛。豈秋月而不能開哉。然則孜善之於梅也。覺也。非夢也。今開非其時者。神之顯異。以酢其所禱也。雖曰實夢。吾必謂之覺矣。孜善爲如何哉。蓋夢覺之辨。黃帝孔丘其猶聽瑩焉。和以詩三章。章四句。聞君北野夢尋春。梅葉不飛猶斬新。覺後暗香携滿袖。齊人曰賈魯人眞。有梅秋半意如春。孰與烏頭白點新。強道夢中非是夢。世間兒女任嫌眞。溪蘋換得玉梅春。一念精誠感應新。不見癡狂年少子。畫屏風裡喚眞々。

源典厩持賢公壽贊

烈日秋霜之嚴威。不如甘露時雨之及物。潢汗夏潦之暴溢。不如大江長河之有源。惟公有仁愛之寬。而衆自心服。有閭閻之素。而人無臆論。咸謂有名父祖。復能爲良子孫。既獲殊擢。多鄧禹拜司徒之二年。況收雋才。少王儉領僕射之兩載。譬之厓韜美璞。則草木不枯。山伏猛獸。則藜藿不采。寔家國之永存。所賴以偉人在。蓋昔公之家與吾國並起。吾國與公之家共基。然則從今以往。齊家治國平天下。亦將俟此公老成重德之時者也歟。勿負所期焉。

小笠原京兆源道資畫像贊 有序

小笠原右京亮源道資。其先食菜於肥州下松浦豐永庄。承久中從於土州長岡界鄉。其後世於今爲土州人也。寬正乙酉歲。讚土二州合兵討豫州之賊。道資之父筑州茂資。以老家居。獨道資少壯勇行。從本州刺史新開平之實之軍。而與賊屢戰。身屢被創。事聞於京師。乃賜書而勞慰之。然而當是時。擁其兵執其柄者。以破賊不爲急。坐觀窮虜。長其姦計。是以陰與海蠻諸島相結。嘯聚蜂起。而結至不可禦焉。道資等猶守岩川孤城。一以當千。力挽彊弓。射賊十數人。徹甲七注。中者盡殞。然城中無水已七日矣。自謂我死在今日。乃截片紙。書已姓名。繫之頭髮而戰死。繇此名益著矣。又性好吹笛。至死弄焉。其在戰場持笛者。漢唐之士無之。惟我朝平敦盛與道資二人有之耳。雖曰一時之把玩。亦是千載之風流也。典厩道賢公謂予曰。豐永茂資見其爲新開所作之贊。而寫其子道資像。以求其贊。幸勿辭焉。予喟然嘆曰。子因爲父可求焉。而父寧爲子可求焉邪。故弗辭而應命。道資年二十七。九月十一日死。先新開之實僅六日矣。法諱常崇。其號朝岳。吸江鄂翁(譯)之法孫也。其贊曰。而於圖上見。名自海南聞。惟山岳之孕秀。在古今而超群。挽六鈞弓。射透千重甲。橫一枝笛。吹開萬里雲。砥礪愛而存其父。汗馬勞獨奉於君。爲告董南之良史。無慚巡遠之奇勳。文正元年丙戌十二月三日。聽松村庵某書。

與靈翰侍者書

靈翰侍者几下。善蕙歸時。傳其赴京師途中作。於其一篇中。菲店板橋霜帶月。蓑衣善笠雨和風。此句尤佳。用庭筠志和之詩。描出一聯佳對。語簡而意盡矣。老夫偶得此。口而不絕。傾倒之至也。矧與翰別來既數日。獨處無可伴。案上有所留詩卷。每諷玩以慰懷耳。簷滴雨聲殘雪盡。池添水色薄冰融。形容春初之物色者甚工矣。園人送菜村家近。道者栽松野寺幽。村裡野態。宛在人目前矣。一身客裡萍漂水。萬事人間葉隕霜。亂離旅寓之中。令人多感慨矣。幽人只掃莓苔徑。好客寧敲蓬戶門。出於空谷不聞覺然之口矣。打庵黃葉客無睡。侵砌綠苔人不來。此蕭寂之境。少日壯懷。如何禁得矣。暑向清風來處退。涼從積雨霽時生。語自老矣。用得退之時秋積雨霽矣。唱和投筒居易槓來過裏飯子與桑。用人名有來處。曾用此對者未聞矣。簾外鳥聲春百刻。欄前花影月三更。自然麗句。吟而可老矣。略舉數句。是類甚多。殆其天稟之詩材耶。非老夫譽兒之辭也。然所恨。近來遊手廢學。而自棄者何也。老夫心深憂之。而口未發之。恐其逆耳而敗意也。翰爾自今慨然立志。而祖肩黃卷之中。唾手青灯之下。則彼蠢々流輩。皆望屋而却。勉哉々々。老夫爲愛來詩之美。愈念玉女於成者也。行李倉卒。紙短心長。不悉。文明元年八月二十五日。邨庵老夫再拜。

書鳳童所寫聚分略韵後

鳳童年未至於志學。手自寫聚分略韵。可謂老成矣。字畫亦妙麗。後當有大進也。余欣然而告之曰。

蓋讀書不如寫書。一更手寫。則永不忘。是乃后生爲學之術也。它日吾將觀汝學之自小而至大者。今之所謂韻書。且假道於虞焉耳。

書中川子捧心方后

古之良醫。秦越人之治病。望見其人。而知死生。於今之世。不得越人。則不可有方書。是中川子捧心方之所由作也。曲禮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蓋夫非傳世業。則恐其術之不精也。余聞中川子之於醫。某々々數世相承。豈啻三世而已哉。況其因病用藥。自多試驗。而作此書。所以取信也。行之於天下。施之於后世。則活人活國之功。必大矣。然名曰捧心者。處己以謙耳。余乃謂是西施之捧心也。非東施之捧心也。觀者念茲。文明壬辰六月。村庵書。

龍安右京兆仁榮居士畫像贊

風神高邁。望之儼然不可犯干。雅量廣恢。卽之汪然不可涯涘。威行電掣雷馳。教化雲行雨施。在昔父祖翊贊人主而致開國之功。所以稱四海一家。迨命朝廷倚賴吾公而定平戎之策。所以號長城萬里。矧乎英雄盡入其彀中。兵甲收在其胸次。公之乘此時也。若楚漢割鴻溝東西然。公之視此世也。如鬻觸爭蝸角左右耳。蓋夫公之入吾禪也。於故龍安彩繪旣成矣。於今龍安點眼旣畢矣。宜哉玲瓏如是。快活如是。在宰官居士中。古今罕觀其比。加之維此忠烈。故家蟬聯爵位。乃垂裕於后昆。而山河誓

終始者也。

爲本上人題雲庵

本公上人。雲水自在。無所住著。飄然來求庵名。予乃以雲庵稱焉。蓋夫雲之爲庵也。江湖之上。山林之間。在々皆雲。處々皆庵。若纔有雲。卽爲有庵也。然則隨身一箇雲庵也。何往而非汝之雲庵耶。更請爲老僧。分與半間。高枕閑臥。可也矣。

寄題江戶城靜勝軒詩后序

古今壯遊之士。有志於四方者。必以經歷關左洛東之地爲先焉。凡遊關左者。必以見富士山。過武藏野。渡隅田河。登筑波山。則皆誇四方觀遊之美也。予壯年之時。跋而望之。然今耄矣。遂初志者。百不獲一。以是爲恨。頃聞大田左金吾源公者。關左之豪英也。守武州江戶城。而有功於國矣。蓋武之爲州也。以用武爲名。甲兵四十萬。應卒如響。乃山東之名邦也。江戶之城。於是乎在。雄據其要。而堅備其壘。所以一人當險。而萬虜不進。亦乃武州之名城也。矧夫此城。最鍾勝景。寔天下之所稀也。睥睨之隙。隨地形勢。彼有樓館。此有臺榭。特置一軒。扁曰靜勝之軒。是爲其甲也。亭曰泊船。齋曰含雪。各其附庸也。若其憑軒燕坐。回瞻四面。則西北有富士山。有武藏野。東南有隅田河。有筑波山。此乃四方之觀。在此一城也。而一城之勝。又在此一軒也。繇是。四方有志之士。不欲復遠

遊。但願一登此城。到此軒者。亦其理之當然也。而今金吾公託其客之西上者。求京師諸人之題詠。而將藻飾其軒楣間之詩板也。得命同題者。及予五人。然此五人之中。其東遊躬歷地者。惟統正宗一人而已。故以序屬正宗。具陳于前。告不知者。如往觀焉。於是。就予以求后題。不肯拒辭。輒用所聞於正宗之說。而附于篇末。且復傳語金吾公。雖予耄矣之後。而跋望之志尙存焉。

跋菊池藤重朝送育季林赴京師倡和詩後

清源季林師。適自紫陽而到皇都之日。與故友舊朋出迎者相誇云。我自遠方所齎至寶。富可埒國。豈不快諸輩之先觀乎。手探其袖中得焉。乃肥州太守菊池藤公送季林之詩一篇而已。詩云。驛路迢々萬里餘。長安到日定何如。天顏咫尺五雲上。着紫伽梨拜詔書。傾席相賀云。美哉此詩。誠有微意。所謂天顏五雲者。其處諸藩。而戀闕之心乎。大節如藤公。於今所罕見也。所謂季林在古所叵遇也。然則爲至寶。亦不虛矣。繇是。公之詩與公之名。盛傳輦轂之下。以聞於鹿苑大僧錄。辱賜其和。以稱揚焉。及一時諸賢。各雷例而庶載焉。既復裝潢成軸。而季林持來。請予識其所由。予輒展其軸。而從頭屈指。則凡和者某々若干人。然季林之和未之有也。蓋藤公之詩。所以送於其行也。寧其可無和乎。乃督季林俾之和。而後予題其末云。

居家四本補亡書後題

事林廣記警世人事類中。載余氏家約所稱居家四本者。其一曰。讀書。起家之本。其二曰。循理。保家之本。其三曰。勤儉。治家之本。其四曰。和順。齊家之本。予嘗論。此四本者。繇大學八條目之例而可辨焉。若夫讀書起家。而後循理保家。循理而後勤儉治家。勤儉而後和順齊家。其先後次第。自然昭合矣。凡公侯及士庶人之家。造次顛沛。目想心存。不忘斯言。則其本必立。而其末必成矣。豈其可容易哉。京師陳員外郎祖田家。有榜察張溫夫之所書余氏居家四本之石刻。員外尤珍秘之。頃許借予觀之。然其讀書二字。大而在上。如見門閭之題扁。其起家之本四字小而在下。如見章句之註解。蓋言起家者本於讀書也。餘皆効是。惜乎。於張溫夫之所書居家四本之中。而遺亡勤儉治家之本一本。員外百計求之。而未得之矣。竊意周詩三百五篇。實所經聖刪。而有其義亡其辭者六篇。東廣徵何人。則作詩以補其亡哉。彼於周詩。亦猶如此。吾將求善書之人。而摸倣張溫夫之筆畫。寫成勤儉之一本。以補其亡矣。不亦可乎。於是。要求善書之人。亦未易得之矣。員外一日候謁桃花坊下。謹再拜言相公閣下。祖田不幸。而於張溫夫之所書居家四本之中。而遺亡勤儉治家之本一本。僅大小六字而已。伏願閣下無事時。一揮毫翰。以補其亡。何賜加焉。相公領之。殆乎嘉其嗜好不在今時。乃書所謂大小六字以賜之。字畫遒勁。筆勢飛動。黑紙白字。與張溫夫之石刻無差。但有新舊之異耳。談客或謂。張溫夫宋季之一儒也。猶有其書之可傳於世。是吾相公。本朝良弼。當世大賢。雖言其書

不工。而所可貴也。況亦其精妙哉。世以爲公論矣。員外過夸於予曰。台翰一揮。而四本具矣。請着一語于其下。而述勤儉補亡之所由。則我所欲也。予曰。所謂讀書之本者。榻庵老默以爲天下之道。無不出於書。乃一言而盡矣。顧惟或馮前卒。或府中居。皆由學與不學也歟。所謂循理之本者。臥雲殘衲。一生喙哽。眼空無人。然而演貫花偈。發無礙辯。悉會萬殊。而歸一理矣。所謂和順之本者。桃花竺人之言。要令一世婦姑勃窣者之室家。皆得其和樂矣。亦是經濟之澤。所以及物也。桃花野人者。相公自稱也。然今員外之所謂勤儉之本。將徵予之言。齒于其間。譬諸群玉之中。雜以一砒。則如其非類何。若不得已。予嘗所論。重爲告之。所謂居家四本者。有先後有次第。以繇大學八條目之例踐而行之。則有何不可矣。然亦員外之家。四本既具。裝潢成幅。張之于壁間。寘之于座側。其書法足以悅目。其要言足以警心。則自起家而至齊家者。指期可待矣。就中所謂勤儉治家者。其第三之本也。在乎循理保家之後。和順齊家之先。其次第繇是可辨焉。勤者力行不怠之謂也。儉者節用不奢之謂也。故勤儉則有常足之樂。古之人以爲美德也。與彼慳風膏雨之俚諺。相去遠矣。員外勉哉。四本之義。止於此矣。予又聞桃花相公。嘗爲員外郎祖田。考其家系。辨其自出者。尤審矣。且言元末人員外郎陳順祖。字宗敬。乃江南路總管陳友諒之宗族也。大明初。避亂來歸于吾邦。其後子孫。終爲日東人也。宗敬生宗壽。字大年。大年又生某。某又生祖田。皆相襲以員外郎稱之。大年恒遊岩

栖悅道源公之門下。予兒時數見其人。狀貌魁偉。能解唐言者也。悅道知大年精於醫學。以先武州公所藏聖濟總錄二百卷。付與于其家。今之員外。猶能言之。予偶緜觀員外所秘居家四本之書幅。不覺相話及(調)記。是亦老人之常情也。幸相裁察焉。文明庚子春。書于岩栖之村庵。

左に疏稿三四篇を舉ぐ。

玉霄住天龍同門疏

江出岷山而流遠。別派同源。木託秦岳而勢高。連枝一氣。鬱爾直凌白日。沛然終到滄溟。某人聲馳妙年。道合當世。拋釣竿於東海。意不在魚。挂手板於西山。皆入歸鳥。禮羅嘗以致鳥幕。公論謂之登龍門。我田有秋。發爲華斂爲實。何處無月。分其影共其光。倒拈茗帚現優鉢花。指出柏樹苔社師意。遇中原避君三舍。孰敢爭先。起晉陽爲卿一門。願言禦侮。

雪隱照首座住廣嚴諸山疏續法嗣

山繞古都。雄據龍蟠虎踞之地。寺臨冥海。駕與鯤化鵬搏之風。壯哉此遊。展其修步。某人貌肅于外。心充於中。拈開不二法門。非語非默。揭示第一義諦。孰俗孰真。白雲布尾卽吾家風。金圈栗棘亦自受用。四方負笈。有志者事竟成。半夜傳衣。無心則物自應。乃翁有鍾愛之子。吾輩及老成之人。蜀黨洛黨互起是非。往事如夢。秦人越人相視肥瘠。同心乞盟。

日觀杲首座住妙興道舊疏

培斗折衝而不爭。御衆有術。晝毀瓦以求食。舉世成風。非得本色之高風。難持大法之季運。某人獨行特立。強記洽聞。胸次竺貝孔草。筆鋒顏筋柳骨。與妙喜異時同稱。古猶視今。於玄猷四世的傳。孫又生子。寔祖有功而宗有德。矧藏其器以待其時。蘆菡林中。既居千佛之首。蓬萊海上。又從群仙之遊。龍象臨筵。鯨鼉交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的赴來機。寒不改葉溫不增華。益堅道契。

玄象先住東福道舊疏附跋

思仲尼而師有若。古聞其風。舉趙括而代廉頗。今置此論。不圖有道之後。復得克家之才。某人學古處今。養明用晦。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先師痛施錯鑿。霸則期霸王則期王。諸子誰持門戶。譬世家長嫡而讓者。豈佛法有力所爭乎。綠水青山。入得普門境界。一絲九鼎。挽回慧日東風。既收七世之青氈。何羨一雙之白璧。捐紳屬日。包笠服膺。畏而受之則而象之。式擬先哲。年相若也道相似也。敢忘舊交。

こと下の如し。

紅塵陌上逐遊車。朝到姚家暮魏家。惱亂春風九十日。畫中猶愛一叢花。

扇面牡丹

村庵集表紙裏書に、卅元老僧手書村庵集壹冊乃歸寂之日所遺寄也とあり。今集中の佳作を選録すること下の如し。

龍飛甲子過初元。朝野逢春皆聖恩。醉舞相看田舍樂。風光堪畫杏花村。

田舍樂圖

海雲多處首頻回。聞說靈區是五臺。月落潮平人又寢。夜深龍女點燈來。

寄丹陽淵才上人

春寒澗水夜衾中。久坐爐邊柴火紅。庭院杏花天欲曉。數枝愁向一簾風。

春寒用翰勻

白髮何堪遠別情。此行恰似隔幽冥。烟波眼老歸來日。一掃荒墳記我名。

送僧渡唐

一溪脩竹碧嬋娟。小雨斑斑凝似煙。雲隔蒼梧迷帝子。夕風吹淚滿湘川。

竹雨

蘭生幽谷獨開花。藹々國香堪自誇。寂寞楚江無逐客。孤芳移在野僧家。

移蘭

楚妃醉倚西風。曾侍君王宴渚宮。嗚佩歸來秋淡々。殘粧影落玉屏中。

折枝芙蓉

一溪盤曲到階除。四面青山畫不如。脩竹罩門梅夾路。詩人居處楚人居。

山居美涼

朝伴孤雲過別村。那期佳客到柴門。不題名字知相訪。滿庭蒼苔點屐痕。

友人見訪余偶不遇

仙凡只尺路還遐。邂逅相逢豈夢耶。再覩無期恍分手。步虛聲斷洞天霞。

賦得桃花送某人行色

離亭春晚酒盃空。路畔桃花駐小紅。故插一枝紗帽上。思君心在不言中。

失題

滿眼生花醉一場。豈知不飲味尤長。利名何物唯糟粕。閑看人間是酒狂。

賦蓬底寒月送人之海西

月上孤篷夜扣舷。想君意氣挹飛仙。水天一色明於鏡。中有西行萬里船。

送人還相陽

移得斜枝寒意深。慙勤調詩待春陰。老禪夜坐渾無事。雪月暗香同一襟。
和江翁寓居栽梅詩

夜寒徹了骨先清。一拍欄干句未成。天地中間無俗物。梅花枝上月三更。
偶作

一衣一鉢一巾紗。不在途中不在家。逢樹即休逢石坐。如雲如水淡生涯。
送香上人

溪亭五月晚涼中。聽得新蟬楊柳東。莫使綠陰深處住。此聲多是喚秋風。
柳陰新禪

年少何心賦遠遊。烟簑老矣我歸休。幾回夢落江南水。半爲思君半白鷗。
招人

極目層樓更一層。憐君流落爲才能。故人多是金鑿客。去作梅花樹下僧。
和江西老人詩(丁未歲老人寓兵庫)

(有序名略 六百餘一)
拾翠嬉遊洛浦春。輕盈羅襪欲生塵。秋波只尺一回顧。落日綢繆思殺人。
十美人(有敘名略十首 錄二 洛妃)

長洲宮沼芰荷香。睡起眉顰懶午粧。越甲五千嘗膽日。樽前歌舞醉吳王。
同右 西施

蒼相遺靈尙赫然。能令身後勝身前。流言去國三千里。庶食存今五百年。舊激多憂俄白髮。冤讎可訴
只蒼天。松生北野梅西府。兩地雖遙風月連。
北野天神畫像

地隣野考一茆堂。熟識村々農務忙。避亂殊邦時序改。思歸故園路程長。嬋娟五月榴花笑。漂泊三年
柳絮狂。午醉醒來扶杖立。水田千頃綠秋涼。
田居夏晝用翰韻

三株松下數間屋。只尺桃源小洞春。過家有題留粉壁。微君無事避紅塵。水分燕尾環還合。山掃娥眉

居且翳。又是西欄夕陽好。影斜溪上渡橋人。
溪上幽居圖

水南烟外舊嬋娟。忽侍虛皇香案邊。疎影暗薰猶月後。繁花晴昊更春前。瀟湘仙子孤高甚。玉白佳人
一粲然。爲寫新詩寄芳語。夢隨胡蝶去翻々。
梅先生詩(有序 省略)

卜隣時喜近。無日不親君。譜集通家舊。書聲隔屋聞。玉蟲分彩影。金鴨惹餘熏。只要往還熟。評論
今古文。寄北隣梅丈人

晚來庭下草。中有野花香。月出散清影。一般風露涼。
扇面

身未到東海。聞人說土山。舉頭看不見。影在碧波瀾。
富士山影圖

杜若可憐色。無媒欲遣誰。只愁芳亦歇。采々已多時。
杜若花

白者或紅者。折來齊東之。君家有高閣。贈以此花枝。
扇面

紅藥可憐色。憑誰欲贈君。整翎松下鶴。飛入海山雲。
同右

山 外

第一章 足利學校

應仁の後文正・大永の頃、足尾氏足利領主となり、校規を更張し、學徒四方より此に集まり、天文年間にも尙ほ咄晤の聲を絶たず。更に降りて、永祿・天正の頃に至りても庠主九華學風を振ひ、此の時小田原北條氏寄附する所の宋版六臣注文選は今尙現存せり。徳川時代に至りては根本武夷の皇侃論語義疏の校刊、山井鼎の七經孟子考文の作成、太宰春臺の古文孝經刊行等となれり。

第二章 朝廷儒者

應仁の亂後、朝廷儒者の冠として一條兼良あり。四書童子訓・樵談治要・書記纂疏・元亨釋書注・文明一統記・江次第抄・語園・尺素往來等の著書甚だ多し。但其學所謂博物に在りて、雜駁統無さを免れざるなり。其後遂に土佐幡多の中村に移り、山口の大内氏と連絡して、終に長曾我部氏の下に南學興起の端をなせしに過ぎず。

清原（又、船橋氏と稱す）業忠は本朝書籍目錄を撰し、其家學を再興し、雄辯を以つて當時に鳴りしこと碧山日録等に見ゆ。然るに清原氏の後は遂に長州山口に移りて、大内氏の文教に資するに過ぎざりき。但だ一條・清原二氏の學遂に徳川時代に至り再び勃興して西南文學を振起せしめ、漕流の絶えざりしは、史家の輕々しく看過すべからざるところなり。

第三章 ト部兼俱

皇室の式微とともに神道は佛教と相混ぜり。兩部習合神道の如き是なり。ト部（吉田氏）兼俱、永享、永正の間に出で、當時既に流行せる伊勢の出口外宮神道、京都の忌部神道の外に純粹なる唯一神道を唱へて、天下を風靡せり。其宗旨は神道を本とし、儒佛二教を枝葉とし兩部神道習氣を脱するに在り。其説徳川時代に至り山崎闇齋によりて大いに擴充發揮せられたり。

第四篇 室町末造期 (至戰國)

上半期 足利末造期

第一章 季 弘

傳 記

季弘名は大淑、別號は蔗庵、又竹谷と號す。備州の人、建仁の竹庵縁に嗣ぐ。文明庚子東福に住す。横川に諸山疏あり(衲庵京華後集)。同十九年八月七日遷化す。年六十七。文明四年春横川江州議庵にて季弘藏主に與ふるの書あり(注云係桃源書尾)曰く、五年前今熊之先廬、解后一歎、今思之恍而如夢矣、吁先廬亦如夢耳、公謂何哉、而法末末世、刀風浩浩、佛廬于朝、戰場于暮、不足怪之、一咲、凡所可言者、件々、見桃源之書、更不瀆告、夕何夕、湘茶話舊、余云、桃源亦云、不備月日三白。(見東遊續集)遺稿一冊及蔗軒日録あり。

第二章 天 隱

第一節 傳 記

天隱名は龍澤、別に默雲と號す。播州揖西郡路傍の子なり。慈恩寺の僧收めて鞠養す。年甫めて十歳にして京の東山に上り寶洲衆和尚を拜して驅鳥の役を執り待すること二十年、其の性聰睿にして群書を博覽す。後天柱の嗣と爲る。(柱は聞溪聰を嗣ぐ)。初め洛の真如に出世す。横川に江湖疏あり(見京華集)。文明年間建仁に住す。上堂の語に云ふ、拈拄杖畫一畫曰、鑿開混沌窟、放出鐵崑崙、左邊一卓曰、大哉乾元、右邊一卓曰、至哉坤元、四時行矣、天何言哉、百物生矣、地何言哉、孟柯謂之浩然氣、老聃名之玄牝門、山僧一條蠶辣梨、三冬雖無暖氣、無端抽太極仁根、看々天人群生皆承此恩、と。後大昌院に退居し老に逼りて化す。月舟に天隱像贊あり。中に云ふ、古之稱高僧也、禪文詩俱熟者尙存、譬諸滄曇鉢呈祥瑞、今之號大儒也、才學誠兼備者稍少、猶若夜光璧無瑕玼、竊願東山天隱和尚大禪師、集而有之云云、微雨不遮天柱峰、望之險崖落々、到處聚觀香案吏、就之春臺熙々、登慈恩塔題詩探香、考淳熙傳讀易撰著、揮筆學金華仙伯書法、執經入環翠先生講帷云々。萬里(漆桶梅庵)の靜勝軒主盟に付與したる四六圖跋文(天隱四六圖本に見ゆ)に云ふ、疇昔在京洛時、依賴天隱和尚、文章鍛鍊、和尚曰、唯行住坐臥思念斯句法、以爲我勲業、何有不成乎云々と。

第二節 著述及び詞藻

天穩著す所、語錄(名曰翠竹)・默雲詩稿・天隱文集四六圖・錦繡段あり。續群書類從文筆部に其の語錄(或題天陰語錄)及詩稿を收む。語錄は播州赤松氏及佐々木氏に關する若干の史料を供する外、文字の見(陰乃隱之誤也)るに足るものなし。默雲詩稿(帝國圖書館有)は七絶凡四百七十首を收むるも、巧に失して合作に乏し。今其の稍や見るべきもの若干首を録すること左の如し。

睿思殿東金井清。轆轤曉轉似車聲。宮娥夢破梧陰月。引者不知聽者情。

宮井轆轤

連朝積雨意如何。萬恨空令雙鬢皤。桐葉芭蕉猶未破。秋聲偏向小窓多。

秋雨書懷

花外丁々西日傾。兩髯無語對茶枰。風前颯落數枝雪。知是春禽鶯子聲。

花院茶聲

菅神夢裡叩禪龜。參到無參始是參。爲法不須雙徑去。有梅北野即江南。

天神畫像

知是佳人把笛吹。寒檠花落夜將移。讀離騷罷光猶暗。桃盡南枝又北枝。

梅花灯

青山斷處是吾家。回首柳陰西日斜。罷牧歸時橫短笛。一聲吹落暮天霞。

牧歸齋

遙憶先師行道踪。岷峨西嶺有孤松。春庭移作後人表。鶴未巢時枝已龍。

人日移松栽(天龍庵作主)

雪村行卷。

招津陽玉英

傳聞平氏舊都城。兩岸人家宜月明。知向秋風思往事。寒潮夜答琵琶聲。

張良歸山圖

欲伴赤松辭世間。運籌不用動龍顏。丈夫進退與時異。四皓出山公入山。

故家喬木又東風。此日相逢說阿翁。憶得春來歸夢切。江花何處繫孤篷。

對花憶故人(禪居天與和尚)

不業詩書業酒盃。醉顏日々玉山頽。笙歌雲熟宿花夜。路有貧民瘦似梅。

公子春遊圖(三首)

孤村短日報初冬。適伴翁々喚瘦筇。吟興未闌斜照後。烏巾立盡寺樓鐘。

初冬遊村寺村庵關城橫川來

夏初伏枕到秋深。何識佳人遠別心。欲繫一封憑去雁。胸無風月不成吟。

招以清

日脚穿雲海水明。淡山隔似翠眉橫。吟詩不覺松林遠。策々芒鞋沙有聲。

自住吉赴泉界道中

籍々威名關以東。又知天下有英雄。鼓鑿不起邊城靜。驅使江山入彀中。

武藏州大田江戶城靜勝

齋

楓林裏寺白雲厨。山邑霜餘氣象增。紅葉忽經台覽後。滿廊不掃夕陽僧。

奉和相公看楓和歌

岩腰細路擁青松。得々尋人入亂峰。西日已從鴉背落。天邊暮色逐孤筇。

扇面

錦繡段十卷、唐宋以來の七絶を天文地理送別行旅等十餘門に分類せる者、天隱の自跋以て其編著の由來を知るべし。曰く、近有新編新選二集(指江西所)而出。自中唐至元季。每篇千餘首。童蒙者。往々倦背

誦。余暇日采摭。爲三百二十八篇。又自書以與二三子。令誦之。庶幾知鳥獸草木之名云。康正丙子林鐘十有七日。前建仁天隱叟龍澤書と。又其自序の文に曰く、詩者非吾宗所業也。雖然。古人曰。參詩如參禪。詩也。禪也。到其悟入。則非言語所及也。吾門者宿。不外之。覺範・參寥・珍藏叟、至天隱詩

老、或編其集。或註其詩。豈謂吾宗無詩乎。余壯歲之時。頗有志于詩矣。唐宋元三朝之詩。遊目於其間。則望洋向若不測津涯。退而採賸炙人口者。三百餘篇。睡課有暇。則諷之味之。不覺手舞足蹈。或自書以付小兒輩。以止其啼。名之曰錦綉段。往々爲人寫去者也。所恨者。逸衆作者。惟夥矣。玉府宇峰藏主靈騰之。以索華谷雅丈吟瓶。重其人者。可知矣。華晨月夕。手之口之。則詩之外無禪。々之外無詩。於是始知淵明之詩有達磨骨髓。後山詩有洞家玄妙也。文明十五年季秋初二。默雲天隱龍澤。書于清涼東軒と。月舟の抄述本あり。東大國語研究室所藏、寛永二十年京都刻、五冊とす。又同室所藏首書錦繡段抄(又名新刊錦繡段抄)は、宇都宮由的の月舟抄本に依りて補述せし者にして、由的の跋文に曰ふ、釋之天隱撰錦繡段。爾來行于世者。百有餘年。詞人墨客。無不講之。今我爲使幼學者易曉之。叨作之諺解。以廣其傳。只恐彫蟲小伎。不合君子之心。於是乎跋。萬治四年春三月穀旦。書于三近齋。

第三節 四六圖

天隱四六圖序に曰ふ、夫四六之法者。江西惟肖兩和尚。厥餘亦此時節者。本于韓柳之文法。只惟肖和尚以來。專原于宋朝坡谷之法。惟唐宋兩朝之文者。雖有等差。圓融流通。異代同轍。云々と。今其圖を下に載録す(原用紅圈點)。

○○○○ ○○○○ ●○○○

著語

○○○○ ○○○○ ●○○○

結句(梅花之事以西湖結牡丹之事以洛陽結)

○○○○ ●○○○ ○○○○ ○○○○

○○○○ ○○○○

八字稱或十字法有之。常不用之。

○○○○ ○○○○ ●○○○ ○○○○

着語

○○○○ ○○○○ ○○○○ ○○○○

平對

此例與上同

(平對若聲懸。則二對。亦尤可也。一對對聲長。一對對短矣。和曰。如此聲懸。則此次用小結也。)

○○○○ ○○○○ ○○○○ ○○○○

本則

着語

此發端六七八言之例有之。著語亦五六言。義古今如此。

○●○○○
 ○●○○○
 ○●○○○
 ○●○○○
 ○●○○○

本則

著語

○○○○○
 ○○○○●

○●○○○
 ○●○○○
 ○●○○○

八字稱

結句之間次之。聲息則二三字小結可也。始中終如此矣。

○●○○○
 ○●○○○
 ○●○○○
 ○●○○○
 ○●○○○

本則

著語

○○○○○
 ○○○○●

平對共云。亦散對共云。

○●○○○
 ○●○○○
 ○●○○○
 ○●○○○

著語

○○○○○
 ○○○○●

四言尤好。但新様之語而珍言妙句用之。

○○○○○
 ○○○○●
 ○○○○●
 ○○○○●

本則

著語

圖は右の如し。次に附言あり云ふ、天隱和尚曰。句對之事。或本則尤好。或著語亦恰好也。其處不可嫌。始中共隨宜也。尋常人所知之句對宜哉。尙以。啓札。自叙八字之後。以嫌退之言句書焉。又曰。尋常詩格。三體詩集之内。句對尤好。故事機縁。亦可依之。經語祖語。奇特之詞者。誰某知之。未知之者。詩格與家法而已。其故如何。近代之人。如嫌斯文。不用。用焉。他日待作者也。又曰。疏語無落句。啓札有落句。凡四六之體。往々有之。畫贊也。物之記也。銘也。有四六之語。李杜蘇黃之像贊有之。八字稱以下。平對一句。本則一聯。但平對者。二聯。計對以述其德也。牛馬龍虎。風之雷同。亦効之。以可宣厥縁語者也。是れ宜しく常庵・策彦・江西等の四六の説と相参照すべきなり。

第三章 了庵

傳記

了庵名は桂悟、法を眞如の大疑信に嗣ぎ宗説泛通す。文明年中勢州の安養に出世し京兆の東福に遷る。後土御門帝其の名を聆き召して法要を問ひ皇情大いに喜ぶ。特に宸翰を齎して了庵の二字を大書して之を賜ふ。文明十八年防州に往き大内氏に外護を謝す。横川に之を送るの詩並序あり(京華詩集)

永正六年年八十三にして使を奉じて明に渡る。途颯風に遇ひて回り、九年更に副使光堯と入明す。景徐の翰林葫蘆集に之を送るの文あり。明武宗帝詔して育王山廣利に住せしむ。入門の日帝中使を遣して金欄の僧伽梨を賜ふ。即ち衣を拈して云ふ、晝錦恩榮北闕天、黃梅夜半不曾傳、育王山頂橫雲霧、無相福田擔一肩と。上堂ある毎に緇白觀呼し、公卿縉紳德を崇んで來謁す。正徳八年印を解きて東歸す。諸儒言を贈る。王陽明が序に曰く、世之惡奔競而厭煩拏者、多遜而之釋焉、爲釋有道、不曰清乎、撓而不濁、不曰潔乎、狎而不染、故必息慮以浣塵、獨行以離偶、斯爲不詭於其道也、苟不如是、則雖皓其髮緇其衣梵其書、亦逃租絲而已耳、樂縱誕而已耳、其於道何如耶、今有日本正使堆雲桂悟字了菴者、年踰上壽、不倦爲學、領彼國王之命、來貢珍於大明、舟抵鄞江之滸、寓館於駟、予嘗過焉、見其法容潔脩、律行堅鞏、坐一室、左右經書、鋟采自陶、皆楚楚可親愛、非清然乎、與之辨空、則出所謂預修諸殿院之文、論教異同以竝吾聖人、遂性閑情安、不譁以肆、非淨然乎、且來得名山水而遊、得賢士大夫而從、靡曼之色不接于目、淫哇之聲不入于耳、而奇邪之行不作于身、故其心日益清、志日益淨、偶不期離而自異、塵不待浣而已絕矣、茲有歸思、吾國與之文字交者、若太宰公及諸縉紳輩、皆文儒之擇也、咸惜其去、各爲詩章以詭飾過蜀、固非貸而濫者、吾安得不序、時に齡九十歲、庵園に還りて入内す。後柏原帝敕して南禪に住せしむ。庵山門の丘墟せるを視て、衣資を出して再建す。慧日(東)の大

慈院に回る。永正十九年寂、壽九十一歳。特に佛日禪師の號を賜ふ。高僧傳に云ふ、了庵語錄二卷ありと。今内閣の書庫に之を藏し、別に壬申入明記あり、洛西の妙智院に之を藏すと云ふ。

第四章 横 川

第一節 傳 記

横川、名は景三、播州の人 諸書不詳其詳。今觀京華集。雲伯子說云。余嘗易人也。卽歲去國。二十餘歲歸國。方斯時也。國非其主。則江山之美。似非吾土。名雖畫錦。實夜行也。可慨呼矣。雲伯惠公自座。與其弟富侍者。攝余而孤。所持甚強。于一別樓指又二十餘歲。云々。 別に楠庵・楠と號す。年甫めて四歳にして京の西芳又横川所作之文。往々自製金華景三。金華乃在播州也。に英叟に投じて童役を執る。十三に及んで安國の龍淵禪師に依る。性敏にして學を好み、蚤く文墨を弄す。名を萬年に隸す。養源塔に曇仲・芳の肖像を拜し心に感ずる所あり。謂へらく悟を得たりと。乃ち自ら之が法嗣と爲る。長じて諸山の名宿に謁して皆推許を承く。應仁の亂に諸刹焦土となるや、江の飯高山に僑居す。小倉松齋居士なるものあり。和歌に長じ、川に隨ひて禪を學び、識庵庵を構へて之を延く。川乃ち之が記を作る。

識庵庵記

江州瑞石山。乃大寂師寮觀也。山錦於後。礪蓋於前。實名區也。師戢化後。一百餘載。一派滔々。多士濟々。而曰集雲。曰瑞雲。是爲最。凡居此山者。入則紙被蒲團。出則烟包雨笠。有古道者之風。

可尚。比年天下大亂。佛廬民屋。過半燬于兵矣。然而瑞石無恙。彌高彌堅。是無他。以外衛爲之金湯也。問其地。則世爲小倉氏之家邑也。今左近衛將監源公。名綱字文紀。號隨緣居士。拜集雲祖塔。受衣。其貌魁特。美鬚髯。內仁而外義。一府之望也。官至校尉監五營領城門兵。畫戟森然。會州太守始就國。衆未就化。公屬麾下。助巨藩政。功勞居多。無出其右者。由是。倉氏之家。蟬聯大振。人皆以爲榮。公無矜色。賢哉。邑西數里。縣曰佐久良。公宰之。絃歌之聲。洋洋盈耳。若勢利不經于心者。天資聰敏。勇于爲學。涉六藝之圃。獵百氏之林。最精本朝史記。雖里謠俗諺。而視濡聽染。一無遺漏。詠和歌。題唐詩。無日無之。前僧錄司北禪大士。嘗見公詩。嘆曰。不圖江東菰蒲中。生此奇才。又聞公爲人。曰。江州二十四郡。有一忠臣。北禪宗門遷固也。其見器重也如此矣。加之。奉佛愛僧。罕見其比。赤髭白足。雲霄冰雪。從而游者。肩摩踵接。蓋冠巾和尙之流亞也。其集雲峰。左折而東。崖崩路絕。下臨無地。略約架之。過者足酸。沿澗而行。里許。有一坡。隱然而高。若天藏地秘。以遺人者矣。己丑載。公相攸此地。置一小庵。穹則芟。狹則闢。杳插之役。秩々如也。木斲而已。不加丹。墻圻而已。不施綉。經之營之。得于古朴。而環庵皆山也。側者峰焉。橫者嶺焉。突然出者。爲丘爲陵。呀然陷者。爲洞爲谷。葱蘢者。駭豔者。竹樹也。烟雲也。遠近濃淡。一目粲然。獨西北諸峰。蔚爲勝絕。泉水在山。溢爲瀑布。望之如白龍。天矯飛舞。眉睫之間。珍禽翔鳴乎

上。鮮鱗游泳乎下。村叟野翁之假僂樹杪。漁童樵豎之絡繹岩間。爲我欄檻上物也。夫諸庵之隸于瑞石。葦布櫛比。不知其數。而山之於彼也。不能無孤裘反衣之論。是可惜也。今也。發薜於斯。獻狀於斯。探奇挹秀於斯。非公之與山有素。則何以臻此乎。明年庚寅。庵成。公自榜其楣。曰識廬。取東坡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之句也。不鄙微記於余。余識公之日長。而識山之日淺。詎勞繫其萬一耶。昔曇橘洲作識山堂記。又取東坡此語也。於是乎。廬山之所以可識昭然也。余請操數寸筆。書盈尺紙。張之壁間。以爲庵記。可乎。公笑而不答。他日使來數四。命不可拒也。按日域之西。月邦之東。有國曰支那。支那多州。江其一也。江州多山。廬其一也。廬山爲山。甲諸州山。五百房之寺。湧於雲端。三千尺之水。縣於天際。以至五老双峰之風烟。九江三峽之雪浪。好事者。或聲乎賦咏。或形乎畫圖。或衣被乎州縣郡志。甚則蓮而社焉。松而巢焉。有錦綉其谷者。有冰玉其堂者。殆乎不遑僂指也。宋元豐中。東坡初入廬山。一日參東林總長老。投機。以溪聲爲廣長舌。以山色爲清淨身。說八萬四千偈。所謂廬山面目。築著磕著。王梅溪曰。東坡儒中大善知識。不敢誣也。公今所居。則江州也。所識則廬山也。不盡六十日。而究勝槩。不歷四百州。而觀文物。奚爲異哉。世傳五祖戒再來爲東坡。東坡再來爲大惠杲。杲之後。杳無聞也。則公或其後身邪。讀七世書。應三等制。東坡文也。對執政。而折獨斷。帥劇郡。而勒戰法。東坡武也。文事武備。公已兼之。余將何言。於

戲乎。于朝于暮。公務或暇。去騎從。解弓刀。飄然獨往。曲几焚香。以禪以燕。一庵岑寂。八窓玲瓏。山之面目。如々不動。至其動與靜。又忘。心與境一致。盡大地一廬山也。一東坡也。誠乎不識乎。惟公自證耳。富貴不獲移其守。是非不獲嬰其身。施之教化。國日以治。遺之子孫。家日以安。然則公碩德鴻業。峭拔一時。巋存千古。與廬山俱傳。豈不盛乎。豈不盛乎。文明二年夷則廿又三日。菑年村僧橫川景三記。(見補庵東遊續集)

江に在ること六年にして相國に還り小補室に住し、文明十三年足利義政に聘せられて等持に住し、相國に移り、南禪に陞り、明應二年小補室に退きて寂す。年六十五。

横川著す所、東游集(在江州著)京華集あり。

第二節 著述及び詞藻

京華集中録するに足る者、

筆硯同窓歲半過。江東故國向干戈。秋風一錫捨吾去。客舍長安落葉多。癸巳秋送惠日東川旭侍者回里忠肝義膽動金闕。坐鎮長城萬里窟。一首和歌秋巳中。天高六十六州月。癸巳中秋。讚州源府君。詠和歌賞月。大昌天隱老人。詩而和之。謾步韻末。騷亂七年拋筆硯。風光已似隔多生。丹丘咫尺神仙府。白髮尋常人世情。春入湖梅野鶯夢。雪吹山竹

子規聲。古關月白一橫笛。何日心平天下平。次勻安仲西堂招丹丘故人詩

聞君暫寓楚王家。畫戟清香寒日斜。我亦曾霑乃翁化。繫舟江國宿蘆花。次韵京極源公見寄春陽詩

楚尾吳頭山欲迷。樓臺近水影高低。畫船有客皆官樣。去雁聲驚別浦西。扇面

何處數竿竹。牽牛風露新。相逢勝織女。翠袖有佳人。扇面

書江山小隱圖詩後

江山小隱圖詩。我養源老漁作之。蕉堅師添竄之。書乃普覺仲方老人之真蹟也。可謂三絕矣。相國心月藏主者。老人寧馨也。秘之篋笥久矣。甲午載。心月適得江山圖。仍副此詩於其上。以爲一軸。裝繪完好可觀也。謂余曰。某單派孤宗。不能發揮先德。可不太息乎。儻借一辭。傳之不朽。賜執加焉。況此軸也。若翁之鑿珠。而不可棄置者也。余展之絕嘆。詩中有筆。筆中有詩。吾翁即若翁也。畫又配之。上下江山。樵村乎。漁落乎。何處不小隱哉。詩畫一意。如不虛設也。不亦異乎。靈石曾謂中岩曰。汝鄉風俗。不欲成人。是憲言也。老人一代僧望。四朝遺老也。豈可與湛輩湮沒無聞也哉。余雖不敏。請舉梗槩。以解鄉不成人之嘲也。老人始從養源而學。此詩想此時所筆也。後遊蕉堅之門。凡所聞之道。不得於養源者。得之蕉堅也。探頤百家。游及諸藝。其書法也。當世第一。真艸兼備。自成一家。求其書者。戶外之屐常滿矣。夫佛廬官舍之基布天下也。或榜殿門。或題柱壁者。盡出於

老人一手。寔希世至寶也。鹿苑相公。蚤聞其名。微而見之。自此出入蓮府。猷納無虛日矣。應永辛巳。從國信使而南遊。蓋奉鈞命也。時大明永樂紀元也。於是乎我使者不通華言。以牘奏對。天子以老人善於筆札。試御書院。遂命老人。書永樂通寶四字。鑄之銅錢。書相國承天禪寺六字。綉之法被。以贈我國。國人到今榮焉。既而書錦回國。硯於鯨海。筆於燕山。書勢倍萬于前。可知也。勝定普廣兩相繼起。老人又從事其側。如鹿苑故事。今相當輔之始。特降鈞帖。擢任大方。西堂之位。辭而不就。壽七十九。絕口竟不言出世兩字。一榮一辱。無移其守。賢哉。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其是之謂歟。我聞秀紫芝。參畫張魏公幕下。有筆力有才略矣。而彼則一魏公。此則四相公。外面贊輔世教。內而斧藻宗猷。非其筆力才略過人者。奚臻于茲哉。按天台陶九成。著書史會要。洪武丙辰。鑄於梓。以行于世。其末有謂。曰傑斗南。巽權中。宗虞永興書。全大用造國字假如(此)。而此三高僧。皆我國之產也。自丙辰到永樂。泊乎三十年。恨天不留陶九成也。嗚乎。使老人光之於史筆。三高僧風斯在下焉耳。雖然。錢上有鐵畫銀鈎。被底有懸針無露。是無字之記也。是不摩之碑也。金聲乎中華之南又南。玉振乎扶桑之東又東。書史一編云乎哉。心月諱梵初。孜孜於學。咄々於書。不墜父風。一麟是矣。北圃曰。近時直指似蘭亭。棗木梅花。摠不真。叢林凋謝。一葉報秋。直指蘭亭。真體無辨焉。心月勉旃。文明六年立秋後一日。萬年村僧橫川景三書。

懷玉號說

播州刺史源公政光。其先小笠原氏也。世奉相府。不貳其心。由是加冠封爵。聽命京師。而信州大井。其家邑也。人不名之。稱大井公。爲國之望族也。可知矣。惟公起家。名節益顯。騎射之業。不墜先緒。而雅抱恬淡。愛雲愛僧。參洞上京師。頗會活祖意。非淺丈夫之所企也。甲午載。遠寄小幅。就余求號以表德。說以釋義也。眷余一個野衲。何自傳聞。而有此命哉。是好事者所爲。而盛意不可得而拒焉。仍號以懷玉。且諡曰。按輿地志。信州有山。曰懷玉。唐戴叔倫。文以張之。宋王介甫。詩以振之。而揚文公億。生於此焉。有懷玉山人。來託之事。可徵矣。億有詩曰。願盡清忠節。終身立聖朝。蓋警策也。景德初。校定傳灯。序古清規。以行于世焉。於宗教。亦有補者歟。柳公之出信州也。清忠事主。外護歸佛。與億行事。可並按矣。余以懷玉命之。實不誣也。夫玉也者。在山則木潤。在澗則水秀。以至隋掌夜光。郢握連城。不易纒舉矣。公溫潤于內。堅剛于外。玉其德者。玉其成者。而施之子弟。璆琳也。琅玕也。被之閭里。崑岡也。藍田也。魯直曰。國士懷珠玉。有所以哉。吁。人物眇然。世無如寂倫介甫者。雖有懷玉之美。豈可玲瓏其聲哉。可惜矣。碧瞳胡有謂。於諸寶中。法寶爲上。公平日。或參禪學道。或抱子弄孫。皆法寶也。不知用得此寶否歟。富士者。我國廬阜也。不到此者。爲不是僧。余也。瘦藤破笠。脚債尙在。萬一束遊。必取途於信州。與公一笑。未爲晚矣。左

挹懷玉山之袂。右拍富士峰之肩。所謂法寶。不待余指示。而自現焉耳矣。文明六年小春吉辰。補庵景三。

梅雲字說

余師叔萬松老人之徒。諱曰意。以季柏自號。取諸郝老也。以歲寒扁其書齋。取諸魯語也。意從余而學有年。性資聰敏。罕見比也。其書法也。于楷于草。咄々逼人。勝定友竹貞侍者。與意友善。每遇暇日。比辭對句。如茶敵手。間有可觀者。其後來佳器也。乙未之載。意出畫軸。求題詩於其上。展而視之。山層々獻狀。有雲者近。有雪者遠。其下則斷崖絕壁。一茅宇勞見于梅花香影之間。主人野服飄々。讀書而坐想。西湖處士。北野相公之流亞也。前則煙水微茫。長橋架之。不霽而虹。寔絕景也。余張之壁間。沈吟數日。不得一句。欲卷還焉。適岩栖翁至。詩尊宿也。注目久之。吟曰。門前梅意亂於雲。此句豈爲此畫設乎。余謂意曰。梅雲兩字。以爲意字可也。意大喜。便改季柏。稱梅雲。岩栖笑曰。俊哉意。丹霞以天然爲號之謂也。因記余昔在萬年常德之日。意歲十一二。出遊於翰墨之場。兒中老蒼也。或人爲意徵字於余。余厲聲曰。禮、男子二十冠而字。意未及志學。而欲以字行邪。微不再而止矣。自爾亂離。離日多。而逢日少也。於是乎。萬年已成焦土矣。亦過二十。如掣電然。無感于懷乎。而詩非余所能也。則請爲梅雲字說。以塞十年前之命矣。言未既。有客難曰。夫蘭雖香無實焉。茶蘼雖白。又無實焉。梅之能白能香。而異於蘭與茶蘼。以有實也。故詩之召南。書之說命。

皆論其實。由梁何遜。到唐宋元明。而詞人才子。鳴之詩賦。但論其花。爲可惜矣。蓋斯論也。楊萬里云。趙松雪虞邵庵亦云。今也。舍彼取此。果如何也。余曰。子之於梅也。在實不在花矣。甕裏觀天。曰天小者。是醋浸曹公也。按松齋梅譜。出商鼎催羹圖。圖中只畫花耳。又容齋評召南曰。毛鄭北人。不識梅也。詩書之說。得松容二齋。其理判然。柳樹凋葉落之秋後。桃旛李俗之春前。天凍地裂。風襲雪虐。梅方斯時也。一兩點花。冷地回春。如畫前易。如刪後詩。宜哉天下是謂百花魁矣。而梅之亂於雲者。其在茲乎。已而四月五月。迎雨送雨。青者漸黃。生者漸熟。登於廊廡之上。用於鼎解之中。一味五味。十酸百酸。傳曰。天子置公卿大夫。鹽梅相仍。不可獨是獨非也。而今日之佳實。乃前日之花也。在人論之。學與道二也。少壯幾時。所勤者業。晝則寸陰分陰。夜則短檠長檠。騰芳書林。飛英藝苑。所謂梅之開花於始也。年已長矣。識已高矣。詩熟文熟。禪教共熟。則黑衣宰相峙宗鼎。以調以和。使盡大地人。染其指。餒其口也。所謂梅之結實於終也。嗟乎。叢社一變。賈縉林立。無花無實。有何面目見梅哉。意苟勤學成道。如梅之克始克終。則萬松一枝。佛法歸於意手裏也必矣。勉旃。蘇家松佛梅佛云者。不足取焉。友竹又爲其益友。切々偲々。有松有竹有梅。歲寒齋中。樂孰加焉。更有一說。古人曰。江路野梅香。漏泄西來意。西來意是何物。達磨不來。二祖不往。庭前柏。門前梅。吾無隱乎偏。意改季柏稱梅雲。有是哉。縱使分身。作千百億。直到梅里下生。

不能說盡梅之所以為梅也矣。客退。遂書為字說。橫川景三。

柳巷鶯聲(益之來訪)

細柳鶯南一徑斜。巷深最陋是吾家。只緣上有黃鸝喚。引得詩人話對花。

同 右(代崇山)

幽鳥聲中春柳青。庵頭雨色畫冥冥。綿蠻枝上我先識。曾傍宮花深處聽。

寄題武州江戶城含雪齋

江戶城高不可攀。我公豪氣甲東關。三州富士天邊雪。收作青油幕下山。

(太田左金吾請)

京華後集にては、

送右金吾源公(甲斐氏)赴

陌上弓刀照帝州。春風折柳話離愁。遠江一國入君手。莫使鼓鼙驚白鷗。

遠州詩(有叙從略)

美人圍碁圖(三首錄二)

霧鬢風鬟著々愁。宮花深處對文楸。子聲碎入美人手。商老局終空白頭。

同 右(代俗子)

密着沈機日已斜。美人當局面如霞。宮中深秘小行樂。不奈碁聲暗出花。

去歲蒙求畢。趨庭又學詩。吾吟有誰續。啼鳥上花枝。

元旦試筆(代童)

送慈雲禪師之紀州(四首)

平等院前乘小船。白漚如雪水如天。舉杯一啜清風起。驚落梅花春滿川。

(錄)船中作

京華續集にては、

莫言北關隔東關。富士朝々如對顏。四海一家皆帝力。千秋白雪御前山。

應制詩(三首錄一)富士山(明文)

(十二年)

九里颯原雲樹間。泉河不鎖夜已關。岩根吹落浪花雪。四月風寒衣借山。

扇 面(浪花。效和歌。徐向除香二)

南有男山護帝城。女郎花下雨初晴。祭神如在中秋夜。月自放生河畔明。

應制男山(文明十三年)

一從出洛入江城。不聽人聲聽鳥聲。綠水青山有慙色。客來喚我舊時名。

喜洛客(用林藏主)至(橫川時在江州)

聞君橫槩賦新詩。國未就平霜入髭。笑向遠公同酒椀。春風六月白蓮池。

和小倉源公赴馬淵役之

詩

折竹為籬秋一家。牽牛碧淺數枝霞。畫屏銀燭人何在。風雨山中臥見花。

竹籬牽牛(夕七)

十年前事飯山客。白髮重來黃葉秋。將謂身歸安樂國。何曾夢見帝王州。

雲橫手枕臥青巖。月落曉瓶

臨碧流。幸是住庵薪水足。禿居士可號休々。

次彥龍藏主韵 門勝雲侍者游若陽

一別都城風露秋。怪君久駐木蘭舟。月明試向水濱問。杜若洲西夢裏鷗。

代笠齋記

造室以容膝。造笠以蓋頭。禦風雨則其用一也。人苟得之心。寫之物。則名其室。謂之笠亦可也。萬

年杏雲琳藏主。乃江之瑞石圖應師直下真孫也。予以丁亥之歲。避亂瑞石。於是乎。山中人喜予寓此。歸者如市。就中琳也。羶慕之。泉逐之。及予歸也。從而入洛。且夕執侍巾匣。以代予勞。每值暇日。閉戶讀書。尙友古人。可謂勤矣。一日謂予曰。琳奉師左右者。幾乎十五年矣。凡四方之人。來往于此。琳視之稔矣。或求詩文。或求手蹟。袖袖袖。日積月累。得之者。志氣揚々。稱載而歸。孰弗欲艷哉。琳有一小軸。藏於匱久。詩乎文乎。待師乘間一揮。又人之情也。庶載琳名於家集。而千載後使人知所以奉師者歟。琳望足矣。予笑曰。挾太山以超北海。不能也。爲長者折枝。不爲也。琳有此求。折枝也。爲之如何。琳字々說。予友桃源製之。無餘蘊矣。不獲已則齋名々記耶。琳曰。不敢。琳平日尺椽片瓦。無地容膝。至處金殿玉樓。茅舍竹籬。寄其身也。代以笠蓋頭而已矣。又何齋名之有哉。予曰。齋名成矣。請扁以代笠。得其所哉。王梅溪曾作代笠亭記。寔美談也。居吾語汝。琳昔居瑞石也。一間之屋。其半則雲。其半則我。朝與雲出山。暮與雲歸山。琳以笠代之也耶。曰諾。琳今坐於九重之天。隸於萬年之寺。內則萬縹拍其肩。以赴禪誦之勤焉。外則多士挹其袂。以飭文物之觀焉。琳以笠代之也耶。曰諾。在羈旅之中也。風飡露宿。一錫飄然。聽雞聲以出茅店。板橋之霜。人迹可數矣。遊江湖之上也。吳頭楚尾。烟雲竹樹。沙鷗相狎。寒鴈相呼。一絲之風。釣臺寂々也。半蓬之月。孤舟搖々也。琳以笠代之也耶。曰諾々。嗚乎。天地琳之笠也。萬物琳之齋也。過於世之

所謂青箬綠簑。以禦一陣卒風暴雨也遠矣。南泉提黃蘗笠曰。汝身材沒量大笠子大小生。藥曰。大千沙界地在裏許。蓋小笠不小。大千不大。威音之前。空劫之後。一時蓋覆却。不亦偉乎。大唐國無禪師。琳何從而得此笠。以名之齋也哉。瘦工部戴笠飯顛。日已卓午。青蓮居士作詩嘲之。清則清矣。儂禿翁過黎家借笠。婦人咲焉。邑夫吠焉。好事者鳴於繪事以傳之。達則達矣。而止於一榮一辱。百是百非。非琳之所取也。梅溪初遊天台萬年寺。寺僧夢神人告曰。明日嚴首座來。及期梅溪到山。讀石橋碑。便悟嚴再生。遂留詩去云。琳萬年其寺。代笠其齋。非徒然也。異日或有以嚴首座議之者耶。夢之與非夢。不足言之。若謂我不然。天台有石橋。書爲齋記。文明十四年歲舍壬寅八月吉辰。前相國橫川叟。滌筆於常德小補之室。

路入北山深處通。曉霜半染滿林楓。秋風青女手中線。吹落天機一疋紅。

紅葉代儂童

扇面爲惠日興周侍者書

花子春。月子秋。是常論耳。而露結霜凝。華者華。實者實。秋云秋云。月云乎哉。今此畫也。菊之白。桔梗之紫。南天笠鬼燈檠之紅而紅者。柴其籬。茅其舍。君子居之歟。可念矣。吁。夕何夕。夢爲蝶。留連其間哉。無爲也。

津野刑部侍郎像贊(姓藤、法諱常)
(高、號秀峯)

土佐之國。山川孕秀。津野之保。草木識名。維公承大中臣苗孫。羞肩藤橘。而世奉細川氏英主。挹袂源平。風標玉立。節操冰清。出入有忠有孝。友愛難弟難兄。六藝之學傳于家。窓下惜分寸咎。一卷之書跪于履。胸中屯數萬兵。寶三舞劍々氣騰落。與一射扇々聲魂驚。非啻論文講武。抑亦護教推誠。有時畫戟清香。凭几默坐。有時赤髭白足。開門出迎。課梵文者玉軸琅函。采蓮記西方美人舊約。詠和歌者花晨月夕。折梅懷北野神君風情。心正筆正。眞明俗明。自任大司冠小司冠諸曹。次憲章於刑部。不借前將軍後將軍一戰。舉捷烽於石城。烏合蟻聚不數餘子。龍騰虎變難測前程。春回朱顏。眉山二十五歲明允。天繫白日。楚椿兩八千年莊生。至禱至祝。同氣同聲。夫是之謂。昔應永天子勅靈松祖受衣禁中。而公出其葭葦以執師資之禮。後普廣相國命靈松翁賦詩席上。而公繼其莢萎以同父子之榮者也。(別有秀峯號。曰。綠髮郎君一世雄。仰之山立冠羣公。眼空佛祖雲霄上。龍耳驚頭趨下風。其序曰。侍郎藤公。法諱常高。拜勝定帝師。絕海一塔。受衣志。號曰秀峯。予所命也。云々。)

松竹齋詩有序

去京相國。東者里許。有河曰賀茂。渡河而北折。又東者六七里。有里曰一乘。一乘乃比叡山之西麓也。里有小庵。曰投老。前相國仲言老師寮堵是也。其高弟掌相國藏連城珍公居焉。而連城與予從游。寔非一日也。壬寅之冬。袖一小軸來。告予曰。此畫不知誰某所筆也。先是。南游者自彼國持來。得之十襲日久矣。今也軸之。其意在求題詩於上耳。儻有畫中宜於齋名者。請賜二字。以扁所居之室。

何賜加之。予展而視之。嗚乎。山偃寔而落於青天之外者。所謂比叡也耶。漸聞水聲潺々。而映帶于左右。清流激湍。合成長河者。所謂賀茂也耶。其山麓則村家一聚落。茶店之烟。酒旗之風。有歌於市。扑於野者。所謂一乘也耶。一把茅茨。惟寂惟寞。短々其籬。窄々其門。髣見於青松翠竹之中者。所謂投老庵也耶。於是乎。予褰裳而東望。馳逸想於寥廓之外。甚則如造庵門。與連城相呼相喚。肩拍袂抱者。豈不異乎。抑此佳景也。自彼國而無脛飛來耶。不然。自此方而有物負去耶。何境之與畫。相謀如此也哉。宋王半山拜相之日。題窓曰。霜松雪竹鐘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後致仕居金陵。遊鍾山。憇法雲寺。是日偶松竹霜雪。如詩中識。非徒然也。竊聞老師未董相國日。創此庵。名投老。方于榻退也。歸老於庵。一脚不出門。以到埋光焉。蓋菩薩宰相。乘大願輪。世出世間。入真入俗之所使然歟。爲不誣矣。由是言之。曰比叡者。乃鍾山也。曰賀茂者。乃三十六陂也。曰一乘。曰投老者。乃金陵也法雲也。半山詩中有畫。連城畫中有詩。彼不飛來。此不負出。在人不在境爾。連城自少執侍巾瓶。片時不離師側。遂奉其後。以知庵事。而才與德在躬。今非可投老之日。一朝大方廣。出據師位。則投老之門。其謂無人哉。予所望於連城在此矣。住庵有日。霜松雪竹。結爲三友。婆娑於歲寒之後也。未爲晚矣。予今老矣。果視之否耶。仍摘半山詩中松竹二字。以名其齋。詩曰。萬年峰下舊同參。投老歸歟雲一庵。歲晚無他霜雪底。有松有竹與君三。文明壬寅臘月吉辰。前相國

横川景三。

此外題牧牛圖詩序(海藏壽春(永西堂詩))の一篇の如き亦見るべし。
京華新集にては、

應制御扇讚 歸樵過關山圖

關之山。峨々而拱北。關之水。潺々而朝東。騎馬者三人。皆樵夫也。或厯眉皓首。杖頭縛双魚而擔之。或揚杖作彎弓之勢。上有白鷺一行。驚飛而去。或童子以笠繫杖肩之。捲囊腰之。各樂其所樂者也。樵之爲業。一日入山。伐木丁々。一日入市。馱者擔者。一々賣與。得錢則糴米買魚。比夕陽在山。騎而歸矣。吁。升平之日。民和於野之象也。楊子雪曰。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謹題御扇云。釋景三。

一日無由寄此情。人今何在暮雲橫。不鞋不襪越溪寺。夢入荷花深處行。

招芳春回越

京華外集にては、

十日思君天一方。離愁片々向津陽。徒勞遠夢付流水。南浦雲深春草香。

贈招清甫年少詣攝州住

日社見鹽干(代人)

花與春蘭兩有芳。關情水佩又風裳。鷓鴣啼黑湘江雨。彼美人今天一方。

題玉腕薰袖

瀟水湘山天有涯。湖風吹雪到昏鴉。扁舟不繫人何處。披得一簑過酒家。
夜雨瀟湘總是愁。何人容易宿孤舟。蒼梧萬里淚千斛。二女廟前斑竹秋。
面目儼然無古今。如聞枯木裏龍吟。竹田菊隱秋千載。咫尺丹山雲雨深。
蓬萊闕下五雲開。京樣文章次第催。花似鄉人春更好。關山細雨去年梅。

江天暮雪

瀟湘夜雨

丹州竹田菊隱禪師像讚

和龍孫少年試筆賦

第五章 九鼎

第一節 傳記

九鼎名は器重、別に錦榮の號あり。建仁の大中庵に居り江西派・九淵際・慕哲攀と同じく保社を結ぶ。初め攝州廣嚴に住し後妙光に移り法燈の後日岩(一光)に嗣ぐ。本貫及び生歿の年を詳にせず。

第二節 著述及び詞藻

延寶傳燈錄に云ふ、九鼎所著に續齋集ありと。而して左の三偈を載す。
浪屋壽山能幾尋。閑浮提樹欲平沈。睡中歷々普門境。十萬軍聲作梵音。
車如流水馬如龍。何似高軒睡足濃。縛得枕中百年夢。不聞樓上五更鐘。
竹裏閑房人不知。移牀款話逐襟期。雖然一宿同眞覺。贏得俱參玉版師。

潮

睡足軒

竹院閑話

蕪齊集傳はらず。花上集に詩十首を載するも佳作とするに足らず。今只左の三首を録するのみ。

畫裡風光謝洞春。媚晴泣雨數枝新。如何只寫花多態。不著東山縹緲人。 畫薔薇

雪覆陰山漢月沉。鬪醴酌酒拂塵深。戎王半醉明妃醒。胡越天涯今夜心。 單于昭君夜坐圖

午箭穿花高閣深。曉籌初報月生陰。多情百刻銅籠水。一々滴殘宮女心。 宮漏

本朝高僧詩選には左の一首あり。

波拍長橋春綠融。北山皓雪插青空。三千丈壁寒光動。百萬人家爽氣中。 洛陽橋上看北山晴雪

九鼎疏稿一冊建仁寺兩足院藏本にして、史料編纂掛曆寫本あり。山門十八篇・諸山十三篇・湖湖二篇・同門八篇より成る。茲に其二三篇を録す。

前常興要門住鷲峰山興國山門疏

昔佛眼之居西湖。芝泥赴隴。後法灯之化南紀。筆路啓山。有德有功懷彼祖宗。一張一弛慨吾叢典。慕文王而難見。有山濤則不孤。某機量疏通。鉗鎚惡辣。蚤跨諸師門限。洙泗之間閭々如。旁窺儒典藩籬。虞夏之書渾々爾。摩尼珠照耀濁水。雲錦段裂下天機。七佛引前。尙憶山行道。三要舉話。矧與林際同名。瞻惟台衡調元之初。乃當山門革弊之日。杪柄短長鍋兒大小。公案現成。竹影瑣碎泉音淙琤。門境奇絕。還禮樂於三代。祝叡筭於萬季。

祥岩住興聖山門疏

都下叢林。正向獨鶴之晚。天涯芳草。空過啼缺之春。嘗百丈雖革毘尼。微大惠孰起臨濟。某胸涵萬頃。眼蓋九州。龜竹篋雷勵風飛。砂沙盆金聲玉振。豈唯度門似海。抑亦氣宇如王。名藍尋湘東山。興盡返棹。法沛送關西雨。爭扶上車。要看坐致九霄。既矧息以六月。城南杜曲。奈此先慮之荒。直北長安。豈無朝宗之念。天容日表。海晏河清。

惟新周西堂住興國

雌伏雄飛。誰知丈夫之志。雞口牛後。宜解論者之嘲。今得其人。庶興吾道。某箱彩以朴。闕芳於幽。開口至言無文。索頤鄒魯。脫體寸絲不掛。埒富陶猗。高山古曲知音自希。故里榮旋先容偶合。蔭涼天下人。門當濟北之大樹。承七葉於廼祖。出一頭於父兄。選佛甲科。常恐祖生先我。善隣惟寶。豈有叔子醜人。觀如優曇新開。寄以梅花遠信。

此外蔣山伯師の建仁に住する疏、旭峰朝の越の長禪に住するの疏等亦見るべし。

第六章 九 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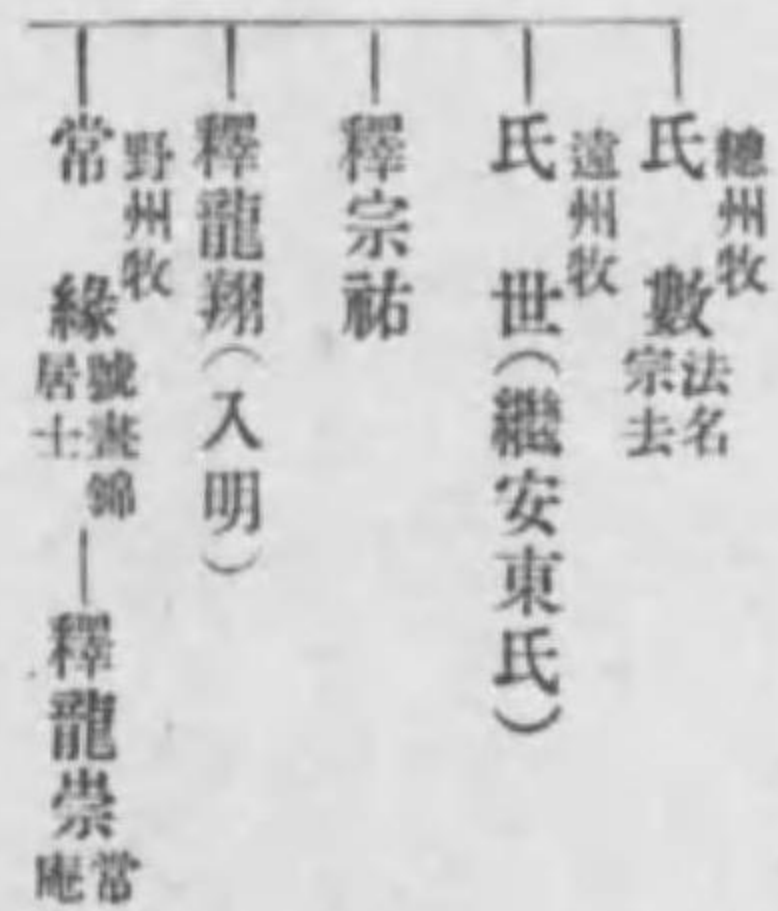
傳記

九淵名は龍深、葵齋と號す。東山建仁の天祥一麟に就きて得度し、嗣法の後寺内の靈源院に住す。寶徳三年國信使允彭に従ひて入明す。發するに臨み補陀洛山の觀音を信仰し日に聖像を畫く。積みて一千七百餘軀に至る。東歸の後之を法姪正宗龍統に示す。龍統乃ち記を作りて之を稱す。九淵彼に在るの日、百越・三吳・長淮より遠く燕の北京まで歴遊せり。

第七章 正宗

第一節 傳記

正宗名は龍統、別に蕭庵と號す。姓は平、野州太守東益之の子常縁の弟にして、江西(龍)慕哲(龍)の姪常庵(龍)の叔たり。一族蔚然として文學を以て名あり。左の家系に就いて之を審にすべし。



(參考) 糸尾長柄帝、故左金吾兼野州太守平公墳記並他諸篇、及藤原朝日錄長享元年十二月十日正宗談話記事。

益之亦和歌を善くし、細川悦道・山名巨川・飛鳥井殿・今川了俊・堯仁・堯孝・正徹等と交遊し、後年自ら素明と稱し、格物居士と號し、又鐵壁と號す。永享十二年讒に遇ひ、防州に謫せられ、明年歳六十六を以て歿す。時に正宗時甫て十三。此流離の難に遭ひ遂に建仁に瑞岩(龍)に依り、叩請して蘊を究め、又其族叔江西慕哲に従ひ、鉤玄索隱・書史を括囊して辭章日に富む。嘗て其父益之を追憶して先人故宅花石記一篇を作る。曰く、

先人格物居士。以病乞骸。而罷朝久矣。東京三條堀川之北。有故宅。別築一廬。爲投老地。穹檐邃宇。脩廊曲檻。意匠經營。曲盡其制。病少有間。愛嘉木。翫醜石。石之貌。不一而足。自宅西至其北。大石林列。或立或跪。或俯或仰。屹然而危。偃然而快。渙如奔雲。錯如置碁。怒者虎鬪。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公熟視曰。如人而不同也。與世所愛者。蓋有異耶。嘉木中。嗜梅花甚矣。其於白者。則單葉者。累葉者。千葉而大者。於紅者。則深者淺者。微絳而櫻花者。酷朱而如緋桃者。葩大片重而丹杏者。似紅如白而類海棠者。一樹而江白相接者。一花而半紅半白者。萼之綠者。黃者。香之濃者。淡者。幹大條小者。半生半枯者。橫而斜者。直而高者。一庭之際。靡弗備矣。或有鬻于貨者。不問價貴賤。輒與而取之。雖何氏之閣。林氏之湖。無及矣。時人以爲梅癖。有亭。聚大竹。列去內節。用代陶瓦。柱梁戶壁。机架欄堦。亦竹而已。兄江西名之一。擊其中。有容膝之室。敷以一團蒲。畫工能阿。作大竹數竿於後戶。戶上掛一大鑑。其巨一尺有半。宅之乾隅。造鎮宅二神宮。宮前鑿地築山。橋於地。徑於山。山之與池。相去僅數步。以檜杉有皮者結一圓舍。葺以茅茨。靠一琴於床上。山之南。開一柴關。限以別界。公日々逍遙斯花石間。超然固忘世矣。有客曰。宅之有觀游。非政。公曰。於予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然後理達而事成。非世之以玩替政之類也。一日赤松源性具。來游。

而後寄和歌。索梅一株。僧大蔭松公。亦求一奇石。公曰。人之有求于我。雖股肱耳目。可割而與之。何況一花一石哉。輒投之。燕寢之側。有一怪松。富士山之種也。高不盈仞。上下十有一枝。如張蓋然。屈曲低昂。觀者賞嘆絕倒。普光相公。傳聞。遣人見之。公喜獻焉。於是乎。公益了世相如幻。而飄然壞亭館。去花石。悉散與世之好事者。唯餘一室。僅蔽風雨。公處之。亦裕如也。嗚乎。始者亭館花石可觀者既成。而氣寧以視夷也。其住者未幾。卽壞而去之。終者居士既滿。一室亦無。萬事成空。何其推移之甚速哉。今非予而無曾視者。姑爲先人記之。以爲永不移者。倘其有子孫。則請以此爲甘棠焉耳矣。

又其姊宗雲の歿するや、祭尼姉宗雲長老の文あり。

維文明四年壬辰二月戊辰朔十六日癸未。前席東林尼寺月心宗雲大姉。倡滅於濃之本寺。越同月二十九日丙申。木麴老弟比丘龍統。弗勝哀慕。祇以山羞野奠。昭告祭于靈。辭曰。

嗚乎悲哉。我六歲而失母兮。蚤乖臥冰之誠。然我以父猶在兮。而獲幸全此生。又十三歲離父兮。徒抱班衣之情。然亦有諸兄姊兮。道爲世之一悖。嗚乎大姉特於友于之內兮。愛以恤者弗輕。錦旋拉我千里。桂玉依我于京。後先併二十歲兮。倍爺孃之心傾。視我衣之綻破兮。恒紉箴以補成。或延而食乎我兮。驗冷蒸而進美。異哉其臻斯極兮。見者疇弗爲榮。矧釋師子苗裔兮。具劉鐵磨眼。了男女之

幻相。忘聖凡之假名。牧祈金石其齒兮。胡者稀之來盈。俄捐我而永去兮。涕焉窮。臆焉平。夕雨以泣常棣兮。春霜以憂紫荆。果而何行何逝兮。見無形聞無聲。靈其鑒靈其格兮。勿肯二於幽明。文弗克罄哀懇兮。聊侑寒泉之清。嗚乎悲哉。尙享。

當時武家の榮辱地を易ふること轉瞬の間に在り、因つて一族の悲劇を演ずる往々にして然り。而して緇林の盛を致すもの、多く此に由るあるを見れば、時運の閉塞亦痛むべきにあらずや。正宗又其兄常縁の爲めに硯匣文笈の銘を作る。文武兼備の家風尙傳はる所あるを見るべし。乃ち其文笈銘に曰く、有文不可無武。有武不可無文。尙有文而無武。如馬之無關節。或有武而無文。類龍之欠風雲。文武繫公一臂。公之學兩其勤。

又題古今集後の辭あり。曰く、

天地一馬。古今一絡。雪月風花。詎攘六鑿。

又題江西慕哲二叔書后の文あり。曰く、

右吾江西慕哲二叔答瑩中老人之書也。一日考叔藏主。哀幅紙徠告曰。我偶於故篋中。得二書搨本。雖嗟惜其真蹟不傳于今。尙得免虫蝕鼠傷泯然而盡。不亦幸哉。二翁與公。於族亦叔。於法亦叔。願公同紙併騰。且以一語志于下方。俾後世子孫。知二翁崇尙吾祖之如此。則真可不寶闕哉。予讀之。

攬泪累欷。曰。烏乎。前二三十年。吾門多名賢。寧忍見今日之荒寒乎。徒恨生之晚爾。昔韓文公有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或問山谷。阿買何人。谷曰。退之之姪也。由此思之。其賢愚雖弗同。其叔有詞。姪書之。自古而然。蓋阿買最長于八分。而文公親命焉。予不善作字。矧二叔既逝久矣。孰謂足以張吾軍也哉。然而峻拒再三。其請甚勤。遂筆以志。考叔名穎。紫陽人。爲瑩中之含飴也。年甫十九。千里負笈。從先靈源翁。自爾且昏。除讀書學道之外。無餘事。尙俾吾二叔在。則必拊其頂曰。瑩中有孫。

文明十二年春筑前の聖福(安)に出世す。横川(景)爲めに江湖疏を作り、其の季弘(大)と時に名を齊しくするを稱す(見京華續集)。九月建仁に遷る。横川又道舊疏あり。長享二年二月南禪に墜る。常に東山の靈泉院に居り、村庵・桃源・了庵・蘭坡・景徐・横川・天隱・月翁・龜泉・周興・琴叔・季材等の間に周旋唱和す。其狀詳に蔭涼軒目錄に見ゆ。左の一條の如き即ち是なり。

廿八日 不參。自前夜天降雨。自五鼓前快晴。白齋案内於小補諸老。乃來臨。主位陸座 蘭坡和尚。永徳院(春陽)。愚。賓位小補和尚(横川)。梅莊軒。芳洲座元。主對勝定和尚(桃源)。養花軒。子英侍者。賓對靈泉和尚 正宗。彦龍藏主。東雲侍者。以上十二人。齋四汁十八菜。次麩。次餅。菓九種。齋中勸盃三返。茶了。陸座蘭坡。禪客琴叙。歸矣。自餘諸老者。相集御影間。茶話。正宗云。今日齋會。出于

意外。願馳東雲一句。愚(龜)則取寄筆硯紙。東雲破題云。相遇花如雪。靈泉云。更佳松與泉。子英云。不群僧白也。小補云。聊爾姓黃然。春容云。軟語鶯猶噉。勝定云。艷詩燕亦妍。竺英云。耆英今復古。永德云。獨樂日經年。彥龍云。宴自牡丹始。愚云。孝將羊棗傳。養花云。參鳥村昨雨。芳洲云。周蝶圃春烟。靈泉云。齊物々皆我。小補云。教人々盡賢。東雲云。化身梅有陸。彥龍云。亞聖杏爲淵。正宗懷々紙。有宴。々了。各歸。云々。(長享二年二月記)

正宗の南禪の帖を謝せんがために、鹿苑院に於て始めて將軍義尚と相見るや、龜泉(集)の周旋する所多し。乃ち同日録(長享二年三月十八日記)に云ふ、接正宗。則進出御前。低頭而出。相公被下廣縁。送禮。正宗回顧低頭去。相公御安座。愚(龜)謹白。正宗者江西和尚俗姪也。名字者東也。南禪寺陞座之命。就鹿苑院再三固辭。就愚亦固辭之由白之。相公御一笑。相公曰。東府障子平沙落鴈詩作者乎。愚不及。思按一諾。相公曰。與澤東堂(天)優劣如何。愚白。澤東堂者六十七歲。統東堂者六十一歲。相公曰。非問其年齡。其才藝孰優孰劣。愚白。於建仁如鳥兩翼。依其事可有優劣。相公又曰。作者孰優。愚白。作亦依時依事。可相優劣。愚白。正宗者。自壯年之時分。能講義。成其人非凡人。行令森嚴。不墮古風。能守法度。欲復舊規之心。一生有之。江湖可評之兄弟者。此仁一人耳。云々。明應七年正月二十三日化す。(高僧傳)歲七十一。常庵に祭文あり(見前虎文集)。正宗の嘗て濃州より詩を村庵に寄するや、天隱

蘭坡横川等に和作あり。天隱の詩に曰く、相思幾度目飛鴻。不謂音書落手中。往事關情東洛寺。看花歲々踏春風(默雲詩稿)と。横川の詩及序文左の如し。

次韻正宗統公首座寄呈瑞松希世師詩並序

東山蕭庵正宗老人。予故人也。自亂以降。東西鴻溝。不相聞者。有年于茲矣。癸巳之冬。有岐人入京者。蕭庵寄書起居岩栖瑞松師翁。楮尾又係以詩兩篇。瑞松大喜。和而答焉。兼命蘭坡天隱與予和之。蓋以三人善於平生也。於是乎予知其寓岐下而操履頗佳也。可慶矣。抑此禪古佛。隻履西歸。師門凋零。莫甚焉。然蕭庵愛客於北禪。而所遇爲渥。想不覺老淚之橫臆也。予識此禪也熟。而識瑞松也生。今也且夕親炙。熟其所生。今日之瑞松。乃三十年間之北禪也。雖生亂世。而所不耻者。識此二老也。但無才之美之一酬其知者。是可恨矣。噫。北禪今則亡矣。長庚殘月。獨望瑞松於前輩落々之曉而已。蕭庵其謂之何乎哉。感嘆之餘。謹依嚴韻。聊寫卑懷云。伏希采納。身世悠々目送鴻。君居岐下我關中。羸顛劉蹶兩蝸角。獨嗅梅花倚晚風。萬千般愁頭有雪。兩三年亂口無詩。瑞溪不在瑞松在。來往可同君受知。文明五年小春廿九日。萬年村僧景三。(京華集)

以て當時諸家の交友を想ふべきなり。

正宗の事蹟に一の特記すべきものあり。其の建仁靈泉の側に一文庫を建造せしこと是なり。正宗自

撰の庫記其詳を説けり。

秘密藏記

余平素所師事瑞松老人。每有垂旁余室。則必指架上方冊曰。由古天下奧編秘帙。嬰于燬者。斑々有之。若有司恒失職。則雖欲束之而出。抱之而趨。弗可獲矣。胡不爲孔壁之設哉。余曰。我無濠梁五車。我無葛洪八千卷。我無鄴侯三萬軸。如斷簡殘編。寧足藏之乎。老人曰。岩翁四十年。枯眼於鑿對。竭力於乎抄。探其端。造其奧。探剝其華實。咀嚼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口吻。見於楮管者。雖數十函。一失焉。則再得焉。無有也。何不思之甚乎。我嘗有吹簫小懲。所以欲令子築藏室。此傳不朽之計也。以是余室之東。營構藏室。起甲申(實正五年)十月某日。以乙酉六月某日訖功。東西不盈丈者五寸。南此增之者二尺。其崇十尺餘。南嚮。而一門四重。或竹或板爲戶。設扇鑰。通塞乎內者兩重。欄妄入也。或墻泥爲二扇。啓闔乎表者兩重。辟燬之備也。所以南嚮者。引南薰以涼。享南陽以晒也。其礎之拔地屹立者九空洞。而去浸淫溼濕也。礎之上。橫敷巨材爲四圍材之上。櫛比而環立者。三十二椽。其椽也材爲之地。其壁也椽爲之地。而巧者擇土如膏。操鑊和土以築。藁之堅拽者。橫排者。撒飛屑以累者。亡慮六七返。而四而上下。皆土也。土之厚五六寸。白飾以堊。堅牢如鐵。其中東西舉椽各三層。衆工既畢。東書插椽。於是乎。始得知老人之教。固可喜矣。願藏書之所。曰庫。曰府。

曰藏。吾佛三四五八藏之內。以那藏爲之名。予尋思反覆。不知所名。遂求老人名之。老人曰。吾祖之極密傳密付。名以秘密藏。可也。遂榜而揭之。自今吾翁之孫。及喜事者。入茲室。隨其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前必知吾翁之道尙存。蓋所以壽吾翁之道者。實老人之賜也矣。故記其厓略。以遺來者。於述不敢。東山藏主蕭庵某記。

村庵此記の後に題して曰く、秘密藏者何。所以名藏書之室也。藏書者何。所以藏先靈源所蓄内外之典也。秘密者何。所以寶舊物。而保護不失也。作記者何。所以遺後世。而告經始之所由也。予謂。賢哉正宗。爲人之後者。以正宗之志爲志。則一變足矣。俗諺有之。曰。不肖子弟。有三變。二爲蠹魚。鬻書而食。是三變之一也。吁。今之世。滔々皆是。豈亦有賢如正宗者乎。於是。不惟賀秘密藏之有成。而賀靈源之有後。且志諸記末。寬正六年乙酉六月五日。村庵靈彥書。と。想ふに此時應仁の兵燹に先つこと僅かに二三歳、天下方に亂を思ふの際、正宗其れ豫め之に備ふる所ありしか、且つ建仁藏書の富、今に至るまで五山に冠たるもの其由來する所遠きにあるを知るべく、實に金澤足利の兩文庫と共に鼎立して其美譽を稱するに足るなり(當時朝廷者儒者一條輝闕亦以藏書有名而灌兵燹歸焉蓋云)。

第二節 著述及び詞藻

正宗著す所の語錄を禿尾鐵笄帯、詩集を禿尾柄帯、文集を禿尾長柄帯と曰ふ。語錄詩集共に散送し

て傳らず。秃尾長柄帚は内閣文庫に寫本一冊あり。文凡百二十篇、古詩長古凡十數篇及聯句二篇を收む。首に明の質庵・衛時用・及東山の九淵の序文あり。質庵曰く、日東九淵叟。偕其法姪南叟朔上人。公事之暇。過飛虹。詣予蝸居。焚香啜茗。筆話移時。意藹如也。袖中出詩什數章見示。予熟覽之。乃知爲朔公之弟正宗統上人之大作也。視其字畫適美。句法清新。矧復友愛之情。隱然見於言外。綽有三百篇之遺意焉。雖中華有作者。亦不能遠過矣。九淵謂予曰。正宗所居。扁曰蕭庵。願賦一詩。寄以贈之。不亦可乎。予因慕其才故。不辭而爲書一絕。以奉。尙希道照。甚幸。齋居幽爽絕塵氛。華扁書蕭憶子雲。最愛高僧才器美。天葩落筆吐奇芬。大明景泰五年歲次甲戌仲春既望日。大興隆前堂。金臺、質庵、寄奉。と。所謂南叟朔上人なる者は何人たるや未だ詳ならざるも、長柄帚に送南叟賢兄行大明國序の一篇あり。其冒頭に云ふ、辛未(寶徳三年)冬九淵師遊中華、兄南叟將從之、予謂兄曰、航巨海而適遠、其所志凡有三焉云々と。而して平公墳記には正宗の兄龍翔の明に入りしことを言へり。然れば南叟なる者は龍翔其人に非ずや。衛時用は則ち曰く、九淵大和尚。一日過予。茶話之間而言。吾國一僧。諱龍統。字正宗者。聰明特達人也。八歲能詩。披雲掃霧。二十行文。經天緯地。一時英俊。咸仰餘光。而走下風。是亦斗南一人耳。予聞是言。心甚欽慕。但以不獲聆清誨於左右爲恨。是以輒得俚言一律。錄奉正宗上人法座前。伏希過目呵々擲之。幸甚。青年德望冠時髦。志氣凌雲萬丈高。海外共誇驥足。斗南

爭觀鳳凰毛。詩才李杜聲名匹。文勢歐蘇氣象豪。幾度相思欲相見。烟波渺々夢魂勞。四明西山小隱衛時用謹奉。と。九淵は則ち曰く、本朝寶徳乙酉(乙酉歲癸酉之誤。而當享徳二年。五山詩僧傳及文學小史。共本字作北。恐非是。)余從國信使。入大明國。踰百越。歷三吳。大江之南此。長淮之東西。行不輟足者。殆六七千里。遂達燕之北京。而遭時盛明。禮樂繁興。人物秀整。實莫媿漢唐之化。於是乎。晨而謁貴仕達官。暮而接名縉英納。始獲酬平素之志也。數日携南叟朔藏主。遍遊都下名利。到大興隆寺。投謁質庵老人之室。老人指南叟。謂余曰。斯人有何求耶。無日不涉吾地。余曰。南叟有令弟。名統。字正宗。留之海東。不能無鵠鴻雁之念。況乎。正宗才且賢矣。年壯學老。詩文與禪皆熟。願老人賦詩一篇。遠寄正宗慰藉之。質庵惠以此篇。而余以景泰甲戌春。辭闕下。抵南京。過歷潤・常湖・蘇四州。到餘杭。留半月。復歸四明。衛氏時用。金陵人也。客居四明。才德兼全。實衣冠之選也。余從之遊。亦有贈正宗詩。可以爲榮矣。遂以六月二十四日。去寧波府。泛大洋海。是時余歸舟。無江南物。惟兩篇詩耳。歸本朝之日。輒以二老贈篇。投之正宗。正宗曰。匪分之耻。君子不受。不類之歌。仁者不當。篇中褒寵。過實也甚矣。吾得當之耶。歛藏不出者數年。一日余過蕭庵。責正宗曰。公何謙抑之甚哉。公之伯父。續翠江西翁。本朝名流。德高一代。名垂後世。而口無可擇之言。是以獲其隻字片言者。以爲百世之寶。皆必秘重焉。嘗爲公題詩扇上。曰。斯文付賢姪。全趙一相如。且書其後云。癸亥秋。病餘作書。付姪統。蓋翁平日慎許可。知公

之才之美。而吐斯句。由是。余南遊所到。揚公名者。決非余私言也。然則二老詩中褒寵。亦實本乎續翠之言者也。正宗於是出軸。俾余書之。且繫以四韻一章。此身誓不隱人善。到處江南摠說君。一代盛名歸廣受。少時健筆數機雲。吳中秋色萬山瘦。越上春容百草薰。故國生還情似昨。皇天何許久離群。長祿三年歲次己卯七月下澣。洛陽東山九淵叟龍蹠。書于知足塔下。

正宗文藻一斑既に傳記引用する所の諸篇に見ゆ。語句の間微く瑕疵を見るも體格は善く備はれり。今更に其若干篇を選録すべし。

北野天神眞贊並序(代師 瑞岩)

堯舜以文。湯發以武。々也者。亂世之備。文也者。治世之用。是故。進取以武。守成以文。乃古聖賢之道也。吾邦昔丞相。發文思。則若日若月。濬哲賴其明以進。奪神武。則爲雷爲霆。姦邪觸其威以摧。今之北野神君是也。垣屋仲子某。金吾公之股肱也。平素傾誠敬神。一夕夢神人告之曰。明日持北野畫像來者有之。出子弓易之。明日果如其夢。以弓易像。而所敬益加微。予作之贊。以原其夢。夫弓之爲物(似脫九箇字)爲亂世講武之端。復像之爲形。野服蕭然。折梅插袖者。爲治世弄文之表。神人之所教。以文武相易。何耶。先是。逆賊連據播易。怒敵抗岳。翹芽傲電。而國大亂矣。於是乎。從公而進取。今也。魁渠既踏。群頑悉夷。瘡者以灑。枯者以肉。而國大治矣。於是乎。佐公而守成。則

可乎。文立則武偃。武興則文衰。宜見時以用焉。儻夫當亂世以文治。則雖堯舜。不可也。當治世以武振。則雖湯發。亦不可也。由是。陸賈有言。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予謂。神人以長久之術授焉。蓋出乎素敬神之誠也歟。占夢之舉。舍此奚取。子其思之。仍贊以詩。曰。北野千年凜有靈。文如日月武雷霆。山西猛士藥弓後。插袖梅花入夢馨。

文明字序(代師 瑞岩)

顯乎明之謂文。隱乎晦之謂質。質之發於文。晦亦隨爲明。然不直發。必先有兆。無兆而發。未之有也。故夫照曜以日月。驅動以風霆。變化不常者。天之文也。布列以山河。發越以草木。神妙莫測者。地之文也。施之卦爻。而陽陰之理顯。刑之典謨。而政事之道行。咏之雅頌。而風化之用著。筆之春秋。而賞罰之義彰。序之以禮。和之以樂。而扶導防止之法具。雖其爲教不同。凡所以樹舜倫。述大義。弼成天地之化者。又人之文也。嘻。三才之爲文。豈無兆而發者哉。於是。反思密察。以究焉。則日月未照曜。風霆未驅動。山河未布列。草木未發越之時。唯一氣耳。一氣者質也。一氣裂而成陰陽。陰陽者兆也。卦爻未施。典謨未形。雅頌未咏。春秋未筆。禮樂未序和之際。唯一理耳。一理者質也。一理闢而成情志。情志者兆也。斯所謂有兆而有發者歟。故易不云乎。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其龍之潛而在淵。質也。晦也。飛而在天。文也。明也。抑又見而在田。蓋其兆也。由是思之。晦明文

質。泊兆之義。曉然可觀矣。誠君子行止亦然。越上之秀。名兆。學佛之徒也。處晦而志諸文。吾所以字文明也。然志存焉。學不至焉。不可也。學存焉。辭不至焉。不可也。辭存焉。時不至焉。不可也。其克至焉者。若健者之升梯。舉足愈多。則身愈高。人愈仰之耳。吾佛氏道。不外於是。序以寄之。

北野聯句詩序

夫動天感神。莫近於詩。蓋詩之類多矣。聯句詩一也。予原其所權輿。而雖古之人。不能悉也。昔漢武謚栢梁。每人作一句。句七字。連以成文。皮日休以是爲之始。然未知其出於漢之先。邛風所編式微。乃黎之臣二人作也。王應麟以是爲之始。然未知其起於周之先。故世不見短。從共稱之。予聞楊億談苑。曰。聯句之製。自舜作歌。答絲鬮言庶載而始焉。於是乎。知所權輿之遠。而皮王未之悉也。唯獨楊氏得博考而深究之。迨六朝。粗見其盛。何遜彙中多有之。顏延年之酌謝監。謝玄暉之登武昌故城。皆有之。泊唐。如裴晉公綠野。韓吏部城南。元越州所倡。劉白所和者。可謂益大盛。由宋元以還。士大夫交接之間。逞々言之。雜糅頽弛。不足勝稱焉。率其之爲製。比辭共韻。各出之者。或兩句四句。亦有出一句。對一句者。謂之轆轤體。今也。承襲以倣焉者。亦如之。吾邦北野君耆相公。適詩之神也。宙宇宏麗。蔽野張勝。環植以松以梅。俾人坐置身於湘西十里間。西湖千樹裡。尺咸爲

風雅卿。既已歷五百歲。靈蹤荐彰。祭之以禮。羞之以樂。其所欽仰。至矣盡矣。凡人之欲工於詩者。拜趨此祠。以希其賜。能罄誠者。累日默祈。必有其應矣。吾友古雲。以吟哦爲事。歲在庚辰惟暮之春。携其游桂林。詣祠下。而留者七寅昏。焚脩之暇。兩人聯句千言。聊代青詞。以寓情焉。體致新巧。自作格轍。連珠疊璧。爛然有光。逮其才瞻思覃。句々有眼。則如清風觸松。以葉々有聲。如春色透梅。以枝々有香也。想夫神君之感之動。以深以大也耶。既而哀其暮。來就吾靈源翁。而求以批且評。復謂予曰。叙端焉可。予曰。神君者。予攸素敬。古雲者。予攸受知。苟辭以不文。則其義併不宜。我有一言。姑爲進之夫。有虞周漢。六朝及唐。作者固多。其妙皆求諸己爾耳。天也神也。何與之有。但唾鍛旭鍊。揮發性情。功就道存。而後天爲之動矣。神爲之感矣。則豈可妄外求哉。斯蓋神君之意也矣。叙以係乎左。

哦松齋記(代師)

(瑞岩)

四州盛族。津楚藤君。嘗寓京師。與予敦甚。一日哀軸徠曰。我所居小齋。取事乎藍田崔氏。以哦松爲名。然未有記。記之可也。予以不文數拒之。而未獲。君幡然還里。方是時。州不治。政不恬。俗不和。民不康。君見機退閑。而閱星霜者。殆一紀於斯。庚辰夏。以書投余。且督且責曰。昔張衡研京十年。左思練都十載。我求記文以來。其構思之日。既越乎張左。何其晚哉。予書復君曰。四州極

南一島。而身未得放舟一遊。至於山川之秀。風物之美。徒想見其處而已。是以齊欠寓目。然松之與君。則素心知也。請以予所知者告之。夫木之無芬香艷美。而無益於人之觀者。莫松若也。然有三之異焉。嚴霜挫之。而弗克改厥色。澗壑塞（原脫一字、今以愈加焉）之。而弗克礙厥聲。山上之苗。離々以茂。而弗克以闢厥棟梁之材。如是則有益乎人之觀者。亦莫松若也。推之於人。固有之矣。君也。深原雄傑。以知而謀。以義而斷。則雖百萬之師臨之。而確乎堅守焉者。松其聲也。高懷遠度。覃思大雅。垣事吟哦。則雖躬處於窮壤遐陬。而佳作誼傳於朝廷上者。松其聲也。存千歲不朽之心。與一時彙進之徒。弗敢相抗。則雖宏才乏近用。而終可以支萬間廣廈者。松其材也。此之三者。松而人也。人而松也。嗟乎。世之以豐頰曼膚取人者。觀君如何乎。齊之四圍。環植數樹。逍遙其間。吟以涉日。固宜哉。藍田丞。蓋瀟洒一措大爾。非可以君同觀者。然韓文公作丞應記。而後松之色益秀。松之聲益清。松之材益良。予製文之遲。以有媿於松也。非構思之久矣。既以書復。又以爲記。

津野壽嶽居士贊

聖賢應世之跡。不可以有恒矣。遠而儒童菩薩者。孔丘之夙駕也。光淨菩薩者。顏回之吾曾也。近而張文定。卽琅琊之閑衲也。蘇文忠。卽五祖之高僧也。維津野氏。厥姓曰藤。文經通貫。武備兼能。忠肝磨三尺之水。詩肺鏤一條米。齡才十七。應制試而誇其詞章。頃刻而就。則足以抗於錢易。歲方

四十。甘勇退而忘其飛騰。暮景之斜。則足以優於杜陵。千里海山。既稅朝參之駕。五更風雨。猶燒夜讀之燈。矧乎早入我禪肆。不爲無師承。自靈松而二傳。所貴同其宗姓。起長林之百廢。亦能昌其雲仍。會得眼橫鼻直。何頃慮靜心澄。楊雄草玄。猶疎妙果。相如諫獵。未駕真乘。是以僉曰。公之生平所有。乃悲願力所弘也。斯蓋靈松之再世。而得長林之中興者耶。

右左金吾朝散大夫、備州太守、津野氏之高、藤公、壽像贊、公與吾靈源翁甚敦、亦嘗有一肖像。俾吾伯父續翠贊之。今以二翁遺愛。復命予。贊此像。豈其可辭乎。

寄題江戶城靜勝軒詩序

武州江戶城者。太田左金吾道灌源公所肇築也。自關以東。與公左肩者鮮矣。固一世之雄也。威愛相兼。風流藉甚。比年騷亂以來。欽承王命者。八州內才三州。三州之安危。系于武之一州。武之安危。系于公之一城。可謂二十四郡唯一人。夫城之爲地。海陸之饒。舟車之會。他州異郡。蔑以加焉。壘之高。十餘丈。懸崖峭立。周以瞭垣者。數十里許。外有巨溝浚塹。咸徹泉脈。瀦以羶碧。架巨材爲之橋。以爲出入之備。而鐵其門。石其墻。磴其徑。左盤右紆。聿升其壘。公之軒。峙其中。閣踞其後。直舍翼其側。戍樓保障。庫庾廐廡之屬。爲屋者若干。西望則逾原野。而雪嶺界天。如三萬丈白玉屏風者。東視則阻墟落。而海蘊天。如三萬頃碧瑠璃之田者。南嚮則浩乎原野。寬舒廣行。平蕪

茵布。一目千里。野與海接。海與天連者。是皆公几案間一物耳。以故軒之南名靜勝。東名泊船。西名含雪。公息斯遊斯。則一日早午晚之異。一年春夏秋之變。千態萬狀。拍机可翫者。雖互出更呈。而所以出焉呈焉者。凡三焉。東瀛晨霞之絢如。南楚薰風之颯如。西嶺秋月之皎如者。天之所與也。遠而漚波曙兮嶋岐分。鴉背曠兮岡巒紫。近而腹田旁環。陂水常足。某林可樵。某叢可蘇者。地之所獻也。城之東畔有河。其流曲折而南入海。商旅大小之風帆。漁獵來去之夜篝。隱見出沒於竹樹烟雲之際。到高橋下。繫纜閣欄。鱗集蚊合。日々成市。則房之米。常之茶。信之銅。越之竹箭。相之旗旄騎卒。泉之珠犀異香。至鹽魚漆奈。梔茜筋膠藥餌之衆。無不彙聚區別者。人之所賴也。於虜。公不出此室。收天地人。以爲吾有。蹠哉。於是乎。照其搖而散正矣。虛其躁而失常矣。杜戶瞑目。厚養弗已。發之於言。則清者或歌詞。和者成政化。然後乃定其神。乃寧其氣。神與氣合。而太清爲輿。元氣爲馬。逍遙於玄々無窮之域。則雖鬼神。弗克測其機也矣。青牛真人有曰。躁勝寒。靜勝熱。清淨爲天下正。蘇欒城解之云。成而不破。盈而不冲。譬如躁之不能靜。靜之不能躁耳。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滯於一偏。而非其正也。唯泊然清淨。不染於一。非成非缺。非盈非冲。而后無所不勝。可以爲天下正矣。今也。公之以所守。扁於軒。不翅勝熱。無所不勝。則宇宙間。與公相爭。而相戰者。未之有也。所謂可以爲天下正者也。其不知焉者。咸謂公之感受。能

俾人忻懼矣。如含雪泊船者。浣花老人蜀中倦遊之境。題遍所及。而以此地同此景。摘以爲名。在公乃吟中一風流爾。聽松村庵翁。由幼至老。鴻藻片章。被於天下。其名誼傳者。六十餘年於此矣。是以公欲需翁題詩其上者。蓋亦有年矣。丙申夏。適介人請詩及跋。且要屬能言之二三子。題于後。書于板。掛于室。俾關左人歌之。翁告予曰。我未嘗東遊。奚以得措一辭。幸子所目擊。述以序可也。予退讓弗允。蓋予之序秉草也。翁之詩與跋吳鼎也。遂以所聞見者。次而爲之序。詩云。雲連雪嶺水連吳。城上軒窓開畫圖。最愛似留行地日。碧天低野入平蕪。文明八年丙申八月。

扇面畫雞尾在其背

牆外見角。則知之牛。管中見斑。則知之虎。斯得其端。完其全也。扇面畫雞。尾在其背。一雞亦趨。畫者新意。胡然出乎。蓋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者耶。

當時江戶城記を作りし者數家あるも、右見ゆるものを以て白眉とすべきに似たり。此外屏風畫記・東坡先生畫像贊・希文字說等諸篇は集中の見るべき者なり。復季弘老人の二篇及瑞岩・村庵・天祥等の行狀、河清常庵の字說の類等は傳記の參考とすべし。
今、長古詩二三篇を録す。

畫山水爲濃人題(丑)

丹青知是巨靈手。擘取崑崙割蓬丘。移來擎出半空上。此山如故似何州。下有雲霧拔峻趾。林梢出沒深更幽。風岩喬杉晴可數。掩映富堂髣髴綫。掀窓賓主連床坐。如望人在空中樓。想應是兩謫仙輩。一派銀河潑眼流。奴肩擔重走蘇磴。路轉山根曲且脩。篙師可喚沙村近。東岸北岸俱有舟。有無互通酒又熟。欲負唾墨備獻酬。江叟舉罟來戶外。市翁抱贏去橋頭。關心唯是老漁屋。復有能詩釣徒不。壞垣竹節風鳴棹。虛砌松梢月掛鉤。嗟我萬事已黃髮。殘生何處隨白鷗。憶昨行年踰不惑。避兵長欲卜歸休。入海洪河晨靄立。連天嶮棧夕陽收。旅瓶療飢欣土壘。商菹止渴累烏甌。三生骨肉孤藤杖。萬里風霜一布裘。到得田園甘粟里。十年高臥白雲秋。一朝身隨雲出岫。今似歸無宿可投。榮枯蟻垤柯南夢。聚散風湍水上瀾。鄉人遠寄一小幅。索我題詩憶曾遊。欲信口言閑對畫。鄉村在目不堪愁。愁不堪時更無那。卷欲還之十日留。々々到幾時還也未。可憐吟懷不自由。篇終如接混茫去。山迢々水悠悠。

杜門行(壬子多)

萬休容。龍之子龍之孫。早有志氣吞乾坤。操觚賦高軒。叔父曾云斯文付賢姪。自爾自任常念道所存。前年諸侯軋起兵。猶有草廬足避風塵昏。此去甘蟄深山裏。霧暗雲霾尺水渾。忽被春雷起蛻々。未待天瓢入手翻。滌筆神泉辱聖恩。繫書沙鴈台春敦。東山不翅步水上。浪跋桃花透禹門。茲有儷名假擬々。

貌。妄委癡禮吐蠟言。可忍隨宿饜俯仰。杜門退閑不窺園。杜門退閑不窺園。真是真非曷足論。天人相勝竟歸根。々之大莫大於元。

長安卽事(前同)

癸丑巳月。長安遽多艱。安危變似手翻覆。去就忙如雲往還。暴電色疑拋白石。剛風力可拔青山。東西相割地。南北幾封關。紅旭果猶在。碧霄高尙閑。茫々不解皇天意。慘々空傷壯士顏。二十七年兵未息。何時洗馬挽銀灣。

此外寄津野吟松齋詩・自責行・(見常庵傳)東坡戴笠騎驢圖・龍源及龍崇(常庵)との聯句各々一百句等あり。村庵の蒲室抄は村庵の蕭庵の爲めに講じ、蕭庵の筆記する所に係る。故に月舟の蒲室疏抄には蕭庵の蒲芽と稱せり。蒲芽は即ち蒲室抄の別名なり。又蒲室疏抄に曰く、蕭庵云。太白學蒲疏於絕海。記其所剽聞。(開書也)村庵就太白小師借之。今此注錄太白義者是也。また月舟の跋語に吾聞諸蕭庵。蕭聞諸村庵。村聞續翠(西江)之説云々。とあり。以て其傳承する所を知るべきなり。

第八章 蘭坡

第一節 傳記

蘭坡名は景菴、又雪樵と號す。法を南禪の大模軌公に稟く。夢窓四世の孫なり。聰慧夙發、諸書史に於て該研せざるなし。諸刹を歴遷し文明七年十二月臨川に住す。横川に道舊疏あり(京華集に見ゆ)。尋いで南禪の仙館に住す。横川に江湖疏あり(京華新集に見ゆ)。後事を謝して正因庵に退居す。文龜元年庵中に終ふ。在世中後土御門帝屢召して法を問ふ。後柏原帝追褒して諡を佛慧圓應禪師と賜ふ。

第二節 著述

景徐の翰林葫蘆集に春庸の詩卷を讀む詩の序に云ふ、龍阜春庸首座、集其平日所作之詩一百篇、就雪樵師求筆削、於是撰取四十餘篇且批之且點之、仍題四韵一章以賜之、榮莫以若焉、云云、吁方今江湖吟風嘯月之徒數吾禪林詩尊宿者、必以雪樵繫之大拇指、凡懷辨香、跨門限者、四方靡臻、然而僅窺其窓牖耳、春庸今佩左證而欲續詩燈於已滅也、又何求之有哉、予若再三則若有白長老之誚也耶、夫雪竇詩壇李杜也、不可得而比擬焉、於雪樵亦云、豫章春秋之貶吾知不免矣云云。

高僧傳に曰く、蘭坡所著、仙館集・雪樵獨唱集ありと。

第九章 東陽

第一節 傳記

東陽名は英朝、土岐氏、濃州賀茂郡の人、五歳京に上り天龍の玉軸種公を禮して童役を執る。資性逸發、内外の經籍目を過ぐれば即ち記す。雪江深の道貌を開き錫を龍安に掛け遂に江の心印を傳持す。出でて丹州の龍興に住す。文明辛丑詔を奉じて洛の大徳に移る。周歲にして又妙心に遷る。三歳にして尾の瑞泉を主とる。濃の源司農少林寺を翹めて陽を請じて第一祖と爲す。尋いで州の大仙定慧の二寺に徙る。到る處道俗宗仰す。陽八たび道場に坐し、四十餘年應機演法、五山の衆僧負笈門に填つ。永正元年八月濃の少林に在りて微疾を示す。二十二日偈を作りて徒に示して曰く、造化小兒休鬪人、靈臺不動一微塵、侍僧勞苦以何謝、籬菊半開楓葉新と。二十三日源司農陽の照容を寫して贊を請ふ。即ち贊して曰く、呼翠竹爲眞如錯、喚黃花爲般若錯、畢竟有若非仲尼、畫師畫師、莫將五竺鐵鑄一大錯、錯と。翌日端坐偈を書して曰く、涅槃四柱一時拗折、看々珊瑚枝々撐著月、憑甚魔宮化墨、魔膽落、喝と。筆を措いて化す。壽七十七、少林に塔す。陽實に妙心四派の一なり。諡を大道眞源禪師と賜ふ。

第二節 著述及び詞藻

高僧傳に云ふ、東陽著す所正燈錄二十卷あり。又其八層の法語を門人編輯して十卷と爲し、無孔笛と曰ふと。又其贊に曰く、世人謾評。稱才東陽。不然。實是本色衲僧也。不信者。請看小參語。不離

文字之性而如此言哉。蓋妙心門下。謂之命世宗師。亦未爲僭之。若夫文才。他之小技巧。但以出後時。不能無少渾厚之嘆惜而已矣。今東大圖書館所藏少林無孔笛六冊は、再住華園元貞重編の跋文あり。寛永六年京都書肆の刊行に係る。卷一二は諸會の語録、卷三四は佛事、卷五は偈頌、卷六は像贊雜文等にして、附録に敕書及傳あり。

今無孔笛偈頌中より若干首を選録すること下の如し。

有梅無雪不精神。有雪無詩俗了人。薄暮詩成天又雪。與梅併作十分春。

馬祖與西堂百丈南泉

月

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道吾漸源到一家弔慰

曾絕珠纓吐錦茵。欲披荒渺訪遺塵。秋風忽洒西園淚。滿目山陽笛裏人。

到石霜法堂覓先師靈骨

蕭條院落雨聲中。立盡龍山吹帽風。蝴蝶飛邊應有句。黃花秋淡露叢々。

九日寄人

庭前紅白梅。春到一時開。遙識帝城北。爲花神馭催。

無題

碧雲日暮惹閑愁。拄杖嶙峋牀角頭。梅在溪邊門半掩。白鷗不下水悠悠。

春日寓懷

尺書來報海棠開。不奈舊房歸興催。永夜能燒老坡燭。恐花睡去委蒼苔。

聞大仙寺海棠盛開作之

應機接物鬢斑々。倒臥橫眠守一閑。柳絮走過無佛處。三山鎖斷萬重關。

漫興

今年紅是去年紅。老眼看來似霧中。遮莫人呼王和尚。袈裟吹亂落花風。

對花漫賦

雨洒幽篁爽氣浮。蒼梢吹亂暮蒼頭。乘涼快策揚州鶴。占斷渭川千畝秋。

暮蒼雨竹(七首)

節過重陽雨未晴。敗簷點滴帶詩聲。倚窓吟斷折殘菊。彷彿抱叢寒蝶情。

籬菊

肩輿終日傍山行。白首獨含懷古情。衣錦將軍有餘烈。嚴霜楓樹擁重城。

覽土岐府第

把茅分得一溪雲。栽竹疏泉畫掩門。松靄層々山裏寺。稻田漠漠水侵垣。斷霞隔岸疎鐘麓。片雨過橋

數店村。明眼衲僧吟不徹。欄前烟景變晨昏。

庵居偶事

亂後江湖絕消息。破裂裝下算遊程。夢中四十年前面。樓上三千里外情。去鴈蘆花烟雨岸。翻鴉楓葉

夕陽城。安能挽落天河水。一洗人間兵馬清。

漫興

會無多日別多年。柳絮光風心欲顛。十夢春來九蝴蝶。洛東古刹牡丹天。

寄雲門禪師在東山靈源

精舍並呈常庵雅藏(二首)

人被九關隔。月猶千里同。何當尋舊約。分榻聽松風。

寄順藏主

亂山高下備嘗險。路入溫泉望眼明。塔抄斷霞迷樹色。橋邊殘雨趁鐘聲。醫王殿下露肥藥。玉女祠前

風弭旌。默禱從來有神助。歸程三日定新晴。

有馬溫泉口號(七首)

青山如笑片雲迷。露宿風餐有底忙。野水縱橫橋下合。田家遠近樹陰藏。村々落葉三秋雨。處々楓林

一夜霜。最是斷崖苔石滑。杖頭有眼脫危亡。 有馬湯歸
襟宇士蜂雪。筆頭龜谷花。湘江可流恨。萬里隔鷗沙。 謝人見惠湘竹管筆
蒼相風流在。尋詩廟下來。遙望松似齊。近看雪皆梅。花月九天筆。楓宸一轟雷。片雲何處過。絃管
鳳城隈。 夢詣北野神祠
平生江海志。對畫思悠悠。隱顯遠帆影。猶疑天上鷗。 扇面(八百一)

第十章 周 興

第一節 傳 記

周興名は彦龍、別に半陶子と號す。山城深草の土器師の子なり(或曰石井河内守弟)。早歲、相國の法住院に投じて默堂久に依る。資性英達詩文を以て聞え、特に聯句に巧にして、建仁の月舟(桂詩)と名を齊くす。横川・桃源等に師事して景徐と講友たり。三十四歳にして寂す。其の應仁の亂に遭ひて河内に難を避くるや記あり。曰く、應仁丁亥。四海騷屑。洛陽先受其難。於是。諸利之鱗次于輩下者。一炬焦土。雖有幸而免者。而吾黨豈可兵塵其面。賊壘其居。以忍之乎哉。有入河者。有入海者。且以全性命爲得計矣。予也。匿跡於河内楠葉。楠葉之爲境也。城南尺五之地。而男山北構矣。秋而神靈擁護之月。和光

而在上。春而韋曲惱人之花。同塵而在下。實佳致也。一室恬然。寓者三四歳。俄然有意于古人乘下之戒。乃呼杖鞋。隻影翻々。于此于彼。岷葛楚砧。嶮岨艱難備嘗矣。越戊戌。天下定一。諸侯就封。百姓安堵。所謂吾黨之散處四方者。又輻輳于輩下。明年己亥。予亦入洛矣。一日樹凋葉落。歸雁南飛。因而送之。因懷城南之舊。屈指却數。殆七許霜耳。其戀々之情也。不翅南巢北嘶之比焉。昔周彦倫。欲遊舊隱。一時譏之。陶泉明。俄歸故里。千歳稱之。予也。祖周乎。或祖陶乎。夫陶者爲第一達磨。予之所祖也。即日駕會。入楠葉也。三徑有松有菊。皆含顔色。似不忘舊。何況於舊遊之人乎哉。相得歡甚矣。而其昨之黃口者。今之丁壯也。昨之丁壯者。今之蒼顔者也。予亦自顧今日之吾之非昨日之吾者。不鏡而可知矣。於是乎。不能無感。一詩記之云。一夢東西六七霜。歸來三徑菊添芳。滿林楓葉盡遊錦。意足他鄉即故鄉。

第二節 著述及び詞藻

周興著す所、半陶稿六冊、永正五年景徐序を冠し、明暦二年版行す。足利學校藏書目錄には寫本六冊とあり。今内閣文庫所藏寫本一冊(徳川昭武氏藏本寫)。雜文凡五十篇、横川・月翁・桃源等に代りて作れる者をも含む。景徐の翰林葫蘆集及横川の京華新集續集外集等に、周興に關する記事散見す。景徐の寄小補(横川)和尚書の中に云ふ、和尚前指爲乳臭兒彦龍侍巾瓶。詩文添色。拭目可見。或繫念於一著子

否と。又其半陶齋序文に云ふ、余亡友興彦龍。年纔三十四。而拋筆硯去。有遺稿。成鉅卷者六策。同門舊友。厚乎平生者。類之筆之。一日携之過余。以見示。且曰。暇日披覽。請以一言。冠于其首。朋友不相忘之義也。就視之。則四六一策。文大小二策。詩長短二策。號西游集者一策。先栖芳(月)跋之。余得之。行吟坐詠。或倚枕而展翫。其才之茂也。學之富也。譬如富人之稼也。云々。周興、文格正健、亦當時叢林の珍と爲す。然るに大成に至らずして死す。惜むべき也。今其若干篇を抄録すること下の如し。

小倉將監實澄壽像贊(代小)

隨緣居士。實澄。姓源氏。清和廿五世華胄也。十八代祖。正親。食邑江州。小倉。故族以邑爲稱焉。居士法諱正綱。道號文紀。拜悟空塔。受衣孟。宗門金湯也。而與余遊方之外。有宿契焉。一日寄軸請贊。視之壽幀也。有行狀一卷。出處顛末。粲然星羅。蓋在常人。則得一二而足者。在居士。則不爲芥蒂也。且北禪作字說。文斗山也。居士有齋。曰松牧。込友桃源作記。有庵曰誠廬。余又作記。行事可言者。豈有遺蘊乎。居士試壁張數幅。中安此像。往復讀之。傳論贊頌。董孤班馬。盡美盡善。余尙區々。何以瀆告乎。請而不可。有一言以蔽之者。標而書之。爲贊辭。可也。北禪字說曰。廿四郡有一忠臣。以比顏魯公也。應仁文明之間。天下群雄爭起。朝漢暮楚。變化難測。而江之爲州。二

龍之野。兩虎之窟。勢所使然也。唯居士砥立頽波。一日不黨賊。守八尾城。帷幄決勝。領蒲生郡。絃歌傳聲。故東山相府。賜內書兩通。嘉賞焉。嘗避寇。往伊。見梅花。作詩。藹然忠義。浣花杜甫。人皆誦之。北禪所謂一忠臣者。不誣矣。受騎射業。入多賀氏之室。習歌鞠藝。升飛鳥井之堂。私第架亭。楓林裏之。榜以昨薄。取於定家小倉山之詠也。平生所作歌詩。成卷軸者。曰昨薄殘葉。先是。寄詩藁。求余添削。胡批亂判。略加管見。因題一詩證。桂花相公和之。附錄焉。初余東遊集中。載居士詩數首。北禪見之。曰詩皆好。微言皎日。可謂華矣。加之。呵罵黃頭碧眼。接待白足赤髭。披毳納入寺。解玉帶借床。殆無虛日。有髮僧也。垂鬚佛也。寬夫栢舟二師。山林典型也。居士親炙之。而祖意教意。內學外學。所得多矣。又桃源爲居士。講大惠書。數有勸策。宋儒宗宋晦翁。晚歲篋中所有。只大惠論語一編而已。是所以居士留意於此也。蚤會無功德話。以建寺度僧爲念。禪有黃梅。教有西尊。廢礎沈荆。居士垂手扶植。輪奐一新。其如此。則積善衰々。躬致三貴。慶流萬世者。豈而可待矣。唐呂溫著凌烟功臣贊。先序二十二履歷於前。而各系一語於後。異哉。吁。房杜不言功。吾於居士亦云。贊曰。鬚髮雪白。面顏春紅。尋漢人譜。太倉々公。分倭歌髓。定家々隆。文武兼備。偉績豐功。孫枝子葉。松在祝融。

高枕表號說(代桃)

枕之爲用也。具于安寢爾。而其用不一矣。用之文者。司馬警枕焉。用之武者。錢王警枕焉。真而用之。列衣鉢辨道之器。俗而用之。寄閨房相思之情。是皆用之小者也。黥布出下計。則漢高高枕而臥。商皓輔東宮。則留侯高枕而臥。是枕之適天下國家之用之大者也。東濃持是主盟。就余求號。之設也。在表其德。余乃以高枕兩字命焉。有規有祝。有規祝之外者。曰。所以規者何。曰。古之人。養生者。不高其枕。率始高之。而漸低之。故以紙爲枕。而日減一番。願神妙術也。蓋服藥百裏。不如一宵低枕。而今命以高枕。所以規者。不在斯哉。曰。所以祝者何。曰。公眞俗之語。永泯其相。紅幢翠節。出擁萬騎。則高吳越王枕。以警其眠。碧紗青燈。入讀群書。則高獨樂公枕。以警其眠。然後一家一國。如漢高晉侯高枕之日。而延及天下。所以祝者。不在斯哉。世傳。吾中臣氏大織冠。嘗有野獸。以鎌置枕上。藤蔓纏之。因改稱藤原。可謂異矣。公族姓藤原。而號齋藤。余今以枕命焉。豈偶然乎。昔有藤枕。其製佳也。交友之間。以充瓊瑤之贈。一時名曰睡藤。其枕之者。鈞天之想不斷。遊仙之夢可尋。吁。孰不念哉。夫本邦四家。雖競豪華。爲士於朝野者。問其姓。不曰藤也。鮮矣。有以哉。世之所用爲枕者。不藤其製也。亦鮮矣。亦復有以哉。藤云藤云。睡藤云乎哉。枕也者。誠公家舊物也。柳公鈞天之想。遊仙之夢。所寓果安在乎。杜詩曰。高枕遠江聲。是其所寓云。則向所謂規祝之外者。余所不知也。一笑。

四景圖(一景一幅)
(楊知客筆)

春

春之爲景。吾知之矣。遠而望之烟霞。近而就之鶯花。今之所畫。遠者爾。余請以近者論之。彼塔尖之出山腰也。其下是佳寺。烟雨樓臺。花園柳繞者耶。又樹色之迷山脚也。其間是人家。巷杏野桃。鶯歌燕語者耶。以至依々遠村。漠々江烟。其處乃岸芷汀蘭。沙暖冰消。鶯睡鷓鴣戲者耶。宋人西湖詩曰。却將錦樣鶯花地。變作元暉水墨圖。元暉何人。吾雪舟首座是也。雪舟昨入大明。錢唐金陵之江山。皆眼前之物。而胸中之有也。今也。吐胸中墨。幻眼前境。不亦宜哉。余對之數日。其初望之。徐而就之。直取水鷺圖。變作鶯花地。具看畫眼者。與余辨之。

夏

山也如滴。雲也如蒸。非夏而有之耶。蔥籠嘉樹。可坐以終日。清淺流水。可往以濯熱。非夏而有之耶。然則夏之景。止於此耶。或曰。世有涼臺煖館。茶瓜留客。風殿月榭。枕簟健人者。抑亦非夏而有之耶。余曰。否。是高爵所羈。微官所囿。望山林而不及。念泉石而不得。出門則十丈塵埃。入室則萬斛煩囂。於是乎。設之臺館。以供涼煖。置之殿榭。以容風月。皆不得已志之所爲也。人苦炎熱。我愛夏日。柳誠懸之所以得罪於東坡在此焉。吁。著不去。風不來。金石流。土山焦之日。一幅鶴溪。

張之素壁。心與境消。則十丈塵埃。乃好山林也。萬斛煩囂。乃美泉石也。當此時也。余亦曰。人苦我愛。東坡復生。不置異論矣。

秋

宋熙寧末。大相國寺。得日本扇。淡粉畫平遠山水。寒蘆衰蓼。景物如八九月間。筆勢精妙。中國善畫者。或不能也。類苑所載如此。又宣和中。御府藏日本畫。有海山風景。圖畫譜所記如此。今視斯畫。八月九月秋之景也。向之蔥籠嘉樹。樹凋葉脫。向之清淺流水。水落石出。平遠之山。其色慘淡。決非春夏冬之所宜有也。初在熙寧。淡粉一扇。猶爲中國不能也。後在宣和。風景一圖。猶爲御府所秘也。本朝畫史。見貴重也久矣。雖然。李密未見秦王者焉耳。雪舟一出。洗空萬古。若此一圖。傳到中國。必爲御府物矣。所謂堆金齊北斗勿換者。有此圖哉。

冬

四景有水。到此初得舟焉。妙哉畫也。古今詠雪。莫如子柳子。曰。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雪爲舟設乎。舟爲雪設歟。余不言耶。妙哉畫也。孔子曰。繪事後素。今之四景。以雪終之。非是後素之謂乎。孔子借繪明禮。豈徒然哉。余有一說。雪舟諱等楊。軒號雲谷。乃前僧錄洪德老師之弟子也。有僧周文。胸吞王吳。眼睨韋郭。畫中三昧手也。雪舟從之學畫。有寒水青藍之稱。挾藝遠往中華。

天子觀其畫。以爲國之奇寶。非有詔。不得畫。遂命爲天童名山第一座。以旌其藝焉。一朝來歸。聲價十倍。而曰大唐國裏無畫師。不道無畫。只是無師。蓋秦華衡恒之殊。是大唐國之有畫也。而其潑墨之法。運筆之術。得之心。而應之手。在我不在人。是大唐國之無師也。雪舟於藝。神品妙品。實千歲一人而已。東周首座。持此四景。就余求題語。余以後生辭之。不允。東周同門也。雪舟亦同門也。余爲之打齋店雪下之話。古人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嗚呼四時之景。歷々在目。萬象之主。描得耶。描不得耶。果能描得。余必展虛空紙。進須彌筆。捧香水海硯。從雪舟而遊焉。是余之後素之說也。一咲。

意足軒說

聽聲而知。視色而知。診脈而後知焉。是所以醫之有上中下三品也。今也。診而知者鮮矣。況求之聲色之間哉。難矣醫乎。藤貞繼。平居游扁倉之藝者也。徵余名軒。余卒書意足二字贈焉。陳墨梅詩曰。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臯。方臯之妙於馬相也。不以驢黃牝牡只在骨相。故曰意足不求焉。夫以顏色而求者中醫也。視驢黃而知者下相也。余名軒以意足。期公於上醫也。吁。古之爲醫。病不足。以醫人。醫人不足。以醫國。豈淺丈夫之所企乎。但在意足焉耳。范史曰。醫之爲言意也。公圭復之。可也。

其の呈桃源書の中に横川と文を論ず。曰く、尊體就平。想得日新之効。龍天與衛之所致。非藥餌矣。某等二三子。禱爾上下之所致。非鍼灸矣。祝祝。昨日小補翁問疾龍臨。自齋罷及昏鐘鳴。商古觀今。品藻文章。論佛法。實一快也。唯恨師不在座上爾。比哺。翁笑曰。我平日懶於聯句。屢與蕉雨背馳。而尾于蕉雨者子也。子今閑臥。蕉雨亦不出。言聯句者。兩口無一舌。我乘其虛。以解向之嘲也。於是成章者十韻。僕蚓窮蠅鳴。彌明而前之佞喜也。可咲矣。話次翁告僕曰。夫詩也。少陵之精微。老坡之痛快。餘無可學者。況本朝諸老乎。文也者。得筆於退之。得意於子厚。可也。宋元以後。不足把玩。秦漢以前。可以取則矣。然詩而雖壓杜蘇。文而雖折韓柳。只一詩僧耳。一文章僧耳。參寥乎。覺範乎。祖宗門下之罪人耳。向上一著。行住坐臥。歷々可驗。學者到此。得些子力。則詩也文也。不學而傳矣。蓋道雖多岐。只在方寸。方寸不明。而至道者。未之有也。故今後進之中。有一二佳器者。只挾奔競之風。不履隱密之地。護己短。而掩人長。無少實。而有多虛。爲之奈何。縱學而至百千萬劫。何益之有耶。是我大患也。蕉雨亦有大患也。子其勉旃。云々。此外、淡州太守成伯居士遺像贊、讚州志度寺東閣魔堂幹綠疏序、土州五臺山金色教院幹綠疏序、東山相公得度記(代月)。軍勝跋、牛背齋記、入唐天神記、與文成書等諸篇皆以て當時の史傳を補ふべし。又文學撰する所の花上集の序は周興の作に係る。

第十一章 益之

傳記

益之名は集茂、別に懶庵と號す。俗姓は織田氏、幼にして相國の季瓊(眞榮)の門に入り長じて雲頂院に住す。曾て天龍寺を董す。季瓊に繼ぎ蔭涼の職に在ること數年、將軍義政を助けて東山に山莊慧雲院(銀閣寺)の地を相し、應仁の亂を江州の牛山に避け、長享元年十一月十六日寂す。

第十二章 景徐

第一節 傳記

景徐名は周麟、別に宜竹又半隱と號す。法を萬年の用堂材に嗣ぐ。多識にして文を屬す。相國に住する事前後四度、常に萬年の宜竹軒に投閑す。永正十五年、年古稀を過ぎて軒中に終ふ。横川の教を受くること最も多し。其の書聯句後の文中に云ふ、予昔年纔十六七、識小補翁、翁與客聯句、必召予陪其席、風花雪月、無無之、常有謂内富于才、外工于剪裁、而後能之、著述之第一義也、故古人有拙速巧遲之論、可不慎乎、回視往時二十餘年于茲矣、頭顱如此、此藝未進可愧矣。と。京華外集に見ゆ

る長享二年の泉叔字説、延徳二年の智鳳居士像贊は皆景徐の代作に係る。

第二節 著述及び詞藻

景徐外集を翰林葫蘆集と曰ふ。今内閣所藏寫本、林氏藏書、弘文學士院、淺草文庫、昌平坂學問所等の諸印あり。凡そ十三冊、題簽分つて文集九冊詩集四冊とす。其の内容は乘佛法語、拈香等四冊、文集四冊、詩偶集四冊より成る。今文集中より左の數篇を取る。此外耕閑軒記には本朝連歌と五言聯句との比較論あり。續臆斷序は仁甫（元壽）の心華に續ぎて杜詩に注解せる書に序せるものなり。跋東山玉岑珊侍者百詩後には月舟に關する語あり。題淵藏主詩畫後には雪樵（蘭坡）に關する語あり。遣朝鮮國書數篇は足利義尙及び義澄の爲めに草する所にして藏經及び交通符を求めしものなり。畫軸序には桂林琴叔に關する語あり。題畫、跋聽松看花詩後、小楠次韻菊芳詩序、北野神君詩跋、及び就睡軒叙等には共に村庵に關する語あり。奉贈了庵和尚入大明國詩序は桂悟の入明を送るものなり。夢記、彦龍（周興半陶）知藏遺篋序等には横川に關する語あり。又常德院殿畫像贊序、祭月翁（周鏡）文、書江介集（十二冊月翁著）後、湛然號序、鳳崗字説、贈堆雲和尚文、送錢宗瑞入大明序、送貞友竹遊大明國序の諸篇皆以て當時の史料に充つべきなり。又湯山聯句一卷あり。景徐の跋文葫蘆集中に見ゆ。雲屋梅叔兩人と唱酬して百首に至りしものなり。詩七言絶句二千首に上り筆端自在なるも合作

頗る乏し。

四六後序

蓋禪四文之盛行于世也。始于蒲室。蒲室出乎皇元之間。一手定其體格。整其句法。而自編其集。雅頌各得其所也。繼于蒲室者曰季潭。曰用章。皆有家法。而季潭開闢關鍵可觀矣。吾朝蕉堅。蚤入大明。從之以游者。泊乎十年。故盤其所蘊以歸。於是乎。海東禪林。四六具體。而後登其門者。双桂、太白、曇仲爲之頭角。其體格也。有蒼老而敷腴者。其句法也。有勁正而婉婉者。各以其所長。並馳乎一時。又繼而起者。兩三人。續翠、聽雨、與北禪也。或其妙如讀詩焉。或其奇出于着語焉。皆可以法之。此一段佳話。村庵爲予語之。村庵則夙從双桂。以受其教者。双桂一代龍門。一得識荆者。華衰莫以若焉。嘗使北禪製疏也。曰被下大手筆。千萬所望。又曰。疏語拭目展翫。此僧生前面目。手澤尙在。其崇重如此矣。北禪之嗣文德老人。篤學強識。棠棣行中推以爲保家主。與予往來無虛月。頃寄此軸。求予之顯其尾。予曰。乃翁盛作之美。詳乎天章之序。老人之不墜箕裘者。見乎栖芳（月翁）之跋。予復奚瀆告哉。然而有一説。請試言之。古人曰。攢花簇錦。四六文章。洪兄而得。所謂洪乃古之北禪也。其名偶同。其實過之。近代學者不古。割截古蜀錦。補綴梅花衲。以欲街賣於人之耳目。而天吳顛倒。不可甚見。老人謂何。以此篋后輩。則此文之幸也。仍賦八句四韻。填之於軸之空處。

以寒其責云。(詩略、別有文德慈容賦)

蘭叔字說

見蘭在隱谷之中而獨茂。則思仲尼止車鼓琴之趣。滋之九畹則知靈均紐佩之心也。曄々猗々。使人興起於千載之後。彼麗紫妖紅。爭春而取寵。然後知蘭之韻勝也。故植焉也。宜於山林。而不可置之於桃魏之場。養焉也。宜於僧舍東牖之癖。而不可移之於上苑集芳之地也。詩畫之賦焉也。摹焉也。徐庾鮑謝。不能刻畫。常娥獨許。退之之屈強。作其操。茂叔之光霽。遺其愛也。徐熙趙昌。紙筆和銹。而不敢畫之。唯有趙松雪僧雪窓之淡墨髣像之。蓋以其有君子之德也。玉府有美少年。其諱曰秀。其譜出於西圃。而根於大本。先友天隱字之曰蘭叔。其游裝飾此軸。求予之作說。予曰。詩熟文熟。今日天隱。則昔日之至天隱也。盍早請其說。却求之於予。々々詩無唐樣。文多倭習。若有作說。恐玷蘭之德乎。固拒焉而請者不已。於是告之曰。我於少年。未有半面之雅。然而聞其字。而想見其風采。有肖于德。薰然而春。朱紘玉佩。猶如在耳。字之蘭叔而稱焉。實之賓乎。叔也者。與梅與蓮菊。以季孟之間待之者也。於其有請於予。乃進之曰。昔者南陽問童子曰。城南草作何色。云作黃色。師曰。童子亦可簾前賜紫。對御談玄。我今試問。西圃草作何色。少年何以答之。言未訖。毛錐子穎脫而出曰。是乃少林種草也。豈與衆草爲伍耶。論甚黃白碧綠。予矜其臂曰。吾知之。其本大者其枝葉益盛

矣。他日異時。處紫衣之貴。其道香播于世者。其唯蘭叔歟。以規以祝。遂係此於二大字之下。以爲之說。

松悅字說

蓋夫取草木之嘉者。擬之於賢人君子而言焉者。古今之通論也。黃太史以松之與梅。比之於東坡。坡曰。託物引類。得古詩人之風。可觀矣。龜阜有居侍局者。曰僛。其字則松悅。予先友祖溪老人所命也。從其師於阿陽者。有年矣。師爲誰耶。龜阜後板梅莊靖公是也。公則嗣妙智師者也。頃寄軸於洛水之上。而求予之作字說。辭焉弗允。因告之曰。僛也者悅也。以松副之。取諸松茂柏悅之語。而義非焉。詩曰。我心則悅。古之君子。大率重其在內者。在內者。忠信禮義是也。孔子有言。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謂士窮乃見節義也。夫松之爲物。挺然而生。上于雲漢。而其質與色。貫四時。霜之雪之。而不少渝。閱世愈久。而愈堅且茂。君子於此。誠能視松之茂。以務蓄其德。視松之堅。以務存其義。視松之閱世愈久。以務養其德。視松之挺然而生。以務立其身。則有悅乎心。而驗乎己矣。是豈非所謂重其在內者然乎。而又何茂而悅之是託哉。予之解松悅義者如此耳。請持此語。問其師梅莊。々々謂如何。梅兮松兮。在人不在樹。書此爲說云。

樵雲齋記

太醫氏上池院。其長子民部卿。法諱龍護。號曰定國。就予問齋名。予諱於其父子也久矣。命不可拒。因題三名付之。以自擇之。卽以其曰樵雲者爲好。又寄紙求爲之記。亦辭弗獲。仍告之曰。夫樵者必于其山。不于其市者也。吾所謂樹者異此。蓋荆棘寒胸也。義理爲之斧矣。枝蔓爾懷也。道德爲之斤矣。那囿于山與市哉。今君之取樵也。其所養者可視矣。抑樵則有矣。雲焉有哉。雲屬山者也。故曰無山不帶雲。君之宅也。門外則車馬駢闐。九衢之塵拂面。堵東則公侯甲第。連其棟桴。極目則皇居之近。日照觚稜。柳營之鄰。風飄旌旆。安得睹所謂雲起乎泰山耶。而君以醫鳴于國。數世相傳。三折匪嘗矣。而掬秦氏上池之水。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無不愈者。臨其門者。憧々如織。雲焉有哉。古人有以山林爲白雲。以市朝爲青雲之論。然則君之樵。豈非樵于青雲者耶。君入則解巾緩帶。消遣萬事。宴坐齋中。當此之時。山之帶雲者。不速而至。昔支遁遣使於高僧竺潛。求買仰山之側。沃州小嶺。欲爲幽栖之處。潛答曰。欲來輒給。豈聞巢由買山而隱遁。千載至言也。雖然。渠尙似不知山之在心不在境也。既有山。則雲從之。可以樵矣。唐賢詩曰。野人自愛山中宿。況是葛洪丹井西。又曰。不因樵子徑。爭至葛洪家。繇此視之。葛氏修煉登仙。高則高矣。不及於君之住處卽山乎。君之取樵雲爲好者。有所以哉。雖然。予者釋徒也。以予所聞者告之可乎。祇域初生也。手把醫器。遂行醫術。一日路逢一小兒擔樵。遙望悉見此兒五歲。域心念本草經。說有藥王樹從外照內。此樵中無有

此樹耶。卽往問。兒解其兩束。一々取之。若兒腹上有一小枝。裁長尺餘。取以照。具見腹內。吾佛語域曰。汝宿命時。與我約誓。俱當救天下。我治內病。汝治外病。予謂。君之樵卽域之樵也。秦氏之水云乎哉。但慚予之乏治內之術也。而君若年登東山。從天隱師而學。度越流輩。而迨乎剌染。所親炙爲夥矣。然則治內之術。亦必有所聞乎。書之爲記。以塞其請。

養心齋詩序

丁卯之秋。余以事僑居于睿山之麓。一日有客。叩余寂扉。出而迎之。飄然一孤僧也。就而詳之。則嘗事相府。而榮顯無出其右者。海老名某也。法名曰宗空。求余之立齋名。辭弗獲。遂以艱心命焉。而請余賦詩。余爲說其義曰。在易之頤。觀頤自求口實。其傳曰。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山谷道人謂。曰養虎者。不以全物與之。養鷹者飢之。是謂觀其所養。盡物之性也。庖丁不以肯綮嬰其解牛之刀。病僕丈人。不以萬物易蝸之翼。是謂觀其自養。盡己之性也。今公之所養如此耳。所謂心也者。恣之則爲鷹爲虎。接之以歸於己。則蝸翼牛刀。皆爲心之妙用。不爲物所轉。是謂養其正吉。公燕坐齋中。回向自心而觀之。仍作詩以勸戒之。

詩は七絶二千首の多に上り、吐屬自在なるも、語句穩貼を缺き、合作頗る乏し。今其稍や見るべきもの若干を録す。

日夕沙鷗往又還。斜風細雨小漁灣。人間世是春江外。不有此清與此閑。
 春風國破有山河。不覺人生佳節過。只可頻斟藍尾酒。梨花影裏夕陽多。
 路入青山欲暮鴉。白櫻樹花梵王家。居僧不識惜春意。數杵鐘聲驚落花。
 夜歸天上畫山中。去住無心只逐風。一朵飛來牡丹寺。驚人春色慶雲紅。
 雨耶非雨未吹晴。風自天桃窓下生。俗耳砭針春一滴。焚香閑聽落花聲。
 自是紅塵隔白雲。不知五代睡中分。華山忽入香孩手。孽破一峯持贈君。
 美人何處弄輕舟。南浦回頭雲正愁。應是西風欺不在。書樓鎖月葉鳴秋。
 風雪多寒送一冬。新居擇日偶相逢。曾緣君奉大明使。半話燕山半土峯。
 紅種姚家紫魏家。階庭雨過茁其芽。去天不遠牡丹寺。可有僧郎先探花。
 驢背山河忠義心。柴門老樹日西沈。致君堯舜有臣甫。風月古今花古今。
 淺水梅花月亦浮。暗香船尾影船頭。聞曾一葉載君去。枝上春風四百州。
 左輔墻廻百里沙。望之萬匹似雲霞。誰人所繫春風馬。驚起曉鶯飛入花。
 路入藤蘿不可攀。一家松火隔深山。山中今日無遺逸。雲雨梯成人往還。
 九重蔓草綠連空。霧夕寒烟滿目籠。陌上回頭不知處。半埋野外半宮中。

七六二

春江白鷗(村庵 席上)
 清明日看花(村庵 席上)
 山寺看花
 春雲出谷(二首 錄一)
 紅雨亭
 陳希夷睡圖
 寄大約少年
 新居會雪
 雨後移牡丹芽
 贊杜甫
 梅(主人有南 遊之企)
 畫馬(二首 錄一)
 山家梯(癸卯正月御 前三首錄一)
 蔓草寒烟(九條 道中)

睡起欠伸春晝長。碧桃花下白雲鄉。夢爲太極覺天地。周易點殘猶在床。
 江天欲雪往還稀。老樹柴門隔翠微。何處小舟橫浦口。村家酒熟典蓑衣。
 人隔海山魚雁稀。孤雲落日思依依。春風可怪心如鐵。輦寺有花胡不歸。
 花時寺々月樓々。來往論交四十秋。莫道挽詩吾未和。安排一字意先愁。
 讀罷君詩猶眼明。和於花柳動春城。五橋々下夢相約。風雨川流恨未平。
 有雨有風梅落時。笑吾持咒傍花枝。人歸酒醒可難讀。疎影橫斜梵語詩。
 自是山中隔世紛。兩人相對細論文。橋西落日橋東雨。只合留眠洞口雲。
 一點山螢光有無。書堂雨歇夜方徂。白頭影裏多慙色。畢竟人間章句儒。
 五十鈴河從左通。老杉千樹遠深宮。一心清淨大神咒。數輩袈裟立曉風。
 笛裏關山今幾年。將軍一箭萬人傳。紅塵十二街中寺。夢繞登州海市天。
 山路登々雲幾盤。江州數里到長安。郎君下馬去何處。欲折梅花插綉鞍。
 伊州東望亂山青。細雨吟鞍君所經。花鳥掩門師白髮。何能一日欠巾瓶。
 二女祠前暫泊舟。梵天多雨半江秋。人間生不逢虞舜。長夜漫漫雲亦愁。
 西祀東封別置春。一聯香影至今新。相如出漢有遺憾。天下無梅俗了人。

七六三

道士欠伸圖
 山水冬景圖
 招慶堂藏主
 次海藏翁韻悼月桂老人
 和東山希三侍者韻
 持咒保梅
 扇面
 雨后山螢
 內宮
 依芳洲寄江左官軍詩韻
 便面
 招雪谷侍者(了庵 之徒)
 瀟湘夜雨
 題和靖像

賞雪家々酒未醒。袈裟獨起見寒星。却疑九日白衣至。黃菊折殘猶在庭。

九月廿六日大雪次梅叔

藏主韻(二首)

(錄一)

解印退居春雨庵。紙言老去有同參。同參知我披花腦。滴落檐前紅兩三。

小雨潤花

洛社惜春々盡時。天公機巧兩絲々。退之潤色孟東野。真個花如聯句詩。

同 右

吾公友愛入花和。爭唱一家兄弟歌。彷彿館娃宮畔寺。池臺水濶又雲多。

次韻維山尊丈試筆

春寒如此日猶加。何處海棠紅入紗。古寺溪橋雪消後。行看君面又看花。

次韻惠峯文谷少年春首

佳什

海濶天高旅雁回。朔風吹裂碧崔嵬。羽翰欲晒扶桑日。挾得燕山積雪來。

便 面(贈人目)

絃歌解印一時休。天下江山皆屬劉。采菊撫松多愧色。千莖換盡髮邊秋。

(失 題)

風雨中原近若何。無端瓜裂晉山河。墓前固誓休官去。人事能鳴老姥鵝。

贊王羲之

偶隨賢守問山中。舊相祠堂花木濃。四十餘年太平事。咲而不蒼有松風。

從勢州太守遊慈照寺

華胥假道訪蒼家。覺後諸公惠以茶。甚矣吾衰無血氣。今春不夢見梅花。

夢見蒼廟梅

一別三年夜々心。舊房閉月在松陰。風烟隔斷金華履。幾度長廊認足音。

己未秋。松喬雅丈。避

亂在番陽赤松。雲英傳書。賦此代回書。(三首)

(錄一)

東海殘僧寂寞濱。寺門荒廢歷兵塵。四明山水茶杯雪。迎揖相思忍渴人。

大明宋素卿一日叩宣竹

之室。袖出一小詩。代謁見之刺。仍次韻疊和七篇。致規祝之意。(序文割節)

(詩錄其一)

七律凡一百首、佳作と稱へるに足らざるも、多く當時兵亂の狀を寫し以て詩史とすべきものあり。

行到雲林絕頂家。何堪空翠濕袈裟。門無俗客檜無綠。床有群書庭有花。爲說燕京風月美。不知蕭寺

夕陽斜。僧中大手壁間記。坐致江山好處除。 東山看花

避亂聞曾遠出遊。別來一日已三秋。未看洛北石生起。猶似周南太史留。身後士山人負去。眼前鴨水

淚爭流。興家幸有象賢在。百世本支多子榴。 次默堂悼豪怡法印詩韻

去城三里水西寺。濯足收衣揖上床。一宿僧堂煩粥飯。半齋那塔獻茶湯。山攀龜頂雲霞古。路入龍門

風雨荒。豈意國師行道地。滿林荆棘沒人長。 丙午九月與文摠宿西山小院(明日正覺國)

(師德履之辰)

治亂興亡總不知。南窓容膝易安時。曾聞樹上結巢穩。又看人間累卵危。甲第公侯花漠々。孤峯風雨

草離々。幽居地僻客來少。細讀淵明歸去辭。 題玉汝琳首座容安齋記後

告別忽々留不住。寒鴉飛盡暮山幽。人間白髮三千丈。夢裏丹丘十二樓。窈媚仙家燒藥竈。莫添村棧

讀書油。風饕雪虐保軀好。春向洛陽花下遊。 春波源侍者(前歲安雪)

(江翁含飴)

寓几硯於予左右者有日。丙午

臘月辭歸丹之先廬。詩送其行。